

子濟仁兄余之同案友也，昔者以城鄉之隔，未能深悉其爲人。今年四月中來長陰沙洲訪友，陡然疾作，兄甚憫之，爲余別尋其附近寓所幽僻之區，借茅舍而養河焉。移日，出一編書示余，余展讀數過，覺紀寇則文章入古，獻曝則談論入時，其大學問大經濟俱從平日積書中得來的，是有開世道，不同大言炎炎，至此而兄之生平可以概見。方今時事紛紜，賢才成憤，兄具此抱負，將來必有造遠而誦者。讀史有云：「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余將以此語移焉，當爲拭目視之。癸亥夏五，世教弟陶嘉杞拜讀於辛成莊寓中。

此記序鄉勇拒髮匪事甚詳，初不知作者姓氏，陶君梅士誠，有子濟余同案友，因以科名錄考之，乃知子濟爲徐日襄字。道光二十八年，常熟庠生用附記于此。丁乘衡題。乙卯七月一日。

此記序鄉勇拒髮匪事甚詳，初不知作者姓氏，陶君梅士誠，有子濟余同案友，因以科名錄考之，乃知子濟爲徐日襄字。道光二十八年，常熟庠生用附記于此。丁乘衡題。乙卯七月一日。

諸王自述

洪大泉自述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年三十歲，父母俱故，並無兄弟妻子。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

石連開自述

據石連開供：係廣西貴縣人，祖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現年三十三歲。父親石昌奎與母親均已早故，...

時逢甲子六月，因被拿獲，落在清營，承德寬刑，中丞大人賞，日食實云。又聽老中家獨坐，訊問來情，是日遂一大概情形，未得十分明實，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寫明。自我主應立開基之情節，依天王昭書明教傳下，將其出身起義之由，昭書因京城失破，未及帶隨，可記在心之大概寫呈老中堂玉鑒。我一片虔心寫就，並未隱隱半分。

一將天王出身之首，敬書明白。其在家時，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母名不知。）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後母所生，（此之語是天王在昭書，教下屢屢講講道理教人可知。）長次兄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之病，死去七日還魂，自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凡問之話少言，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

天王是廣東花縣人氏，花縣上到廣西梧州，桂中，武宜象州，蘇縣，陸川，博白，俱是縣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將此之蛇虎咬人除災病感教人，世是以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數縣之人，十家之中，成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謂書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聞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並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實因食而

開，天官丞相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並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實因食而聞，此是其實言也。

欲查問前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陸山，在家種山燒炭為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條件可惡，不知天章如何化作此人，天王頂而信用，一因之舉，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宜縣盧陵崗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為業。天王妹子嫁其為妻，故亦重用，勇敢剛強，街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金山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辦事，是醫生出身，見機靈變之急才足有。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忠勇信義可也。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處，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處人人恭敬，是以數縣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

自教人拜上帝之時，數年未見動靜，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圍練。圍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圍練與圍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圍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衆。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同日起義。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述，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賊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相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到

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後未前去，仍然在家。所知未及。金田之東王齊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道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後投清朝向提督。至羅大綱與大頭羊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宜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自武宜移營上象州，破廟旺清營之戰，到象州中平，馬安山戰，馬安之戰，清軍死亦不少，天朝死亦不少。那在新墟之困，清將向提督及張敬修之困我。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關，出到思旺思回，遂清朝向提督營營數十座，經西王打打破後出關，由八洞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早向永安州。

此時我尚在家中，得悉早路兵曾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堂兄堂弟堂叔多者未便細寫，將大概來因寫呈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糧，糧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俱自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而已。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後，秋毫無敢有犯，一味虔信，怕蛇虎咬人。至天王由思旺到大旺墟，分水早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經過大黎處所，四面高山，平地迢迢數百里，早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早兵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連村即取，民家將糧穀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遺，限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之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島、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姑蘇沖一條小路而過昭平，姑蘇沖是清朝壽春兵在此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實，不然不能得出此關。因在永安時，並未有用斤兩之火藥，實得姑蘇沖壽春兵火藥十餘擔之助，方可出關。至永安水軍軍營是天官丞相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為將，因打破後逃過仙逸，被島帥大軍追趕，殺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餘人。衆見勢逼，次日齊心與島軍死戰，得殺島軍四五千。島帥被傷，在六塘塘身故。

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昭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臨山，出馬嶽，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永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隴下道州，打水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移營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為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砲身死，李開芳具稟回，天王同東王移營而來長沙，實力攻打，十日未成功，連開地度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前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洲設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糧無有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取。

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國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轉河澗湖過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為家，到益陽縣召得民舟數千，後而改作

渡而下，過隨河口而出，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被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因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時東王軍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率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而宋守，直到陽羅，破黃州，取蘄水、蕪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統、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克復安慶未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儀鳳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滿載糧食等件。

此時天王與東王向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為業。後有一老老年湖南水手，大聲揚言，將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克復安慶未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儀鳳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滿載糧食等件。

東王令嚴，軍民畏。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袁昌輝與石達開、秦日昌是大齊一心，在家計議起首共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懷怨於心，口顯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於東，後被北

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謀獨殺東王一人，因東王天王實情，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若臣不別，東欲專尊，後與翼計殺東王。翼與北王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後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統下親成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翼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會錦堂、張瑞謀、趙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顧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弔城中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徽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教事，因事調清朝帥將不知名字，此人後與侍王李世賢二人戰死在蕪湖海。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寬，各奔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繼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即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即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實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二人結怨，被忌挾制出京，而遣往來育回者，因此之由也。

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天朝出身為官，每年奉命戰征一切之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

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巷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獨生李秀成弟李明成二人。家母陳氏。在家孤寒無糧，種地耕山，工就食，守分安貧。自幼時八、九十，隨舅父讀書，家貧不能多讀，幫工各塾，具一週知，來在天朝，蒙師教訓，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後有一老師，年有九十二歲，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後此人不可告而去，尋踪無由。今已被拿，天數難辭，故而明說。此段不說，在家時知，自幼在道光廿六、七八年間，有天王自東省花縣上來廣西平南、梧州、武宣各等縣，教人敬拜上帝。此一說，前編業已載明。自拜上帝之後，廣西賊風四起，年年賊盜紛張，一出賊之大頭目陳亞貴、張嘉祥、大頭羊、山猪精、糯米四劉四各賊首，連年賊寇，劫富搶地，上下未停，鄉人見過，人家自後不驚，後見拜上帝兵馬到來，是拜上帝之人俱不他逃矣。又被圍剿之逼，故而逃迷而來。

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為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統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之中，要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為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新營，此時癸亥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為後四軍帥，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即同翼王上安徽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我在軍中，勤勞學練，生性秉直，不辭勞苦，各上司故而見愛，逢輕重苦難不辭。在皖省巡查民務，又兼帶兵，督督作奉，無不盡心。後春官丞相胡以統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矣。此時調為指揮之任。此時官小不甚為是。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關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徽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使得樹這班人馬，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加對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徽省。說張樂行之事，前說一遍，後說一段，方可分清來歷，故而再說也。

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樞因打鎮鎮，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為等處，節節進擊，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為丞相，僅有殘軍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勝去外，此是老弱，不能為用，故留為我使），力敵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眼得樹在三河失造反。那時李昭壽在我營中，李昭壽與張樂行，眼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此時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即復文已肯來投，那時更宜用心鎖守桐城。每日交鋒，軍砲不息。那時清朝帥士每日萬餘與我見仗，我天朝帥士不足三千，他營一百餘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營盤三座，力戰力敵，是以保固桐城。安徽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那時翼王出京之後，將打軍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其至好，上下置之不遺，舊日深交，來在天朝，更宜深交。那時在桐城，命使侍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即准請，未解寧國之圍，移軍來救桐城之困（未解寧國之圍，前段亦說明）。兵由從陽漢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樞機，精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詳。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而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城，隨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勝制，由樞機一鼓而下，攻破無為州，下湯頭鎮運糧，會逐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抄黃荊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自無為至湯頭到巢縣，清將不知姓名，此經成天豫之手，那時我在桐城）。成天豫帶領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

人馬，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加對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徽省。說張樂行之事，前說一遍，後說一段，方可分清來歷，故而再說也。

派兵把守盧江即引軍上涇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清軍糧斷，成天豫山由外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敗，破舒城，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誠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得樹，蘇老半天路相迎，當即計破蘄縣，破此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會帥交鋒，同清將李積賢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那時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爲合天侯矣。恐前後參差，故而明載，一覽可知。

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那時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我與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兄弟李世賢少勇剛猛，而又選用，又得一將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受臣，水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軍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王王弄伯，故未肯借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救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故未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開天王各有散意，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今天王封出許多之王，由此段而起，是謂各再振雄心之意。）自此一鼓之說，振振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滄山，我屯在六安，霍山，然後輕騎約成天豫赴安徽省會議，云朝中道亂如何停止之由。那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封又正掌軍，仍任成天豫責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軍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破軍，見亂紛紛，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謀，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黃

罰，依古制而處四方，求主進而恤下，寬利以待萬方，輕世人權，仍重用於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請當被我主降恩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謀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觀上殿奏謀，仍復我職。

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出色，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衆多，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省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江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

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魏曉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句容守將周勝富是周勝坤之胞兄。周勝坤在湯頭被張國樞攻破營寨，身死後，周勝富兄魏曉夏領句容，是此來由也。戰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句容城池之後，和張兩帥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困天京之由。

頭困天京向帥困天京，那時鎮江亦困，因鎮江清帥姓吉是滿洲人，兵營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徵徵清帥不知姓名（復查鎮守土橋三岔河是清朝德姓爲帥）天朝鎮江守將吳如孝鎮守提理，係征鎮江一帶兵權概歸吳如孝掌管。那時我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徐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又正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樞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樞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察對策，兩不交戰，說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鎮江，水面

皆是清軍砲舟圍把，雖然嚴密，陳玉成含死直冲到鎮江。當與吳如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過營。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天朝之軍移軍湯頭，山下湯頭大河過，兩家難進處，所清軍營寨概移入湯頭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如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引望，見鎮江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回湯頭，沿河而過，將清軍營寨焚燬。天明原營湯頭山邊之丞相陳仕章、徐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由湯頭沿河而過，午未時，吉張方知我襲其後路之信。湯頭沿河隔湯頭山過廿里之大，那時鎮江與吳如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應，那時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說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即扯兵而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雞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運夜渡過瓜洲。次早黎明，親領人馬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清營那時聞風而逃，當即順城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此不知土橋清朝將姓名，已今日久矣。自在湯頭沿河以湯頭山邊守將同下鎮江，過在揚州矣。獨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兩帥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之後，取糧回鎮江，那事完，欲領兵回京。那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徐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焚燬，加工修理，使我歸京之路。那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樞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

心拼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齊名定疊，那時張國樞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寶，是日破清營七個，餘四個大營未及攻下。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天朝官兵逼吉帥逃入高寶山中。那時吉帥是夜逃出，入其高寶營，被天朝官兵四圍，內外不通。吉帥自用短斧砲營心門自行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此營當即失利與天朝帥手。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知其營中無有主帥，當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帥失過之後，張國樞由六合趕至，此時救之不及，張國樞兵屯丹徒鎮，然後將我得勝帥前往丹徒，與張國樞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如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樞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大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沿河營見九華山營失守，自己他逃，由我天朝之軍直上到京。

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攻取，方准入城。將我在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明天屯紮，編得無計，將兵怒罵，然後殺與陳玉成、徐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帥。向帥營寨，不能進戰。進攻，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而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統防門寨，變化門清將是向帥營來鎮守，我自屯屯。次日張兩帥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重圍變化門清營，次日張兩帥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會場愛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強所領漢軍亦敗，是日向強變化門未罷，自軍敗陣後，被我一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獨剩向帥左右數營，張國樞自某七樓塔，此亦剩左右已營也。是夜向強自退，我天朝之兵並未追趕。

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器械什物，運齊入城，將官兵數日，大賞兼軍，然後飭令我與陳玉成、徐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並下丹陽。斯時向強至丹陽六七日矣，已將丹陽四面緊屯營寨之後，那時我與四丞相領兵方到丹陽，西門廿五里下寨。次日計謀攻城，那知向強之軍大早先至，兩家並力迎戰。是日向強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稍銳養足。此時天朝之兵戰久未下，官兵少有戰心。後經張國樞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軍不下。此向強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囚丹陽，是以向強自縊而死（此是六年間東王宋死）。張國樞與向強拜為契弟，他見向強自縊，因而奮身再與見仗，然後被張國樞攻破丹陽南門外天朝營寨七個，殺死六七百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點檢周得寶，中尉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壯有餘，兼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良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矣。然後無計可施，全軍進攻打金壇，亦復未克，連打二十餘日，亦是與張國樞戰。那時李昭善亦在其場，攻城未克，然後移營回紮丁角村，離句容廿五里所屯。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強未敗，仍聚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乘亂，京城久不能保矣。遂向強敗過而亂，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朝中內亂，則起亂端（原作首謀）因此而起，內政不修，人心各別，亦因此舉之原。在六年之間亂起，我主用人不專，情人之不實，確使張揚，明賢假選，豪傑不登，故有今之敗。我久經力諫（原作續下同）數十封章，不從我謀。雖本無才，因自幼為民之時，不知天王欲圖天下，騎上虎背（原作虎背）不得不由。自由從者勇名數萬而隨非我一人而為此也（原作作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數萬之多，那有不才理者乎？非獨一山夫之望。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願作不良

不義不孝，何人肯背（雙）井離宗，離親別友，去成離鄉，此之機變作，實實無知。此亦世人之劫數，亦是英雄應受折磨之罪（罪原作當）。五百年之大數轉限數難逃。自周至今數千年之大換，世間之作變，非是我為世民隨洪姓而來，作一路而至，即是沙盤而已，撞撞而隨。今除神象，是天王之意，亦是神聖久受香煙之劫數。周朝斬將封神，此是先機之定數，而今除許多神象，實斬神將還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數，理度（度原作作）來情。今我天朝封萬千之將，天王斬去萬千宇宙，業已數盡因崩散之可下原有是子也。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惘惘而來，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離，妻兒失散，為人非背作不良不孝不義之徒也（原作作乎）。今因破被擒，實直一心，將因來歷一一用心從頭至尾起止，反復得失，誤因情由，實見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久惡中堂恩情廣，切救世大之心，至劉玉瑤臺（五字原作玉瑤出瑤臺），當承承問，我實的未及詳明，自行甘願，還細清白寫呈老中堂玉鑒。至自我天王起義至今兩個月交，各在一朝，至耳聞未及目見的實。今我主死困亡，我亦被擒到方，久知中堂有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佩服。寫齊明白，存我粗性直心，故而明白寫呈。非求我樂，實出我直心，非恐我有今日難，非恐生我能扶洪姓為君，實不知今日煩難也。此段業經說過，再說朝規壞亂，喪民失散家邦情由。

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盧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為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縣矣。那時張國樞之軍敗而復振，進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將周勝富敗退，清將收得句容，願下再困鎮江。張國樞因得鎮江之後，（前是願困鎮江，此是二困鎮江，註明在此），同和帥復困天京，此是八年之開矣。

那時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楊補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過林泉，林紹斌因在湘潭失軍職聞，林啓容被困於九江，黃金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無兵，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華陽鎮一帶，那時國內紛擾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為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間也。

和帥張帥困天京，得幸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京兵少，有食有餘而各肯戰，固而堅穩也。張國樞之兵是廣兵，雖精，未有會帥之兵力足勢勇銳，廣兵好勇而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有會帥兩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脫。和、張二帥軍帥，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無兵，蘇、湖、有東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兩湖之通，雖被帥師攻破兩湖，尚有和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餘糧，固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三帥困固雖是嚴緊，斯時朝臣亂用於我家弟李世賢，帶我原日部都士將屯在黃池泄之壯，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那時主信我事，合法得嚴，故穩固也。出令各不敢有違，俱各願從聽我調度。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已實困，那軍職林紹斌調其回京，後保為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教解等語。眾朝臣苦留，主上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鑼集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強奏鑼鼓之後，主即坐殿，盡心力奏。斯時朝中不營，結未滿登主而復明，故即准奏。是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斌、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兌理事。斯時肯信奏事而佳也。交清朝中政事，辭主即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家弟李世賢晤，一人敵兩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督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那時初任重事，又不周詳，朝政而作此

時困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納，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因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翼前力保，後封其為定天福之職，即與陳玉成合隊矣。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山、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正是八年五月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後，李世賢力據南岸一方，我獨無針在蕪湖，將我部下精兵五千餘，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兩處渡江皆在舍山齊集。那時都將獨有陳坤香、羅招生、吳定彰、陳炳文而已。在舍山齊集之後，那時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鋪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也被帥師兩湖救兵趕到，我先將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潯州來安分浦口，帥師之勢，各城已破，帥師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為止。後帥官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潯州，後將潯州交與李昭善鎮守。李昭善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將見我待重李昭善，各又不願。至李昭善之兵最為多，兵又擾民，達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擾於民，州縣任將被其打賈，自見事過，又不好見我之面，故而有變心而降大清也。自李昭善在我部下擾亂民間，與守將鬧事，我並未責其半言，後賊潯州投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媿我天王而偷送付我。我天國墳者一是我昭善，二是招得張樂行之害，三是廣東招來遺兵兵寄起，惹我天朝之心，劉古、賴三將楊補清寄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問政事，不嚴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撤山此等之人憤起，後墳民是陳坤香、洪春元之害。陳坤香是我部將，我有十萬衆與他，此人膽志可奇，故而交重兵於他，後墳民見我兵勢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權，故而自贊，不由我用，其不能，而皆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兩岸其皆過之處，所我無不羞官前去復安，給詞給糧，招民給本

匪而救民命。害民燒殺，實此等人害起。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這等人害也。

此段說完，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話。交潯州與李昭善，後我自回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聽封而不能聽調用也。那時只有都將陳坤書、吳定彩、羅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即拚死救京。當調精銳不滿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樞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失利，新召之營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餘，收軍皆到潯一帶，我自己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真苦之至，流涕不盡了，仍在全椒，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天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接議會計。每處將臣俱依約而來，此時正是八年九月中旬。那時陳玉成由羅山麻城敗轉，不約而到樞閣會議，各督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潯山過舒城，破蘆店，出店鋪，攻麻城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如孝帶領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潯州。那時我已由樞閣回全椒，當即領人馬到潯州為衣會遇陳玉成。那時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為衣，勝官保之馬車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為衣。那勝帥、李兩將、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軍軍失去三四千。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樞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解救小店，張軍大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大亂，死於浦口一萬餘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克，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覺川銀三百五十兩而行。斯

時兵少，不守揚州。

陳玉成攻六合之後，忽然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埭、舒城一帶被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故陳玉成無心在下，當即抵兵上教。斯時陳玉成啓奏天王，謂我同往。陳玉成先行抵兵上去，我隨後而來，直由蕪縣而進。那時三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前三河失過，然後天朝又復取回，前慶成春之失三河，清軍未守，復命吳定規為將，一被李續賓圍困甚嚴。成天豫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蕪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續賓之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續賓見前軍主將陳玉成之軍屯紮金牛，次早李續賓領精銳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緊開仗，李家都將要五更開仗。李續賓云：「陳玉成兵壯，恐戰不成，各將豈不誤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部將五更開戰，陳玉成之兵而敗定也。黎明之時，陳將之營當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兵過於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濃霧甚大，只聞人聲，不知向處。那知陳玉成尚在李續賓之後，李將追過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已軍自亂，死去千餘清兵。查白石山隔金牛十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我為後軍主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聞金牛洞砲聲不絕，知是開仗，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邊近而來。斯時正逢陳李兩軍迎戰，離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我軍即至，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陣腳一動，大敗而逃。因李將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救兵，三河隔蘆店五六十里，又是陳玉成派吳如孝把守蘆店，舒城李軍又被陳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營又緊自自縊。後李將全軍收集多落，在陳將營中，我營少有，那知湖南之人同軍行到半路，不及防備，就湖南之人殺死陳將之軍數十八，後陳將

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陸續自逃。我與李將戰平三河之後，當與陳玉成兩路分行：陳玉成奔舒城而用大關，我由三河至浦口，到界河，斯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陳玉成由孔城而進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心，故而又敗。當日敗仗，我軍越西門爬城而入，我由斗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逃遁，殺死不少，是夜收復桐城，當即息兵三日。那時安省已困，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桐城一戰，安省之圍自解。此是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道，連向帥算來二解也。三河桐城之戰，則皖圍立解。

那時陳玉成軍由石埭而進宿松，其軍乘勝，不知自忌，在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而回。陳將派其部下之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壩進黃泥港，進石埭之上，去助宿松成功，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衝失一隊，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敗，兩隊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有安省之穩心，結實而圖之。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兩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進二郎河，屢議我不從，又屢屢多言計，不得已而從當即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他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軍先敗，其營被破，陳軍所得，俱被陳軍逼其上山，殺死數千。天朝將士獨剩我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炮收軍，我衝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陳玉成亦至，那時陳玉成軍營太湖，巢自回安省。我引軍回蕪縣黃山屯紮，息養過年。

那時江浦是薛之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善在潯州為衣小店，連營接連江浦。

浦口亦是李昭善屯兵，此時又是為三困天京矣。那時我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善之兵，不得已令將入屯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蕪縣、無為之勢，厥後南岸張帥加兵來，兩浦又被困緊。那時雖通天京些須之道，其實不由，然後不得已追前軍主將陳玉成趕軍下教，後由蘆店圍圍而至。那時六合亦有清朝之軍數萬圍困六合，因六合清將姓朱，廣西人，張帥部下。前軍主將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然後將兵趕緊打下揚州，張因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攻揚州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殺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被我復兵隔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至後，江兩營分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軍而敗，是夜朱軍盡退，六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士甚多，後又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師上浦，與清帥張國樞及其部將張玉良周姓等戰，五六日大戰，張國樞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失去清營五六十個，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京半邊之路，此時四困京城之小解圍也。

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軍主將抵兵上救，我獨不能前去，要保浦口，後被兩浦清營未盡，後又反生。我守浦口日久，又無軍餉支兵，外又無救，南岸和張之兵又難，無兵與見仗，營中火藥砲子俱無，朝無任政之將，主又不回困軍，一味靠天，軍務政務不問，我在天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妻押當封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善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鎖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困，我乃專孤之人，略備

千里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無門可入，故而逼從。若會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請撤上青教，此粵之人，甚為美善。今我天王立國，其欲創立江山，非我知也。大清欲息烽煙，再留平定天下，收服人心之為首。我主實因德政未修，故而敗。久知中堂恩惠，收作伴亂之人，免亂世間，百姓早日可安事。清軍將和早日解甲息軍，滿天同歌而頌贊中堂中丞大人恩德，甚幸也。語語直陳，實我衷心之意，蓋直如斯，非敢多言話柄。我是何人也，本朝英才偏地，非我軍犯之味言，久知中丞大人中堂恩惠，故而首及。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閉言粗衷，懇容見諒。

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清：那時浦口是張帥之軍屯，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當金殿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爾外應教留何人，將天臣與主周詳算，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章志俊棄投清朝，劉官芳、賴文榜、古隆賢有其名未能為用；楊輔清為中軍主將，在池郡放家隨東流，亦有會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一帶，京城圍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澤，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雖為外敵，與主力相敵，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不問軍情，一味謀天而已，別無多語教臣。不得已後，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陸陳贊明接領，當即行軍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大路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江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因此是五因京城矣。

在外四路通文，各處官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因天京五次，皆若我一人力籌解散，善心用意，和就外臣，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有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黃，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長重用者，我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副馬鍾姓黃姓，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英王之事交與我為。我不過在泰為案，在楚為楚，自盡一心。那時天京圍緊，實無計。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過青弋江馬頭，山事圍高橋而過水東。那時寧國清軍防我攻打寧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寧城，兩日夜趕到廣德州，當即攻破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在此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彰等在廣德勳身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樞之兵在此把守，是日到此，當即開與官兵對陣，並力來迎，此時張軍敗陣，攻破其營，收得四安，下紅心，會家弟李世賢之隊并力攻取湖州。那時湖州不須多人，將此城交世賢自攻，我率本部人馬由湖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衆，將杭州圍其五門，三日三夜，攻由德波門而進。攻破杭州，非人力，實實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州，並非人力之所為也。我非一心去打杭州，見和張兩帥因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此是出奇兵而制勝，扯動和張兩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立心去打杭州。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然後和張兩帥派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將杭郡新製造游輪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此時天朝不該絕滅，謀而即中，於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

功。此段放下，再將杭郡退出來解京城之圍，張和兵敗之情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說天京之情。自退出杭郡，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圍抗民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彎彎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其會戰，教搜京城，劉官芳、賴文榜、古隆賢通文亦至，待王亦至，俱在越平大會，此是天機，即是四明山之會一樓之情由。會議之後，當即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壩，派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清濟得溧水林陵關，待王李世賢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路我並未攻打城，直到鍾黃鎮。那時和張兩帥分將屯屯紫大營十餘個，那時待王亦到，大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鍾黃鎮，清兵畏退，不敢交鋒。次日進兵由土山而來，輔王由林陵關至南門，那英王陳玉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岸，英王是不約而後，知我兵到南岸，張由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鎮而來，關板橋、善橋。那時軍軍俱到，我由姚坊門而進，紫、荆山、陳、坤、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待王李世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林陵關至南門兩花營，英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敵，後不能敵，前不能敵，後不能敵，輔王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蕪、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無糧，那時天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六解也。那時雖解京圍，攻破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鎮江、丹陽、屯、和、張軍死者三五百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兵陸路拉民間物件，衆百姓怒之。此時我朝軍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難。

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衆臣愚忠而對天王。這班臣子本是忠實賢良，不幸未逢明主，屈受英雄，死去無數之好漢，誤死世民，實出吾主之過，不問賢良而用，信臣不專，我輩將本力謀，與主力辨世理，高不從容，故而今日之難。我自小為民不知，湧湧而來，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也。人無天理，非是人倫，騎在虎背，不得下騎，父母失散，非我之願。主立山河，得永遠之業，我為其將，隨軍許久，未幾半時，只有愁煩。在天朝寄民寄衆者多，非我一人之愛主，權柄不歸，何能治事？中堂中丞在外耳目深長，明才足過，查世無雙，說可久矣矣，不待再言。自六解京圍之後，我主格外不有人人，俱信天靈，詔旨有天不有人也。新時軍威更勝，將工更多，隨身難謝，日趨日重，更難離身。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戰臣，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說實天情，自有昇平之局。今因破喪邦，被中丞大人之選擇，在罪因上求利治，我閱於因，我主勢已如斯，不得不寫呈中堂中丞之玉鑒，可悉我主欲立朝之來歷，頃因根源，請不隱避，件件被明。

自六解京圍之後，息兵三日。天主嚴詔下頒，令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既為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樞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大敗，死者萬人，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差官奪其尸首，用稻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為敵，死不與其為仇，因代收埋之意也。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過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圍戰之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

降。部內之人並未殺害，各長咸自投水者亦有，克復隨即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軍自行檢校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又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鎮守宜興清將劉姓，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候，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不得已，張軍敗而復振，亦算清將之好將。後我領我軍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張軍水旱大敗，收充無錫城池，當即息士安民，暫息二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泔墅關，隨見副帥張國樞戰死丹邑，和春在泔墅關自縊而死。我充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四門，將分困各門，環顧門街以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民房門首俱帖字樣云：「同心救盡張和兩帥官兵，一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掠，故復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閉，城內之兵因前常告急，其兵調盡來堵，城內無兵，後守城之兵俱是金陵之兵退下，常無之兵退下所守，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清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感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儀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收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屯武林門外，恣擾於民。那時省城守將南有怒軍，自李文炳何儀義等獻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此也不怪，因金陵大敗，失去許多城池，主帥又死，官兵無主，故而投也。此是天意，六因天京尚而有救，七因敗亡，此是大清之禍，亦是中丞中堂大帥謀才福澤無所不能，自我收得蘇城，兵得五六萬衆，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者，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非

我參是好官，尤我之藩面，皇天明照，不敢隱瞞，各散回家，亦有多回北京，滿士敵有傳聲，必可悉也。復城之後，當即招民，蘇民變惡，不服推卸，每日每夜搶掠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克復未得安民，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於內，隨往文武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不捨指我殺命，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近及遠，蘇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

那時張玉良兵退杭州，我順道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即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發，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朝奉天義陳炳文把守，張玉良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兩南門圍緊，攻倒嘉郡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省，誰知洋鬼匪匪推臺之銀來攻，將浦鎮守將周文嘉守塔，幸此將可嘉，不然浦鎮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浦鎮，是日由省開舟，次日到浦，當即開兵，洋鬼出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見軍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莊一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浦鎮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周家壩，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蔣元陸部，亦寬寬提隊，是日明天光輝，天上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內又備砲恭迎接我，忽然明天暗雨，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即不住，後未進兵。後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詳查是夜悉知有通情

復即加銀和於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遊人馬概被撫臺殺之。其事不成，在周家壩紅毛禮拜堂雷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軍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戰，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有軍屯此，萬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戰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七八月之間，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難民，當即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不為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錢十萬餘串，蘇民每日施粥飯。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是以蘇省百姓之念我也。

自解蘇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罰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去掃北。那時正無良計，正逢有江西德安縣以隨州義軍武寧大治、興國、新水、新州、武昌、江夏、金水、寶安、蘄新、嘉魚、通山、通城等處有起義四十餘名，其黨甚眾，使到蘇，蘇甚畏，降我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復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還都掃北等因。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當即派軍還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清。軍兵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勢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答應江西、湖北肯降之義民，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

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議，聲言：「衆位王兄子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為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張和之師，七困定是曾帥利害而來，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否，此軍常勝，宋見敗過，若來困必嚴，若皖省可保，尚末為憂，如皖省不保，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尚有言，也曾無言退步自嘆曰：「一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守江東門兩花臺營寨為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道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某欲買糧者非我洪之，某不能要，軍出京者亦要買糧，方得東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困破，實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

當即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塘，到彭縣，遇施軍會戰，一日我軍取勝，次日施軍取勝，殺我軍數百。人。此由洋樓被過是欲由彭縣出休寧縣，因與施軍戰敗，其兵屯彭縣，中堂大兵屯屯彭門，此處俱是山高路小，一寨不能別行，我非是欲事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縣起義之人約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圖此處也。當即改道，不由彭縣，由荊州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年。十一年正月初，由常山動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神天恩李金陽帶兵，當與其戰，其兵與我兵並不交鋒。二家相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新時水漲滿川，對河圍練自豐城那河邊屯到吉安之上，那時亦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砲船，進在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兵過河，過到吉安而上瑞州，此州本不欲款，此處百姓堅留，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義軍武寧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兵屯，一面安民，一面將湖北興郭、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施軍由施州社兵到瑞州府。

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他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而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於德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隨戰，未與李世賢相見。劉官芳、古陸賡、賴文、楊道枝人馬在後，再由洋樓嶺而來，鄱門有中堂在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制戰，不能為事。家弟李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任在金牛、寶安招得新兵，不與他、胡軍戰。一因新兵，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會九帥又因安徽省，英王陳玉成解散不能，又調黃金回來助敵院省，劉官芳被中堂部將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趕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寧州而回，一由武寧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黃陂。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其罪，殺其首首二十餘人。此事辦清，全軍獨地而下。瑞州等縣亦是退盡。先有沖天砲李金賜帶有清兵十餘營屯紮陰山嶺，與我部將羅紹光、蔡元陸部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賜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賜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得願而回我也，後見其語未從心，仍然禮待，並未鎖押，恐聽其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受而去江西，後開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無奈，此人殺之可惜，不是降我。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悅順、李悅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家弟李世賢尚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用木牌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家弟由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令總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中隔一山，我並未悉有

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他軍多當而未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幸而不及，他軍後進來，我軍過盡，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不知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有追兵，我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他軍亦到此，此時傷我軍數百名，仍回樟樹，因連吹四五日大風，舟不能動，他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游州，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願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讓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我派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收克浦江，即到寧波矣。當時正逢九月而到浙江，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官嶺，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之情形，安泰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之外府縣分軍據守，嚴州有楊王棟業坤把守，龍游有王宗李尚揚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即克台州，皆李世賢之將。是戰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前往，收克寧波之來情，實是寧波洋鬼通誘我軍，離寧波十里屯紮。事即鬼之頭目到營求寬五日，候其將寧波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淨，與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皆洋鬼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鬼帶戴王去取海門廳、鎮海縣，皆洋鬼而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鎮守，仍回寧波。此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清。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兵者是單邊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蕭山亦是獻降，來王陸順德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天朝兵把守，孝豐、豐、德、四、安、安、吉、縣、如、是、高、淳、東、壩、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屯、守、湖、州、雖、有、趙、汝、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州、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復、又、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敵、獨、有、張、玉、良、一、軍、由、饒、州、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饒、州、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兵、擗、裝、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內、外、夾、攻、未、下、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為、堅、守、我、困、城、之、時、射、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背、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為、要、浙、江、瑞、州、將、軍、帶、領、滿、漢、我、亦、願、放、我、圍、城、七、日、之、前、其、本、想、我、天、王、准、放、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及、下、來、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向、未、攻、其、滿、城、專、候、陷、下、敵、一、面、而、瑞、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退、總、未、信、我、奉、准、天、王、御、旨、降、下、准、放、滿、人、退、亦、不、信、開、槍、打、死、我、兵、千、百、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即、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奉、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入、城、內、軍、民、可、恐、我、云、一、爾、奉、兩、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願、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天、國、為、帝、，、此、是、天、命、而、來、，、非、由、自、成、，、滿、洲、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爾、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為、此、事、也、一、被、獲、滿、洲、兵、將、當、即、傳、令、諸、軍、各、校、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者、皆、處、以、斬、刑、，、各、願、投、降、者、即、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營、官、即、到、府、向、我、談、及、給、費、回、家、，、為、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恐、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即、在、省、候、暢、消、官、無、礙、，、亦、給、費、放、

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等語之文，辭行而去。

此時十一月十二日之候，雨霖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水水淺，下壁冰凍，不能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啓行。新時將杭省各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妥，即將省內難民一一安插，在城隍死者發薪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財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即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不實生，惜其本而實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糧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還，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并周安，此時十一月末矣，十二月回蘇，三十過年。

那時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會九帥之兵克復，合城餓死，而失統城。此是英王之軍在省，後九帥之深濶高懸因之，省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英王遣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思。不意英王陳玉成不退，將石牌及近省之民糧運入省，九帥見其不退，仍將軍兵復其此湖逃，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芸齋、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後將我部將二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英王兵把守，故在蘇州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安省告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會九帥官兵所困，遣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劉璋林計保集賢關，是英王再欲遊動大兵來救。那時章王林紹輝、輔王楊福清、堵王黃文金、顧王吳如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關云：奉詔前來助救安省。斯時我正在與固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為恐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璋林、李四福守集賢關之營，英王連夜由集賢關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而到桐城，誰知被約鋪、青草舖、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被多將軍埋伏，殺其軍，英王全軍過盡，黃金愛把尾

被多將軍伏兵圍殺，死者千餘人，將黃金愛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晚，帶數百人由水中沖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主發救。那知集賢關被會中堂發炮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璋林、李四福之營困打，連打未下。後多將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蘆，每日出兵攻打，營中又無火藥礮子，糧米亦無，官兵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多將軍攻破，劉璋林、李四福俱是降陣，全軍俱沒。後而無法，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來救安省。斯時九帥又將統圍困，屢戰不成，此時省城邊蓋湖又被九帥控塔堤放礮船而入，圍隔，信難通。那時英王陳玉成輔王楊福清、堵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蓋蓋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沒，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漏餘人，苦而可歎。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下，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雞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回回，轉到廬城，爾官我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厲，革其職權，心驚氣亂，願老於廬城，故來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困，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城，迨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自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我軍，見勢不能過南，後陳陳帥到蘇州，當面訂分，令其上招足人馬，限二十四個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向未回來，雖然疎疎有信回報，來往甚難，故有今日之誤也。

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湖北招兵之時，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

民務安交陳坤書執筆，我方去。後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散，房屋被拆，良民流淚求。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現在蘇州業帶自隊進上常州，將常州自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收浙省以來，以及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恐我私心，內有臣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為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心不忿，積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將百餘萬衆，而何不忘我乎？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擾，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舖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遂令開耕。我在省時，斯民概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錢米之後，百姓安居樂業，後豐足之時，各民願仍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良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越奏越怒，又逢倭臣弄軍，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說之意，君臣各有私怨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其心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兼容海乃我部將，一片之心爲我，後被後發，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弄軍，欲歸其轄，暗放隨官，當容海他心變者，因此之由也。

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巡撫李鴻章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撫洋鬼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正關，稅重錢多，故招鬼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湖、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外無救五六時辰，其定成功也。其砲尤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槍礮連響，一砲而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警報，當即起兵救之不及，失此二城。該鬼兵即到太湖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若爾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鬼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鬼，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鬼兵已至太湖開仗，我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里，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湖，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士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鬼陣，當斬數百，追其下死者千餘，當破清營三十餘處，得其大砲洋槍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因其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鬼是廣東調來之鬼，立即來嘉定追城鬼子，由南翔而來，當即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再與交鋒，一戰鬼兵大敗，又斬千餘。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克復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鬼兵困，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調來救青浦，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礮等他，此正火舟來之候，不意我亦開砲打他，第一砲正中其舟，其火舟燒起，其救來由，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驚下水而亡。數百餘鬼子，下路地方，動步皆水，實難行，有警急之事，歸步性命難全，是以鬼兵驚退下水而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之後，順攻涇涇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鬼子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鬼子用舟裝洋礮十餘個而來，經我兵出陣迎戰，鬼敗我勝，將其火礮洋礮皆爲我所有。那時洋鬼並不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會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蘇州、吳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

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若爾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鬼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鬼，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鬼兵已至太湖開仗，我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里，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湖，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士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鬼陣，當斬數百，追其下死者千餘，當破清營三十餘處，得其大砲洋槍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因其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鬼是廣東調來之鬼，立即來嘉定追城鬼子，由南翔而來，當即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再與交鋒，一戰鬼兵大敗，又斬千餘。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克復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鬼兵困，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調來救青浦，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礮等他，此正火舟來之候，不意我亦開砲打他，第一砲正中其舟，其火舟燒起，其救來由，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驚下水而亡。數百餘鬼子，下路地方，動步皆水，實難行，有警急之事，歸步性命難全，是以鬼兵驚退下水而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之後，順攻涇涇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鬼子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鬼子用舟裝洋礮十餘個而來，經我兵出陣迎戰，鬼敗我勝，將其火礮洋礮皆爲我所有。那時洋鬼並不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會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蘇州、吳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

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押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然後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會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後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將府財物米糧火藥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解京圍，其兵久必無鬥戰之心，然後再與其戰，等處，知會帥之兵，初來之勢，銳精之雄，這鼓氣壯，我不肯來爭，正當議定（原作楚），一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押詔來催，詔云：「三昭追敵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股法否？若不遵詔，因法難容。」一昭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原作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我少管理，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

紙盡情長，言不完了，煩列位師爺交部一本，又好筆一枝，此筆破壞了，今將三萬七八千字，筆雖不能，煩各位師爺轉稟中堂及中丞大人寬限，我亦甚哀，今前部已呈，而今由此淡上合章，恐有言語在昨日所呈之部，語句不台章，煩各師爺勞心，將前部鑒對，湊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鑒，中丞大人惠覽，恐有這忌字樣亦煩改除，自自幼本未讀書，認字不周，不知忌避，現今所呈之前後，不過在困日久而知，成生之在世，見過而知，不知不及，今呈前後之大概，記得而陳，自成知情之舉，俱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問及也，此之言語，是我乘虛之心，應書之事，不同自詳，今自願所呈此書，實見中堂之恩情義厚，中丞恩容，佩服良深，我足深願所作之書，定由列位師爺手過，恐有這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今奉前部入覽。

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官兵，揮日超馬，主運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曲而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政，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主爲質，表我之愚忠。所交合家與主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面責云我之不忠，云我有自圖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然後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滬陽，到東塘營兵，直下溧水，向林陵關而來雨花臺，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困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營，濠深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甲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進攻數十日未能成功，亦因八月而來，各未帶多女，九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嚴責軍情，謂我當嚴明，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由，冒雪而往。自過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杭蘇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任王次兒洪仁達亂爲我在江北，幸收得兩浦，爲我通江北之道，順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吳縣而來，此處百姓被劫爲當，當令手下團圍江宏遠帶銀兩買糧買穀糧而救於民。兵由吳縣進發，到石湖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營紮營十餘個，當即排陣迎戰，仗不出軍，專守爲理，以逸待勞，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見勢爲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無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強，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盧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盧江與清軍見陣，兩下交鋒，清軍敗陣，追到城邊，斯城嚴閉。次日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時想去會陳德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進去，不得不由回軍返營，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萬分，官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食不充飢，如何爲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我雨花臺，巢縣是洪春元鎮守，被中堂派趙超軍一路攻賊，敗到和州，軍民四散，雨花臺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

押詔召我回京，當即分軍回轉，斯時正逢大水漲，路道被水沖斷，無處行走。那時和州又敗，天浦失守，官兵

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塘，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鬼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雨不能進，然後親引軍由關門到馬塘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請，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慮，向未舉行。蘇州守將王世賢，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邵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邵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我，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光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臣，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辨。開時與邵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云：「現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心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一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雖敢有心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一我爲爾長，項爲我下，不效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心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每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成名者皆爾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王世賢紹光兩人少年結怨至今，後果變心，將王世賢殺死，投與李撫臺，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臺殺害，是以至今爲爾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

失去蘇省，那時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即上常州，到丹陽屯紮。後無糧又失，那時兵亂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准我回京。我不肯從，想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難忘難捨，故而輕騎連夜趕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來。到京大日上殿啓奏，因闖城男女之留，不聽他去，蘇省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撫臺打

開，殺死合城官兵。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浙江嘉興前後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無處可逃，我又被囚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衆勢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目，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李復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再陳京中壞政敗亡之由。自此之下，困業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困事之後，天王深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家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圍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因中之勢如斯，外城既失，日幾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門，欲啓奏因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書，天王言天脫地，並不以因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託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我久日在外，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師外去各家家人等，各在在家，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在京，各而聚至，合作一隊，計有千餘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其處要緊，即命我守。京城惟富濠官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地生各物，任而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一取來做好，朕先食之。」一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宮中，園地自種，將百草之類，製作一筐，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毋違，降詔飭衆遵行，各而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露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

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露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

紛亂。然後將舟隻先渡將官戰兵馬匹過河，將已過盡，尚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馬匹落在江邊。此時九洲湖又被水沒，官兵無棲身之所，有米無柴，食限甚多，正逢楊帥帥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下，失此之營，九洲湖因而退守，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臺，營壘甚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其脚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脫，而國之危也。

蘇杭之誤事，洋鬼作怪，傾李撫臺之銀，攻我城池，該鬼見銀亡命，李撫臺見我在省城，是以順勢攻之。若我不來天京，不過江北，愚萬不能得我城池也。我不欲來京過北，大勢情由啓奏主：「京城不能保守，會帥兵困甚嚴，深恐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旨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會帥得爾雨花臺，絕爾南門之進，門口不能行走。得爾江東橋，絕爾西門不能出入。得爾七橋，今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耆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誠絕定矣！」奏完，天王又作嚴旨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王，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統江山，爾不伏，有人扶爾脫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帥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兄勇王儲，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嚴旨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刃殺我，免我日後受刑。一爲主臣子，未聞片刻，今將國事啓奏，主責如斯，願死在殿前，盡心殫爾。如此啓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滿朝衆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跪下龍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政，欲出京去。那時主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因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泣出。

苦留我心，願故未肯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盤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籌，遵朕行通北，接陳德才之軍，收平北岸，啓奏朕聞。」啓奏不入，實係臣感主，忘我之勢，密中嗚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浙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發全軍制戰。事波府前是鬼子誘引而得，後清將用銀忽動洋鬼子，攻我軍波洋鬼戰火利，百發百中，攻偶城牆，我軍軍不能立脚，是以退守。餘姚、嵊縣、諸暨亦退，鬼子攻破事，得寶銀之後，又傾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鬼子得銀甚多，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後，金華、龍游、諸暨、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發全軍發下，逼到富陽，我軍連敵數月，亦未攻下，然後仍請鬼兵由水路而來，用敵攻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鬼敗，然後再請鬼兵多來，復再與戰。左撫發亦隊伍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兵退到餘杭，屯營於嘉，左撫發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禁餘杭，一禁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峯塔西湖爲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水多水，其一營而十營之堅穩也。自連八十餘里，其營百餘處。我天朝之軍，自西湖至餘杭止，有營十餘處，俱是以水爲堅，兩軍並擊，困守而已，兩不便開仗。浙江城是總王陳炳文爲帥，餘杭是汪海洋爲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則水利之堅。然後蘇兵帶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臺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臺，京城警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杭四十日回，銀不足交，逾期不交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從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自去來久，奇聞。

聞，早經出令，各多備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遺旨遠徵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日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其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聽我救其命，度日陶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日間，那時我有銀米以救其生，聞道册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糧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糧領米，無力之家，自各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困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實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政軍民，自丹陽至三岔河、龍都、湖、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書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即發銀米命與撫之。新時王兄以及洪姓見我慈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聲言說我忠而變奸，負我辛勤一世之苦楚，不念我勞動勞，反說我好。我本忠誠忠心對主，因何信臣而言我好，是以灰心而離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城城歡，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我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築滿城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案戶查窮男女，不得安然。

三年天女收，凡有大小軍營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不道者五馬分尸。軍稱天軍，民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道稱我與李世寶不服。李世寶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世寶不寫此等字樣，即行革職，現今李世寶之職尚未復回。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賄賂人，我等爲其臣，不敢與取，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官天將天兵御林兵等皆算一人之兵，免我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好心！」恐人之占其國，此是實也。何人敢稱自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

封東南西北，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間而來，見其弟至，治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再而復思，又見各衛功臣久待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固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其弟兩月之久，一無所謀，已知愧過，雖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封陳玉成之後，見我日有戰功，勤勞其事，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日深情，見英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忿，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請稱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當日在我身邊爲護，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即隨去，今使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至，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疑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云，然後把卡士卒送到衙前，拿到敵人而至，合營人親視之，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侍衛回京，合京人知到，恐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官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高古忠義，親自用黃綾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日封，然封道有功之人，又思那個前勞之不服，故而盡封之，不問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可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銀錢者，欲爲作樂者，用錢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閒之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役，人心不服，服守各不爭鋒，有才而主不用，庸愚而爭之。

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籟發難收，又無法解，然後封王俱為列王者，因此之來由也。然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為差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果而散無誰也。我言直陳之語，非不忠而敗主，今國之興衰得失不陳，不知來由。天王失國喪邦，實其自意而亡。前日明清之候，保將封官，揮有才而用。我陳玉成、李秀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加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不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為以文，天王用我，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為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皆因自亂。

九帥之兵，嚴因內外不通，無糧變集，京內窮家男婦在門前求為救命。因庫無存銀米，因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凄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米穀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官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家內存銀以及婦女首飾金銀概變為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來由也。自發此穀米救過此窮人，亦不濟於事，後將此窮苦不能全生情節即啓奏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仍然嚴責：「不體國體，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運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一紙計與辨，然後出朝，主有怒色，我亦有不樂之心。聞城男女飢餓，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已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救有難難民局，正合我意，可救民生，密令放行。去年至今，各門放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各門要隘，是洪性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此窮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出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因出驛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閉言，不修政事。城內賊盜蜂起，連夜聞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因取出此不詳。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放倒南門城牆，此時城內官兵尙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隨進者，此之由也。

自此之後，京事日變不同。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禦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處，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近城邊時，天王即早降嚴罰，開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兄兒拿獲砂刺皮法治，何人不畏死乎？後發王陳德風通於東門外甯軍門，慰王朱兆英二人通來九帥道邊，斯時之朱兆英、陳德風並未與我言明，後其事洩漏，被王長兄洪仁發鎖拿，王陳德風與我相好，原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即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兩，然後保陳德風之命。陳德風投清朝廷，然後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降者之由來也。

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祜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在中堂轄下帶水晶頂子，可保於我。宋永祜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未悉其人，未見過面，故未敢定言。此人開在奉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祜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車，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祜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多言，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即與陳德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此陳德風半信半疑，即行文前來，問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揭榜，補王莫仕英、章王林紹瓊、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王陳德風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防有私乎？莫仕英順手將此

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躍來視，內言：「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一時莫仕英在此問我曰：『爾謂宋永祜到場，我問來情，我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啓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祜又不能逃，莫仕英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祜正到我府，與我家弟結及此事，莫仕英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三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誤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惡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祜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合絕，將銀用與莫仕英而後寬刑，不治其罪，賽官輕解。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

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五月將初之候，斯時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那時天王既死，九帥軍逼甚嚴，實而無法，後天王長子洪福、洪登基以安合朝人心。九帥沿城開壘，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壘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督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文武無計可施。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知會帥立破我城，即抽頭先鋒連夜出城攻九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固。此官軍日夜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會帥在紫金山高處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是日午時之後，會帥用火炮攻倒京城，由紫金山龍頸而破，全軍入城，我軍不能為敵。此是大清皇上鴻福，中堂運籌良材，九帥精功智才陷路，將相勤勞，此亦天朝數滿，天王亂世民之數滿，仍大清再復昇平。那時九帥官兵四面扒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軍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我來在天朝，天王用我不過三四年之間，我用命散財，首救貧人，是以人人而忠我者，此之由也。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

主已先走到朝門及天王兩個小子並到前問計。斯時我亦無法處，獨帶幼主一人，其餘不能理。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其坐我另騎不力之馬，直到我家，辭我母親我胞弟與姪，合室流涕辭別，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俱而隨往。我為天王之用臣，雖然我主不修德政，不以軍民為念，既我於主封為忠王之爵，非是重用我一人，主封為王，朝之大臣長過我者亦復不少，不過我肯肯從人，深情有幾，時時報占過情者不忘，既為其臣，雖天王氣滿震震，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盡心而死。天王還點骨血，是盡我恩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沖出北門而出，奈九帥之軍重屯，又無法處。隨行之文武將士，自亂如麻，合衆流涕而無法處。

又沖水西門，小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傾頭衝鋒，帶幼主沖出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沖出關來。沖出城之後，所過營寨，坐坐層層，深深堡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聲砲聲，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上殺我，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

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又未得食，肚中又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城，必有人在此山而避，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綉紗帶帶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

寶物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見人乘到來，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取拾此物。此百姓道我問：「爾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那時忙，逃亦不能行。百姓追近身見我，知我是忠王，各大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乘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問此民回來，不見此物。乘百姓勸我，我心不願。退云：「不肯，願不能遠。」百姓又是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為大臣，因破廟主亡，若不能出，被縛解送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以對我官軍。」不肯，也民逼難多言，後依其言，遂去些須者，因此之由也。然後那百姓姓名，藏於我。那百姓姓得我，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百姓，去問那百姓，兩欲分用。那百姓云：「你問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此外別無。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云云。該百姓帶我心有私忌，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被兩國奸民查獲，解送前來。今察因龍，九帥恩給飯食，中堂獨由院而來，當承詢問，我心悔未及，是以將因中一切供呈。罪將是本不才，自幼在家為窮民，而圖日食，並不知天王圖國之為來者，數萬之衆，願隨我，非一人一思。我出名作事，三四年之間，方知我李秀成微名也。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萬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為，其因軍亡，我為洪姓之將，外衆將兵，俱是我轄。今見老中堂恩甚深，中丞大人才智愛衆，情士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金投降，而願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前日之罪。若我主在邦，我為此事，是我忠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衆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國，今蒙恩待，願代收齊報德。今而扶洪姓為將，今已被拿，本應早日誅刑，永蒙寬宥，或戴罪進。今因收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老中堂及中丞

大人肯容此罪，實大清皇上格外之福，萬民同沾雨露之恩。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衆，再有反復變心，仍斬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是定我此者，實因欲保民為樂之意。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鎖在案，容我寫信付去，我可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心虛有餘，無有二意。如承恩肯納，具辦齊全，決不負新勞高才擢度，舍吾可為。計開欲辦收齊之章程開列於後，仍祈玉鑒。

一、要准恩赦兩廣之人勿殺，給軍令回，或散作生意，肯散兩廣之人，其各易辦。因兩廣人起趨起義，至肯赦者，天下聞知，無有不願。其欲願投入軍者，不必用他。各省轉之兵亦要赦去。如行此舉，大幸以安免勞大清財貨，免勞將相之心。

二、欲恩行此舉，要中堂發一二人同我差使前去。若我京城貴堂拿有我（京城）之人，准我保數個代我帶民前往，先收我兒子為先。

三、要收我堂弟李世賢為首，李世賢之母親及其家眷概被逃蘇州李撫臺帶隔將兵帶去，業寬養重待（原作代）。欲收我弟，選見收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親母至孝，今我欲辦此者之易甚也，其母不到，我文前去，過些日子，亦可成事。

四、欲將孫王陳炳文收復（服）。陳炳文與我至愛，兩好作爲親親。我今被獲在此，我文至其定肯從。其肯肯從成此事，欲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陳炳文從，汪海洋亦至，我堂弟從，朱與陸陸順德從之定也。若不收復（服）此人，離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實是有費力費財，其在在外路關，兩兵到此，其又去，被何不有

亂於民，被圍嚴緊，尚有計他逃，不獨該在外許廣野而無別計者乎？欲代收此等人者亦差使住。

五、查幼主果能到處，再有別樣審謀，又再計效（較），此人必不能有了。

六、老中堂肯行此舉，非馬玉堂及趙金龍二人爲用，其去必成。

七、要求中堂發一諭與我，押帶我文並往。有文去不用印信。今用印者，到我營中，其衆將格而不信，他定疑中堂自造謠。我親書字到，我營將個個可知，格宜穩便。我在天朝時用文蓋印者，無我親書，其將不從。收復（服）我弟及我子我姪，我將之後，又收黃文金，總收回，其事定成。我若遺逃，是部轄定概從之。我部從願，處處皆從。天朝獨我部衆，將我部收齊，餘其各記話而從。

八、要求中堂今將南京城內不計是王是將，不計何處之人，求停刀勿殺，赦其死罪，給與給賞，放其他行，留其傳出於外，人悉中堂恩寬赦他，其心免結，圖事從成。

九、要收復（服）天朝各將免亂天下者，務用善心撫恤，有中堂如此仁愛收服（原作復下同）。又有罪將幫籌爲引，不計其何將，不計有罪，以義用收服天朝將兵後，逃匪作亂，舉手而平，在安省居南北便易（利）。

十、要勞老中堂如行求者，出示各省遠近州縣鄉村，首金陵如此如此，今各衆不計何人供收，仍留爲民，此是首要，今俱用仁愛爲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殺爲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罪將本無才智，被獲罪等（原作孤）何此事，實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誠。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恩示，實報無由，罪將一身屈結，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請一方酬報。昨夜深恩厚情，死而足報，歎謝歸陰。

計開天朝之失慎有十

- 一、慎因之首，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恨。
 - 二、慎因李開芳林鳳祥掃北兵敗後，調丞相會立昌陳仕保，許十八去赦，到臨清（原作青下同）州之敗。
 - 三、慎因會立昌等由臨清敗回，未能赦李開芳林鳳祥，封燕王秦日昌復帶兵去，教兵到舒城楊家店敗回。
 - 四、慎不應發林紹璋去湘潭（原作相潭下同），此時林紹璋在湘潭全軍敗盡。
 - 五、慎因東王、北王兩家相殺，此是大恨。
 - 六、慎翼王與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此恨至大。
 - 六、慎主不借外臣，用其長兄次兄爲輔，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國而慎。
 - 七、慎主不問政事。
 - 八、慎封王太多，此之大恨。
 - 九、慎因不用賢才。
 - 十、慎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立致無辜，慎因慎命者，因十慎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
- 天朝之根已去，能收服此等之人衆齊來，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服，衆匪發何防，爲今慮者，洋鬼定變動之，爲中堂恩厚，我亦陳之。鬼子到過天京，與天王談過，要與天王平分地土，其願助之，天王不肯云：「我爭中國，欲想全圖，事成平分（原作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此謂是與朝臣談及後肯從。鬼云：「爾天王兵而離衆，不及洋兵萬有人，有我洋兵三二萬衆，又有火舟，一手而

月星辰奏凱歌。虎咆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至四十餘日，性靈復元，默然靜思，慨然大志，以為上帝必不我欺。所到結交以誠以信，坐立行止肅然，以身正大人，戒靈煙花酒肉等事。凡舉盛禮神人等，各皆嘆其威儀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東西兩粵，富豪民家，無不恭迎款接，拱禮聖訓，皆私喜為得遇真命天子也。在龍母廟毀偶像題詩云：「道等斯非神，愚頑何作真？太平天子到，提履世間人。」又題日詩云：「五百年間真日出，那堪燭火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霞捲，遠照塵飛鬼蜮藏。東北西南動戰塵，暫留戎狄伏靈輿；重輪赫赫過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又因土人說六竈廟十分靈顯，主詞其信堪與，打死母親以葬，且出入喜男和歌，得道為神云云，故題詩斥毀云：「舉筆題詩斥六竈，該誰該誰兩妖魔，滿山人類歸齋類，到處男歌和女歌。壞道竟然傳得道，龜髮無怪喚家婆。一朝霹靂遭天劈，天不容時可若何？」又聞甘王廟日夜幽顯，廟祝不敢親在廟內奉祀，土人有敬議者，即行作祟，其家不安，必得轉視方止，且降迷童字，擊知縣口口，該知縣許以龍袍纓首放去。我主偕南王馮雲山行二日到家州，親臨該廟，然人人稱說該廟靈驗，乃入廟拆其真衣木像，題詩云：「題詩草草斥甘妖，該誰該誰誰不饒。打死母親干國法，欺騙上帝犯天條。迷童男婦當雷劈，害累人民火定燒。作迷潛藏歸地獄，脫身那得挂龍袍。」又見有吹吸鴉片煙，題成詩云：「煙癮即由自，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又時將上帝造化天地山海萬物，令人知保佑大恩，俱出上帝也。蓋人生天地，眼無三光之明及五行之火，雖泰山湖海亦不見，其眼光非由己光，是天之光扶助也。鼻之呼吸，則不能不與天氣相通，若宇到不呼，必死無疑。口食之米粟等物，耳通之風聲，性靈之降，自維皇上帝，無一不是上帝保佑世人，則不能少，何世人忘本瞞天，不識生命之源，反說自己本事得來，何其被妖魔鬼怪迷障至此！即古聖賢雖有功德於人，不獨念伊功，且當實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學幾舜孔孟之德，獨習其徒可乎？常將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衆人，而衆人心中見我主龍鳳鬼迷怪，無不嘆為天下奇人，故聞風信從，且能令吃者開口，環顧怪疾，憤而即愈，尤足令人來歸。故於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與南王往返粵西數次，俱有樹立至庚戌年，因來人溫性富豪欺人，與土人爭鬪，而貴縣知縣蘇士人與來人相殺起釁，即有張家祥、大鯉魚、陳貴蘇、三和、李士魁等寇，打砸劫擄，相率為賊，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幫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團聚一處，同食同穿，有不道者即依例逐出。故該搶食賊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即來投降，俱惟恐天王不准，故嚴守天條規律，不敢秋毫無犯。天王勞心，即將博白、貴縣象州、金田、花州如來扶主等隊，俱立首領，偏以軍帥、旅帥以下等爵，男女有別，雖夫婦不許相見，故所至無不勝捷。且有東西南北第五王為之謀猷，有李開芳、李開明、林恩祥、羅大綱、陳永培、秦日光等為統兵之將，一時風雲會合，非人力所能為也。且東王蒙上帝降托，能知過去未來，令人欽服之至。且東王能代人贖病，至耳聾流口水，口瘡流涎，二月餘之久，衆有疑為廢人者，殊後有一日即開口病癒，每有所言即驗，而西王蕭朝貴蒙天兄降托，即能大獲勝仗。故當時所戰克者皆西王蒙降托之力也。又細推其在金田起義之始，固由歷年神迹所致，乃乘心堅如金石，又因當時拜菩薩者，悉認拜上帝毀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衆，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弟槍山尾村槍去耕牛十餘，兄弟弟殺至該村大勝，該村人預戲旺其菩薩，又看戲人自縊，自相踐踏，該村數千家從無人敢欺者，殺十人打勝。又博白、鹿川等處團聚數千兄弟，路徑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追圍，聚數千到金田。此時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州，迎接聖駕，合到金田，貴葛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封立幼主，次則移

蹕到大黃岡數處，次則移蹕到東鄉象州，轉至武宜。閏八月初一日入永安州，鎮守過年。壬子春，葉永安到新回一處，一路艱險，屢戰屢捷，到桂林圍攻多時不克，葉開過湖南等處，大招生士馬，一路十民樂從，秋毫無犯，攻全州下之，南王馮雲山中砲昇天，一路勢如破竹，因伊未在中，不能細述。又發西王大陳直攻長沙，而秦日綱、陳永培等陸續進發前隊，正在大獲勝捷，破進外城，攻陷正急，而內之士民亦目見張旗破進，乃在河心樓上裝更異常，窺伺內忽被流星砲彈中出昇天，而天王、東王即速催兵前來接應，幸得保全無事。乃在河心孤州用誘敵伏兵計勝捷，溺死清兵不計其數。乘勝乘長沙不固，直搗益陽，殺妾妖婦，燒舟數千，得古人遺下紅粉不計其數。渡湖到岳州，下武昌，乘勝席捲，聲勢甚大。此時兩湖兵將，望風歸順，在天王萬壽前破漢陽武昌，戰後即發兵進攻黃州，得而不守，撤兵回省。而江南陸續進得聞此消息，即離南京城，統兵向進。田家鎮接仗，數萬兵將，一鼓瓦解，解身回南京閉門固守。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儀鳳門攻入，不半月而平定，即發兵下取鎮江，上取無為、漣浦、鎮安、安慶，復湖北、下揚州，後乃發兵掃北。雖所到以威勇取勝，究係孤軍深入，數月之間，北京日夜戒嚴，各有准備，復沒少勇兵將不少。此後幸東王律法森嚴，兵勢迭有轉弱，難以遠征。甲寅乙卯大破何欽芝，丙辰年破東門向榮。是年七月，東王昇天，北王亦死。丁巳，翼王遠征，國敵不能對一。戊午年乃封陳玉成為前軍主將，李秀成為後軍主將，李世賢為左軍主將，韋志俊為右軍主將，蒙得恩為中軍主將，正軍軍理朝（政）稍可自立。惟被張家祥四面圍長城圍圍京師，僅通浦口一線之路，軍運北岸糧米以濟京用。己未年，子由粵東到天津，我上天王太子少子有題懸，降封各商，繼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奮興之志。王三次面口重誓，曰：「此時京圍固難以力攻，必回湖，抗虛力圍其背，技必返救湖，恢復其撤兵遠去，即行返

讀書，想進秀才的是實。

洪仁政自述

據洪仁政供：廣東花縣官嶺埠人，年五十三歲，老天王是我堂弟，我比他大一歲。向在家看牛，因拜兄弟，房屋被宋姓燒了，後同天王到廣西，下天京，封我做國宗，叫我同韋十二守湖北省城，在武昌住五年，兵權是韋十二掌管，後來失了武昌，將我收禁，磨石連開等保奏，說怪不得我，方纔放我出來，又念我是堂兄，封我做值王。我只替他管衣服，管廚房，兵事須問于王，我不知道是實。

黃文英自述

據黃文英供：廣西博白縣人，年二十六歲，十歲父故，十三歲母故，都是孫王兄撫養。王兄就是堵王黃文金，是叔伯哥哥，年三十三歲。我十三歲同哥哥跟天王到天京，我只替我哥哥管家務，管錢糧，并未管兵，我哥哥打了多少好仗，奪了多少地方，前年纔封堵王。去年七月三十日，忽然封我做昭王，我叫哥哥與我奉辭，未得遞進。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哥哥派我帶七百人到廣德州收卡，給有玉印一顆。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從前的東西南北四王，現在的王執掌朝綱，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執掌兵權，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聽王會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與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纔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限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王印是有分別的：

三等以上的王印雙鳳龍，若我及王主的印，只有雙龍，并無雙鳳。我的印在徽州去了，這廣豐解來的印雙鳳龍，是刻好未發與我的。湖州出來時勢頭尚好，自我兄病死而國壞，軍心就都散了。天朝的事越做越壞，若我王兄立了多少功，要奏一件事，還要轉兩道手續到于王手裏，于王准奏纔奏上去。那忠王也是願己不願人，願私不願公的。侍王又呆板得利害，我看來那裏有個能成事的？我到石城，因廣東老幫兩湖兄弟的馬，我給給還他，被廣東老幫一牙子，我告假于王，伊也沒法，我後來也去了馬，腳走壞了，所以被擒。那天朝我是不願跟他了。我是無用之人，投誠也無用處，故我回去也無可歸，只願死了。心中就是掛着兩件事：我王兄撫養之恩未報，他生前奮奮烈烈，病死時于王怕官兵知道來挖了屍，不用棺木，只用破棉包他，埋在水溝裏，口中嚼些金葉，手上有個玉鐲而已，我心中萬分難過。我子六歲不知死活，也只得由他了。是實。

賴文光自述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為，且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年秋，復獲金田，定鼎金陵，今已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疏，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于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誦恩，畋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昏庸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賚由余所出，遇事先

行後奏，其任不為不重矣。丁巳年秋，聖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收江北，協同咸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師門戶。受命之下，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愆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謀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進張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為上策。」奈英王等畏會國藩如神明，視楚軍如羆虎，是以不從余議。遂率師渡江，請命自守，復加封余為進王，命與扶王、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由，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子僧扶王、啓王勉強由蘆漢，其時余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漕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鄜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招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圍，未果，以致京師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其有數萬，皆是豪勇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進泰等皆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于王領帶以期報效，此乃俯仰好義無仁之所致也。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萬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之慘，不得已勉強從事，萬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披霜蹈雪，以期復國於指日，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府、懷王邱遠才前進甘肅，往連回衆，以為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於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于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于，又何情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為裁奪，是荷。

粵匪起手根由

咸豐元年... 廣東人秀才出身姓洪名秀泉... 咸豐元年... 廣東人秀才出身姓洪名秀泉... 咸豐元年... 廣東人秀才出身姓洪名秀泉...

四外離荆田咫尺有維家村有維長輝其人... 買馬招兵不知何意如此起不意欲亂之意... 秀泉云來者不認將到廣東府府考中途得讀書一本...

泉云總要先打廣西泉州在湖南交界地方咸豐二年... 洪秀泉統領人馬守住泉州... 泉云欲到南京... 王云只好到四川... 自從起意天心眷顧我現已得船隻數千... 路通兵派... 而逃往守清... 古城提督... 現在破水陸... 大人聖旨... 省親自領兵... 陸軍遣安徽水軍... 台亦遣守... 台險大人... 已迫至南... 下封位城... 打揚州... 揚州城... 天津生... 領水軍... 一帶無把... 守且不要... 光月又... 千人逃... 聖大人... 代兵打...

台險大人... 已迫至南... 下封位城... 打揚州... 揚州城... 天津生... 領水軍... 一帶無把... 守且不要... 光月又... 千人逃... 聖大人... 代兵打...

大事記一

兵到湖北黃州德安府被會大人一齊打敗而回安徽又官兵克復英王自代殘兵困在蘆州多大人追至蘆州英王發張樂行借兵三次皆來借著自代殘兵夜逃蘆州被苗配林生擒多大人追趕蘆州同治二年甯波被外國人打退金華八縣被左大人將賊打退餘姚朱溪紹興甯山皆被外國人打退殘賊退回宜興溫陽金潭揚浦清徽州南林賊皆被會大人打退退守東垣高潯水任監李守成忠王發江蘇本隊兵將數千至江北行蘆州遇會大人打得大敗而回又命納王代殘兵守蘇州此江蘇府縣城池數十座賊被

已酉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廣西賊起事水福縣劫掠

十月賊擾上思州分股流劫廣東羅山縣

庚戌三十年正月賊擾廣西象州

四月賊陷湖南新寧縣自稱撫江王擾楚粵交界十餘州縣總督裕祿率兵破之湖南賊平

廣西賊攻破賀縣知縣自縊

七月命湖南提督向榮帶湖兵二千名赴廣西勦

廣西巡撫鄭祖琛提督閔正鳳以養賊反寇均革職

十月命告病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帶兵赴西勦賊初二日由福建起程十八日行抵廣東普寧縣林則徐病故

十一月命告病總督李星沅接欽差大臣關防赴西勦賊

賊分股擾廣東翁源縣地方

賊目陳亞漢攻破廣西龍州軍印劫庫該州同知死節

賊流劫桂平武宣二縣復攻潯州府

賊流劫慶遠府桂嘉乘入旺竹城等處

十二月賊擾梧州金田提督向榮勦殺數百名

辛亥咸豐元年二月東西省股局捐米每米一石作銀一兩二錢

賊攻太平府文武校督者數員

四月李星沅病沒於軍營卒實其母陳太夫人銀八百兩人參十兩

賊攻破西林縣奪劫倉庫火燬軍器

廣東賊劫清遠英德二縣名探督兵勦捕賊功

五月命奕訢阿為欽差大臣赴西勦辦

命東副都統帶滿兵一千兵(名)赴西辦理勦捕即鄒蘭華是也

賊攻破象州城駐賊

賊欲軍入貴州古州為官兵擊敗復回廣西

賊擾思恩府百色同知帶兵擊敗之

調四川兵四千名貴州兵一千名西省軍營

廣東紳士招募鄉勇一千七百名赴軍營投效賊擾北流縣及豈侶新墟地方

辛亥八月初一日賊首洪秀全大夥攻破永安州城占據倉庫新署駐賊兼監守其知州參將各官及幕友家

人死節者數十人

西省賊目連十八帶夥賊數千占踞廣東羅鏡山中立營樹柵作為巢穴徐廣緒帶兵往勦

辛亥九月賊匪黃縣復家那陳大塘

賊陷永安州以永靈吳郡為前樓門戶分賊立柵守之鄧國太督兵焚斃七擄百名賊退紮回州城

賊分股攻擾桂林省城

東賊何名科等勇賊數千流劫宜縣官兵擊敗之賊退走西省岑溪縣

賊擾東省靈山縣等地方路那洞為巢穴夥賊數千名各分股兩省官兵擊斬賊首顏品孫餘黨悉平

賊擾恩府占踞白土山為巢穴擾擾南寧太平二府地方藩司勞崇光督兵勦平之

壬子正月梧州府河面賊千餘名號涉山艇匪流劫兩省地方

二月官兵收復永安州城賊三千餘名陣亡總兵二員參將以下十六員獲賊軍師洪大金獲送京師

備備損銀一萬兩以助軍需

波山艇匪流劫至封川江口官兵擊沉其船數十隻

賊聚眾圍攻桂林省城都統烏蘭太力戰受傷險途半月病沒于軍營

命葉名琛帶兵赴羅鏡命徐廣緒帶兵赴西

壬子三月賊久圍桂林至廿七日官兵奮勇焚燒至四月初一日賊棄解圍而去分股竄入湖南界

四月十四日賊攻湖南郴州賊官劫庫

四月廿五日賊攻破道州城提督余萬清先出避賊率官軍
官各要街阿帶兵馳赴湖南

六月徐廣緒率兩省官軍勦除梧州河面波山艇匪淨盡

七月葉名琛率官軍勦除羅鏡山匪凌十八等淨盡

命徐廣緒帶兵馳赴湖南署理兩湖總督

賊攻湖南桂陽州嘉禾縣破城而入搜獲倉庫軍械而去

賊沿路攻永興安仁醴陵攸縣皆破城而入旋復棄去於七月廿八日直抵長沙省城四面環攻占城外
之妙高峯扎營

壬子八月復圍貴州四川河南湖北等省兵八千名赴長沙援剿

九月葉尚阿革職解京徐廣緒接欽差大臣備防

賊匪廣攻長沙省城雷火砲連次力擊不能入城兩有殺傷十月十八日因連日夜風雨賊遂解圍由
西岸偷渡而去共計賊圍城八十餘日

徐廣緒奏追剿賊匪擒獲王石大軍師黃為祥解京

十一月初三日賊攻岳州府城破東門而入駐賊守之

十三日賊攻漢陽府城破城而入駐賊守之

賊大夥進攻武昌省城

命江督陸建瀾帶江南兵赴武昌援剿

命河撫琦善帶本省並甘陝直隸吉林黑龍江等兵前赴武昌合剿

現據宗人府內務府戶部等合奏共計與兩年以來發出內帑及戶部撥項共銀一千八百萬兩

壬子十二月頒發欽差大臣關防二顆交陸建瀾琦善二人祇領

刑部贛岳州失守文武官罪名知府知縣參將均擬斬

廣東曲江賊匪由西省散竄滋擾督葉名琛督兵剿洗淨盡

賊匪久困武昌省城官兵駐營城東賊匪觀城西平湖文昌等門係臨大江暗挖地用火藥轟陷文武官

并多被殺救巡撫常大津殉節

壬子正月十八日賊陷安慶巡撫蔣文慶被殺

二十五日賊陷蕪湖

二十八日賊陷太平府

正月十一日賊陷九江

壬子二月初九日賊攻江寧省城至初十日破之總督陸建瀾不知所之賊殺戮滿人殆盡

二十二日賊陷鎮江

二十三日賊陷揚州

大事記二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陝西賊寇以廿九年七月為始可節

己酉七月廣西水福縣賊匪勾引外來賊連劫鄰鄉殺戮甚慘巡撫鄭祖琛奏請該縣知縣張麟萬緝捕志軍

己酉十月廣西上思州遷陸土司地方賊匪滋擾左江道張熙宇總兵盛瑞帶兵往征匪等分股逃至靈山縣地

方

湖南新寧縣賊匪攻破縣城圍守迎拒實慶府知府督兵剿殺賊匪三百餘名賊仍退回閉門堅守

湖南新寧縣

湖南賊分股竄擾廣西殺害都守三員巡撫鄭祖琛提督陶正鳳督兵擒剿二百餘名

庚辰正月廣西賊攻陷河池劫擄鄰鄉巡撫奏參失事地方官永安州知州貴縣知縣均摘頂

庚辰四月湖南新寧縣賊首傅稱推江王脫官劫庫擄害地粵十餘州縣正月裕泰率官總督兩湖專辦該匪

庚辰四月各路官兵兜拿東路衡永西路貴州提督南路廣西果司北路湖北長堡運賊一隔聚而焚燒殆盡

賊首被獲解京地方清肅該督裕泰西撫鄭祖琛黔督喬用運三省提督向榮陶正鳳奏參英俱優加升

被分別恩賞

廣西賊匪賈縣地方該知縣情急自縊都司退縮革職

庚戌 七月湖南提督向榮調任廣西馳驛前赴副辦所帶兵丁草草練兵八百名長辰遠練勇四百名乾州練兵四百名永綏協兵二百名常德提標兵二百名以符二千之額

廣西巡撫鄭祖琛聞賊匪失陷城池提督閔正風疑賊變避長慮不前督徐廣楮查明賊情

庚戌 十月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告病在籍九月二十八日接到諭旨命作欽差大臣馳往剿辦西匪十月初二日由閩起程十八日行抵廣東普寧縣病故

庚戌 十一月初五原任兩江總督李星沅告病在籍奉旨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剿辦西匪

巡撫周天爵藩司勞崇光提督向榮張必祿同赴廣西軍營

徐廣楮奏參左江鎮總兵盛錫長意無能因病請辭督軍即行革職與提督閔正鳳一並交李星沅確查具奏

廣東賊匪三千餘名滋擾翁源縣地督學文武員弁勦辦斃七百餘名生擒二百餘名餘賊傷逃地方肅清

廣西賊匪武緣賓州慶遠等處提督向榮甫經到任督兵力勦賊千餘名忠勇勤勞奉旨嘉獎

提督張必祿病故軍營其所帶兵二千名督交李星沅酌量派員帶領

廣西賊目陳亞漢滋擾桂平武宜交界地方流劫龍州掠掠庫銀刻奪印信同知王啟元殉節捐軀賊匪

欽札札復浮渡勸馬河夏提潭州府地方督憲奏請該府知府顧元凱武宜知縣劉作肅塔額不力均革職該匪陳亞漢旋被官兵擒獲就地正法諭示

十二月賊自慶遠軍擾索潭流劫八旺獲督署傷官軍提督向榮率兵追擊賊竄作墟土縣官兵踴躍賊賊數百兵復擒陳亞漢之父陳勝又名矮古二正法諭示

賊目謝長腰四糾黨四千餘名擾攔橫州提督向榮親督矢石督兵兜勦一月之內轉戰追擊四獲大勝賊逃過半得旨嘉獎

賊流擾桂平金田地方貴州鎮遠協副將伊克坦布被賊陣亡同時被害者千餘一員把總五員外委八員又巡檢張備被賊破署罵賊被害率皆交分別恩卹

副將李駿元游擊宋煜都司陶玉德等因塔額不力致賊攻陷思旺墟突被巡檢署致逃檢罵賊被賊賊副將等均革職參將李其選縮不前又復失利著革職勒令交軍營兩個月

合勦東西兩路分設稽查支應紛繁前案撥餉銀五十萬兩漸次用完陸續撥銀三十萬兩尚未解到請旨飭部迅即撥解

廣西賊匪謝長腰四前經提督兵擊敗分竄羅定土司地方武舉黃彥彰奮勇捐軀著照例卹

游擊馬芳春等以疎防革職

武宜東鄉大股賊匪與官兵接仗賊勢窮蹙旋經遠東都司鄭魁士奮勇向前手刃賊渠黃賞戴花翎

現調湖南廣東貴州兵共六千三百名每名實給銀七分米八合三勺另招募鄉勇每名安家銀十兩每名每日給與工銀一錢二分米八合三勺

庚戌 三月龍州都司鄧永德聞賊逼近將關防軍裝交把總看守先行出城躲避該州同知被寄監庫後劫將該都司革職賊等二月發

西省米價騰貴令兩省相局准其捐米每米一石作銀一兩二錢二月份

廣西賊擾金田占據牛排嶺欽差大臣羅提各員率兵剿辦斃賊二千餘名三月上旬

廣州知府黃輔相擒賊三百餘名雲林州知州顧庚請博白知縣游長齡擒斬賊匪五百餘名均交部優敘三月上旬

廣西賊擾太平府游擊附升恩土州同通判把總等被賊恩卹三月上旬

李星沅奏軍營甚惡聞有貴州省餉銀十三萬兩路經廣西請截留四月份

庚戌 四月李星沅在軍營病危奏將欽差關防周天爵收護其奏有云臣督師數月未能平賊遠堪堪慮奄奄病危不能平賊甚為不忠不能贊母是為不孝臣死之日命臣子概諱臣以常服以彰臣罪四月份

李星沅四月十二日未刻病故於軍營周天爵奏現患思難甚重四月份

廣西賀縣知縣鶴年因賊匪逼近兵寡餉乏愁急自縊四月上旬

廣東賊匪先擾廣寧後夏西省賀縣副將齊濟阿等追剿四山險被陷援兵遲候以致陣亡並參游守各一員四月份

廣西賊匪陳三夥匪數百名攻破西林縣監獄劫掠火藥軍器四月份

廣東清遠英德賊匪滋擾巡撫葉名琛帶兵剿辦二月初一三三等日先後擒獲匪首夥黨淨盡地方安靜大功效誌四月份

庚戌 五月上諭烏蘭木着帶廣東駐防兵一千騎赴廣西軍營會同向榮巴清德達洪阿等勦辦仍聽雲阿節制五月份

廣西賊擾象州該州知州藉詞退避革職賊分七股攻突貴州威寧古州鎮遠等處為官兵所擊賊紛紛逃五月份

東西賊首大勝堂潘大等滋擾思恩南太

廣西賊擾象州中坪百丈新寨官兵圍剿賊匪死者二百餘名六月份

四月初五日調川兵一千名令副將劉長清帶往又二千名令參將馬顯等管帶均赴廣西軍營上諭

四月初六日調貴州兵四千名茲再調一千名均遠赴廣西軍營上諭

廣東紳士張照元招募鄉勇一千二百名武舉章九升招募鄉勇五百名於五月內先後到廣西軍營投効六月份

上諭李星沅病沒軍營家有老母未違孝養情殊可憫賞賞銀五百兩賜送其母陳太夫人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賽尙阿賽西省軍需共計前奉旨撥內庫銀一百萬兩再撥戶部庫銀一百萬兩江蘇鹽課關稅銀六十萬兩現已用更恐不敷請將徵留粵海關稅銀一百萬兩以候需用 六月
七月廣西土匪會亞昌糾合溫大貨五滋擾賀縣已革道林士傳擒獲之 七月
廣西賊匪品瑤擾害官兵擊敗之 七月

上諭林則徐力疾從戎沒於王事賈賜諡文忠崇祀名宦祠 七月
廣西賊匪北流該知縣擒獲百餘名職斃四百名賊黨逃遁 八月
八月連洪阿因舊病復發請假開理奉旨令回京照舊供職 八月
廣西賊匪新墟大兵圍勸三等侍衛以下陣亡者十餘員 八月
廣西大夥賊洪秀全等於八月初一日突入永安州城劫掠官設占倉知州吳江副將阿爾精阿及屬官某家人婦女殉死者數十人賊據州城爲巢穴賽尙阿向榮烏爾泰等均隸處 八月
烏爾泰連次擊賊斃賊無數匪勇可嘉實穿黃馬褂加都統銜 八月
閏八月西賊凌十八軍至東省羅鏡地方盤踞作異總督帶兵往勦 八月
九月廣西匪首凌二邱二號等糾夥三千餘兵滋擾橫州貴縣等處烏爾泰光州州縣等官督帶練勇攔獲 九月
凌二邱二號餘黨悉平 九月

廣西南太餘匪梁大蘇四等竄擾那陳大塘地方臬司勞崇光誘令出伏兵兜剿擊擒五百餘名 九月

廣西賊首洪秀全久踞永安州城以水實莫邨爲前後門戶烏爾泰督率將弁先攻水實擊斃賊匪七八百名燒燬糧房軍器數百件燬其前戶巢窟賊氣大挫 九月
十月向榮巴清德均以託疾遲延革職留營効力 十月
廣西賊匪三由右江一帶擾劫桂林到八由左江一帶擾博白知府游長齡等率兵擊擒一千餘名解散二千餘名餘賊窮蹙 十月

廣東賊目梁十八何名夥黨數千擾劫信宜官兵槍斃梁十八職七百餘人何名科竄至西省岑溪 十月
賊目凌十八被廣東官兵擊敗圍羅鏡固拒不出 十月
粵省兩省官兵合剿拿獲賊首何名夥黨數千人悉已殲除 十月
廣東賊首凌十八招合陳二吳三或三股盤踞羅鏡鎮甚張官兵探知吳三一脫近與賊首有顧盼令出戰伏兵擊斃千餘名 十月
西賊洪秀全久踞永安州城官兵分南北兩路合剿未克率到上諭着欽差大臣嚴申號令軍中有不遵者准其將過必臨刀正法 十月
粵英匪首顏品瑤餘黨在靈山新舖那動地方分踞日久兩省官兵合剿藩司勞崇光定計先攻那動置兩伏兵焚燬賊巢 十月

十一月賽英十一月率兵追逼永安州城連獲勝仗離城北邊三里安立大營

都統巴清德病沒於軍營照例恩卹靈柩安送回京
葉名琛前奏剿辦英德清遠賊匪完竣奉旨賞太子少保銜
西賊凌阿東等遊擾思恩府占駁白土山地方滋擾藩司勞崇光鎮總兵谷超燦於十月十八廿四日帶兵勇攻勦賊淨盡

壬子二年賽英西賊三等遊擾南太一帶藩司勞崇光督兵擒剿殆盡地方肅清勞崇光賞給頭品頂戴
正月廣西梧州府河面有波山艇匪滋擾該府知府湯俊協副將伊什札木蘇均革職留任
粵督徐英奏軍需孔亟無款可籌請撥海關庫銀五十兩(按:銀兩數字疑有誤)

賽尙阿賽官兵收復永安州城擒獲賊軍師洪大全擒送京師
收復永安州城共殺賊三千餘名我兵追擊因久路滑陣亡總兵二員 參游以下十六員均加恩卹 是月
各捐銀一萬兩爲西省軍需
徐英梧州賊流劫封川江口委員等勦賊斃三百餘名沉獲賊船十餘只
上諭總兵長端良壽同日殉節忠勇可嘉况其父塔恩哈廿年前於新疆出征陣亡可謂世篤忠貞其母現在奉勸者賞實銀三百兩 塔恩哈在喀什噶爾
都統烏爾泰勦賊於桂林城外將軍橋受砲傷股逃半月殞逝奉旨加恩賞卹靈柩回京入城治喪 是月
是月
是月
是月

上諭徐廣緒着赴廣西葉名琛着赴羅鏡勦賊匪其欽差大臣關防着升任河南巡撫柏貴署理 三月
四川總督及司道各員共捐銀六萬兩爲西省軍需 三月
壬子三月湖南郴州於四月十四日被賊百餘人入城焚掠知州劫擄倉庫 三月
壬子四月廣西賊匪於三月廿七日攻桂林省城官兵奮勦殺傷焚燬不可勝計至四月初一日賊衆解圍分路逃竄多流入湖南省界 是月
湖督曾國榮奏梧州賊匪離淨盡地方安堵肅清
湖督英四月廿五日粵匪洪秀全由永安州竄出經零陵抵道州攻破州城知州等獲城自盡未死獲督余萬清以避賊革職

上諭賽尙阿着馳赴湖南道州督兵剿辦
刑部奏廣西解到逆首洪大全自供稱在廣西僞封天德王會與曾稱太平王洪秀全同謀夥黨復律說遲遲死象首示衆

上諭西匪攻全州界近湖南着提督趙德鈞余萬清帶兵分駐永州府道州二處嚴行堵截廣西永安州州判將阿爾精阿率軍入配昭忠祠

壬子六月上諭徐英波山艇匪軍需浩梧一帶茲經道員沈棟輝參將劉開泰等合兩省官兵剿除二千餘名賊匪淨盡

壬子七月上諭徐英羅鏡賊匪凌十八等黨夥數千自上年七月徐親自督辦圍勦現因統兵赴粵西乘驛往接

辦於六月十二日督飭總兵與福等合兵分東西中三路進剿... 徐作爲欽差大臣由廣西馳赴湖南會勦... 廣東巡撫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八月上諭徐廣緒奏參梧州府知府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馮俊折扣額又賊匪投充壯丁

徐廣緒奏參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廣西提督向榮藉病巧避奉旨革職

城甚急經總起約和春等督率官兵勇力殺斃賊過半餘衆始退... 東河總督蘇元春一萬兩以助軍需官賞花翎... 葉名琛奏帶兵馳抵韶州府勦辦粵交界賊匪屢獲勝仗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蘇元春奏十月十二三四等日賊匪屢攻長沙省城掘地洞用藥礮轟城

廿八日 正月二十 上諭徐廣福調度失機革職奉問由張亮基派員交刑部治罪著向榮為欽差大臣接授關防所

有軍營文武肅其節制欽此

癸丑 正月初 刑部議奏尙阿身為統帥平時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油律擬斬監候

癸丑 正月初 刑部議奏尙阿身為統帥平時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油律擬斬監候

昌恢復

癸丑 正月初十日 向榮將賊撲下巢湖是日長刻匪船數百隻直撲下游意在抄繞九江郡城後路總兵恩長

在武穴殉節十一日九江失守督臣陸建瀛退往下游

癸丑 正月二十五日 賊船由太平府而下官兵擊沉其船三隻追至蕪湖賊船蔽江各施鎗砲陳勝元中砲落

水殞命

二月初六日 張帝奏請將九江失守之文武各員革職查辦

粵匪大略

粵匪大略 咸豐四年甲寅夏五

聞西土有朱氏之亂久矣吾邦俗者已侮海內然長崎之互市相息已歷三霜(霜)甲寅之年夏秋至時
帶此書自道光廿年至咸豐四年五月間此始得識其始末海內之俗書已知其為僞自道光廿至咸豐已十
又五年詳賊匪官軍之盛衰消組(組)離記事些少看之足以知其略海內諸士讀一過始可破其竄也
安政甲寅冬日書于長島綠天山房

粵匪大略

粵西山形奇怪水勢險急故人心不循良者多向稱多盜之部而廣東之盜與廣東土匪相勾結者曰廣馬本
地之盜則曰土馬其名由來久矣于道光二十年(庚子)按此為原書旁註下閱) 嘆夷滋擾以來廣東所
散之鄉勇大半為盜者多而廣西盜案迭出然亦多則一二百人為一夥少者數十人為一夥搶劫行旅事主
報官官不能嚴追緊拿以致盜風日熾二十九年(道光已酉)以後盜益猖獗兵益畏縮即督剿之大憲威令
亦難行彼時有奇荷目前之計者始以招安之說進大憲因恐不(不)其請一時不克剿滅而聞聞被其荼
毒無窮遂許其投誠帶罪立功殺賊自贖而招安者和繼夾惟時各股盜匪均有名目曰得勝堂喜勝堂等翼

揭田州率機隆安四城府縣安府等處向本地富戶勒索錢銀一處各戶驚逃若千即不搶劫名為打軍開
角幾于民不聊生矣三十年(道光庚辰)七月間有武宣縣首陳亞桂聚二千人搶劫入修仁荔浦二縣官
民俱率逃道都羅翠中丞調官兵堵剿該逆匪仍留武宣至九月抄被桂林團練李獲陳亞桂餘黨散其
時潯州桂平縣之金田墟即逆匪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胡以沈范連德羅亞旺等結拜上帝會
自稱太平王竟擇于十月內起事至桂平縣之大黃江建立大飄旗謀逆勢已驕張然該逆匪初起容易撲滅
之時毫毛不攷將成弁柯無如我兵壯不克盡力遏寇隨即逃遁而習慣自然故而無振頓釀成該逆匪膽
愈大而往來自如元年(咸豐帝)二月該流寇竄金田墟集周天爵中丞撫粵駐札武宣縣督剿亦未
成功四月又竄至象州我軍聞知而追捕寇已逸數日矣近至六月間該流寇又竄至武宣縣我軍復尾其後
六月初欽差大臣賽尚阿暨連洪阿巴清德兩都統俱奉命往督剿欽差大臣駐節省城連洪兩都統帶兵
赴武宣至八月抄該流寇又竄出永安城遂攻城聞八月初一日署知州吳以固守三晝夜外無救援之兵城
遂被賊攻陷夫署牧暨各官員俱被殺害是時逆匪約計六七千人佔永安城後即築土城又築炮臺以作固守
之計是時雲集大兵咸在武宣即夷馳赴永安連巴兩都統統統感苦病而去我兵遂分南北兩軍馬都統關泰領
南軍二萬人駐水竇向提軍榮領北軍二萬人駐新墟兩路夾攻共圍且夕克復而該逆匪隨計百端頗知兵
法慮智融合隨時施行我兵總不能克其土城以致圍攻閱六月而未奏功該逆匪困城中米糧火藥將罄該
逆匪探得西南隅防堵兵少遂于二月十七日突圍而出通吾兵竟無能禦此寇且各營無知無覺直至十八
日始悉賊已竄遠遂追竄僅獲洪大全一人擊死逆匪千人皆脅從之民彼非原逐寇價能打仗者也惟時統
領北軍之向提軍欲俟探聽賊去路再定進止統領南軍之馬都統欲乘勝逐北領兵前去向提軍不將不同
行進至山劫險處賊匪伏兵四起遂傷四副將而兵弁陣亡無算馬都統僅以身免向提軍探悉賊匪欲至荔
浦遂趕回賊至城數里外被向提軍打退即至馬嶺此二月廿六日也不意該匪大整其敢作攻省城之計廿
七日至六塘直撲桂林城下南城門于廿七日已關閉惟時人心惶惶提督固守城中堂曾敬勸向提軍赴揚
州防堵向提軍探悉賊匪將攻省城然該逆匪已往馬嶺不能越過即帶數百人由間道疾馳兩晝夜山路崎
嶇大雨臨澗而不履不食費于廿九日辰刻到省城在賊匪之前城中人聞知無不以手加額曰省城可保軍
民有生路矣遂齊心守城向提軍之未到時城中萬民莫不驚惶相顧而流淚曰危在旦夕死在須臾而向提
軍到後周視城垣安設炮位先將東門文昌門西門南門轟城房屋盡行焚燒定守城軍而安民心二月初九
日申到賊匪至象鼻山下香軍在城上放炮燒斃一賊三更時數百人來攻文昌門西門賊用雲梯扒城賊
震天連放大炮該匪之驍勇者從雲梯扒上城壕被我兵格殺鎗炮齊施賊竟不能攻煨死賊匪不少至三更
賊始退去是夜城中守役嚴密拿獲奸細十名三月初日三更時殺我扒城賊一名初三日賊匪復出數百人
攻文昌門南門用濕棉花包草于頂頭之而上雲梯以避火藥包被我兵用石擊斃而死者百餘人該逆匪踉
蹌遁去拋棄大炮三尊初五日復來攻文昌門被我兵炮斃數十人自後賊匪每夜有數人潛來扒城皆斃死
初八日以後賊匪惟往來象鼻山佔牛山等處并未攻城城中人咸以該匪必有詭計無不備至三月二十
七日亥刻賊匪將用呂公攻車一文文昌門一攻南門攻車之製高與城齊寬二丈上可用百人每車有雲梯
七具可運扶而上有數層每層可用百人第二層儲滿火藥以口近城兜我城上燒我兵且攻文昌門之車賊

方飛火船包時我兵亦飛火船包連飛三個適入其第二層火船包中遂引起火燭烘燒攻事匪匪避火不暇
燒死燒斃無數餘皆逃去其攻南門之車離城二十步通開大炮中車之項而獲賊匪遂紛紛而散賊斃者
不少當賊來攻時城中人萬分懼懼以為危在頃刻竟於頃刻之間賊用計兩旬而氣奪得勝在片刻非神佑
而能然乎由是賊氣稍沮二十八日秦南兩軍連獲勝仗趙水勇亦攻象鼻山賊勢稍促四月初一日二更
復來攻文昌門不遇作賊後之計至五更全行竄去省城圍遂解二十七日之半夜如北門大兵能齊來
擊賊之尾或可擊虜向提軍每夜在城上守禦炮子俱從左右過據拿獲之賊供云與見向提軍兩旁有兩道
人用拂一揮炮不能中世非天佑斯人四月竄入湖南與安全州為關秦陣亡向提軍患病不能從征統帥
總兵加提督銜和春進剿廣西巡撫鄧鴻勳軍功勞崇光補授另撥湖南郴州賊匪劉代偉等夜入城劫獄
官吳州吳禮等殺死經兩湖總督程德全參將積拉明阿生擒劉代偉等四月初六日全州州官曾培參將
楊映河及文武大小員弁紳民等固守十餘晝夜火燭彈子將盡被賊地雷炸城牆遂陷殉職文武大
小官員三十一員賊匪因百姓同固守屠戮殆盡二十五日竄入道州城外提督余萬清帶兵出城而去城
遂失陷遊擊魏謀不知去向湖南軍務命葉向阿程商乘廣西軍務命徐廣務崇光接辦與安失守永安
州城失守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殉難五月帖乘軍來京另候簡用湖南巡撫張亮補授湖北巡撫常大澤
補授六月初十日波山艇匪經徐廣務勸高慶道沈棟輝候補知府郭超凡參將劉開泰各將弁將匪船全數
擊除十三日道州分軍賊匪勾結土匪竄入江夏縣城復獲水明縣失守十五日經葉向阿程商乘常務和
春奏定三收復道州水明江夏三城二十七日賊匪由下據地方擴入嘉禾縣城經和春奏分路進攻於七
月初一日逼近縣城門而入賊匪於二十九日已入桂陽州城我兵於初三日跟蹤進剿桂陽竄出又陷郴
州井州匪徒二千餘人其勢猖獗行踪詭秘行走甚速於初五日酉刻來陽縣失守次日據船直抵長沙業已
圍困安仁攸縣醴陵縣江西萍鄉縣廣南縣迅赴湖南衡州會同剿辦徐廣務奏參將病規避之提督向榮革
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葉向阿程商乘均該為革職留任(任)羅純典補授湖北巡撫江西巡撫張
蔭桓授常大澤為山西巡撫葉向阿身為總辦調度平方總由號令不嚴著即革職拿問由徐廣務派員解刑
部治罪程商乘總辦兩湖特命湖南督辦防堵一年之久何至任賊竄越竟由道州郴州水興直撲長沙省城
遽返長沙細復株守衡州一籌莫展即行革職仍留軍營辦理軍務著徐廣務授為欽差大臣接授關防
並署湖廣總督九月賊匪欲撲省城經羅純典張亮起約駱秉章和春向榮新槍五百餘名圍解解二十
五日和春戰於妙高峯二十六日張國燾會攻浮橋二十九日賊匪二千餘人蜂擁直撲省城副將郭紹良大
呼躍出斃賊四百餘人賊始敗去十月初二日賊匪於省城南越城外暗伏地雷突出二三千人向城開放鎗
炮和春候補知府江忠源等合力冲殺賊匪三百餘名此次賊匪暗伏地雷連撲省城俱經殺退十九日夜
間賊全股渡河西竄二十日至牛頭山殺死坐轎賊目偽翼王石大劉生擒偽軍帥黃道祥斬獲賊匪一千餘
名現竄至寧鄉縣又竄岳州將蕪湖北十一月賊至漢陽城城已丟陷現在武昌省城內調任山西巡撫常大
澤在內城外民房出示放火燒成白地城內官兵嚴守漢陽與漢陽賊匪將船船頭尾接連以作浮橋車馬能
行十二月中旬賊暗挖地道城牆下埋地雷炸城遂致失陷常大澤遇賊賊匪盤踞武昌搶劫大小江船
千餘隻收集兩湖煤山亡命并脅從之徒共有數萬人聲勢猖獗為南下之勢欽命兩江總督岑毓英駐札

九江并帶文武員弁守備各要隘口嚴防賊會則賊匪并離江西巡撫張蔭桓安徽巡撫蔣文慶迅飭弁兵嚴
防隘口統歸陸運調度江蘇巡撫楊文定往南京接應自九江內外太平蕪湖大小孤山節節水陸皆有重
兵嚴守故南京揀選精兵營調九江去夫守城所剩無幾蘇州常州調去之兵亦不多惟滿洲駐防兵未動賊
匪竟於三月初旬去武昌水陸盡行南下總兵恩長在武穴地方迎戰竟無兵接應遂致失利陸運聞
信竟不顧九江為三省門戶重地竟棄身逃向(回)炮位兵糧兵餉藥之不理各要隘防守兵閉陸運聞
回南京亦無暇守明文不知所以賊匪勢大不敢迎戰以各自保守專訊無留一處三省人心惶惶十八
日夜陸運聞船隻抵省十九日黎明進城遂致合城紳士一時驚擾紛紛遷移將軍詳厚藩司邵昭藩提督
珠洪阿前在廣西巡撫鄧鴻勳仍任督統統舟師上遊迎擊以顧門戶不理竟棄守三日無信又楊文
定執章請調保守移駐鎮江詳厚藩司邵昭藩提督再三挽留竟於二十二日清晨不顧安危防守重務委而去
良心更覺驚慌更多遷移離經出示安民而民心惶惶不能安靜無如城大兵寡至於邵昭藩身無兵糧心甚
焦灼商之陸運派出一言晝夜對策致吐血賊之來信日緊一日至二十八日噤血而亡詳厚將駐防兵
調出守城圍練總勇晝夜巡防外無救授內無可調之兵惟束手已待賊至江蘇蘇州聯英兩淮運司劉良
駒均聞賊匪過九江先後告病九江蕪湖太平均已失守所過州縣不計其數長江亦無阻格賊匪于二月初
旬紛紛到省圍困城池晝夜攻打城內文武官員嚴防甚緊無如兵力不繼至中旬城遂失陷合城大小文武
俱悉戰戰兢兢滿州城殺戮再慘男婦幼孩不留一人百姓尚可偷生高大房屋均為公館男人當差或擄水
或扛抬物什女人關閉一室雖夫婦不能見一面二十二日揚州城失守漕運總督楊殿邦守乘小紅至清
江浦二十八日鎮江城失守常鎮道胡開元不知去向署總督楊文定乘坐江江紅避匪江陰北門外亦不入城
安民亦不出一謀以致人心惶惑紳士等其真請擇要口防堵以備上海艇紅為詞至半月餘開出然南京城
雖比於他省高大堅固長江為池明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半月以來失於賊匪之手此皆陸運之罪也所
帶往九江兵勇將弁炮位一切應用之物皆棄之而逃回以致守城之兵半月餘力之疲不能禦敵致有破
城之日此亦天降災殃賊匪逃散耳然亦未盡人力陸運真係國殃民真甚於此意傳聞死於城中不能顯戮
國與大便宜了他常州蘇州人心不一匪徒兇橫署藩司倪良煇代辦臬司鍾慶選俱于聞警之先將軍營送
出境外後則聞城文武大小官員以及鄉紳富戶署中書吏人家紛紛遷移鄰里人心搖亂遷移者日夜
不絕匪徒乘間搶奪者亦有惟督蘇州府世瑛家眷未動遲日驚慌難于言狀街坊上行走之人匪徒居半穿
華服戴大帽者竟無一人矣婦孺慶賀之事暫行定止二十三日始聞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提督軍務陸運親
餉節制各營營欽已圖魯向鄂到淨化鎮安設大營於各要隘口陸續分札營寨賊匪在省城內凡遇大道緊
要各門昨已關閉賊匪外少多時放鎗炮似有預備迎戰之勢停泊賊船尚存不少向大人分派官兵追捕
東下賊匪擒獲八九人隨即出示軍令極嚴肅兵勇頗為精銳二十六日提督陳金琦善俱已到齊札營揚
州郭紹良提督札營鎮江省城突有賊兵撲營被晉軍知覺立時向前冲擊殺長髮賊百餘人人生擒二十餘人
雖非大獲勝仗亦覺小挫其餘賊匪在聚寶通濟朝陽水旱西門並孝陵衛紫金山俱已札營各處城內藏有
火炮對城門又將城內外露地一切民房盡行拆毀并正像上架以木石用繩索絆結使人暗伏各執其繩
以防賊破大軍擁入由屋下經過壓下斃計多端深為莫測二十七日向大人將軍營移近省城賊匪於省城

太平天國新聞雜輯

府桂林府之水關縣及南寧府之上思州由彼分一股入廣東靈山縣是月湖南省新寧縣城失陷附近
數城池亦遭劫掠至庚戌年正月據柳州府之象州四月據平樂府之賀縣十一月復分一股抵廣東省城縣
另股流劫太平府龍州城又別股劫掠潯州府桂平縣武宣縣廣遠府十二月據南寧府之橫州至辛亥年二
月攻太平府四月取泗城府之西林縣是月廣東省城縣一被賊匪擄掠名聲震五月至六月間攻象州城
欽犯貴州之古州並據恩府及鬱林州之北流縣八月初一洪秀泉倡統大股克永安州守之時有另股赴
廣東羅定州山中立寨固守九月據潯州府之貴縣由永安州另分股攻桂林府十月據廣東省城縣及廣西
岑溪縣十二月在靈山縣之股為各路官軍擊滅之是月別股屯思恩府山險中據南寧太平二府壬子年正
月有河賊數名為波山艇匪劫奪廣西梧州府二月全股西人忽離永安州計駐六月有餘西人北行無
嗣卒能克南京京口瓜州等處即以此為發軔之始西人棄永安州俄國桂林府至四月初一日起解圍北
入湖南四月十四日攻柳州傍東端連陷道州桂陽嘉禾永安仁德龍安等縣於七月二十八日返至
長沙府圍其城子夜忽又解圍北行於十一月初三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遂抵湖北界順濟
大江至十三日攻克漢陽府十二月初四日遂陷武昌府至癸丑正月初四日離武昌順流而下十一日取九
江府十七日取安慶府前在武昌得銀七十萬兩在安慶得銀三十萬兩另有糧米不可勝計二月初十日
遂克江寧府二十二日克鎮江府二十三日逼入瓜州復克揚州府皆據而守之既得此咽喉之地遂駐而為
固守之計不復他往若所謀後事皆不及測以上各由俱從京抄節錄抄內自另有提論各項軍務之件或云
彼此交仗官兵險得勝西人無敵或云朝廷帶兵官員有忠勇可獎有長性可賞或云軍需銀兩迭由
急公官紳踴躍輸助或云朝廷耗費積至千餘萬或云皇上恩德被災全省銀糧或云國帑支絀無從補救京
倉糧食日減一日莫能籌運諸臣條奏各策有智有愚種種不一皆不詳錄之一則事屬繁碎宜錄要述一則
奏摺實錄全信即如奏報交仗各摺始則云大獲勝仗斬級無數末則云不克復彼他取攻陷某處仍應追則
可其指日成功等語我西邦人見皇上許久受其欺實有所不解惟西人多寡之數則詳圖謀之志何所
止僅領之人為伊誰我西邦人曾不得而知隨得風聞其兵甚衆內有崇奉一上帝者信我教之徒其意專
與滿洲為敵恢復明朝求得其的耗旋於南京失守後遂近上海該處我國商賈雲集貿易甚鉅本國欽差
公使即到該處調運通商大局駐上海之時因難得確信且地方官一面求借兵船一面給言西人與英為仇
希圖變助之是以欽差擬乘火船北上長江務探其實即於三月十五日解纜十九日到焦山越日抵江寧
修書以火船此來其意有好無爭差人送達船留四日間各官員屢次登岸處處見人千百成羣下船觀看彼
此皆以禮相待意甚欣厚當晤其長譯說現之輩端於我兩不相助惟上海英人性命產業斷勿稍至損害火
船遂於二十四日離江寧溯流而西即回上海此行於江寧得知西人各式情事如其設立國政法律嚴整又
頒發新曆書行軍便法度分行習伍最為肅穆其意欲滅清朝掃除土木偶像拜一真上帝等呼為天
父又為皇上帝其長復云原蒙上帝下凡口教廣經而等事其見貼各種書籍立論具著信服之志其書目
曰太平天國發好三年新曆天命詔旨書太平禮制太平詔書天父下凡詔書天條書太平條規三字經幼學
詩太平天國願詔書太平軍目太平天國奏准頒行詔書書遠詔書等類

近接到上海新聞紙內有云十一月十七日在城內有外國傳教師正於登座宣講道義勸導眾生勃善結
睦等詞忽於衆中一人出位朗言自稱吾乃廣西太平王麾下人吾輩皆崇奉一上帝敬信耶穌出力撲除偶
像毀廢廟宇前兩年吾輩創興不過三千人兩年中自南至北遇數萬千軍兵不能阻當者非上帝垂佑不能
及此刻下我軍已克天津刻期可以統壹區宇語畢復勸衆人以配偶像者隨地毀信耶穌者升天堂及乎捨
棄鴉片戒色斷酒皆為太平王之規條且云吾輩奉新教享水福想至撒手善終之日乃為極樂之天凡同人
中有死者皆互相慶喜兄弟一人得享天堂之福矣其詞留凡世者應守十誠信至道每時集相勸為善
實為至幸云云外國傳師聞其言殊為詫異但按其詞所言實與歷來所聞多有符合可惜伊等既稱知至道
真教而有多少作孽殺生即如克江寧時殺毀慘殺無辜之數十萬生靈此與本教教旨抑何矛盾耶
八月上

上海前月因有外國人買火藥等物與軍營為用英領事官知之大以為不合出示嚴禁略言兩軍對壘之際
不宜偏有所贊助自示之後有復蹈故轍者嚴辦毋貸 第貳號九軍上

上海有人出一評帖哀憫目下恭毒情形並云外國人原屬耶穌教其道恆愛人如己舉世睦好不能無故爾
相殘害豈合置備軍械兇器酒貨與敵人致令實以攻殺益增干戈之慘而助殺戮之禍殊可憐悼而痛惜也
第肆號十四軍下 以上一八五四年

邇來英國與中國和睦彼此相安不謂中國人民與官為仇干戈相向兵連禍結雖有已時究其致亂之由或
緣在下愚頑頑因在上逼變執是執非自有定在然若非我外國所敢與聞孟子有云鄉鄰有門者被髮纓冠
而往教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該故是言我外國亦惟有如子虛所稱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而已且古人
有言曰他人爭鬥而我與之共怒有如途中遇犬而執其耳徒受其噬而已有何益哉惟守經者尤貴遠權履
常者當知應變我英國雖有成憲從無助外門之條而常例之餘尚自變通三事或過彼此相爭危如累卵
者則當從而解之或過彼此相爭有妨於一己之貨物生命命命者則不分彼此當隨其來而拒之更或兩造
構兵相持日久傷殘民命盜野登城間或兩造來求則當為之排解解紛使其休兵息甲以體上帝好生之心
凡此三款當時猶有特非今日之事也今日者惟守我英成憲幾國十三年和約所立之條自保保命袖手觀
變而已茲聞有英國與花旗遊手無業之人權利是視或投官兵者有之或投紅兵者有之更有商賈私售大
炮火藥軍器等物殊屬不遵政法罪跡鮮現在英國大憲曾獲此輩照例行罰且聞有英人在陣中殞命者
此皆自取其孽我英憲亦置之不讓不論之例也至香港乃英國之土地人人得而安居凡敗卒亡徒到來
可獲無事我大憲從不究問於人無所不容惟海盜一洗在所嚴辦蓋因海盜為諸國所同惡者也夫海地既
為人之樂土則適此土者當生感激之心乃有官兵紅兵借此以置辦船隻打劫軍裝殊屬放恣無忌獨不
思我大憲雖不與中國之事然斷不容人在此造作取具以延以日禍也故特立條條五款開列於左
一 各色人等在港居住者不許協助內地兩造交鋒之人無論將自身投入軍中或招集他人作隊或售賣
接濟軍器或備辦分糧船隻等弊倘有違例者罰銀五千員並監禁兩年

一凡有船隻插內地款式到本港海面停泊者倘若香港海關官驗其船務須立即運命倘敢違定將船隻
列拿運船中貨物一概充公

一自本年英二月初一日起不許人在本港製造火藥炮燭等具倘有違例者罰銀五百員並監禁十
二月

一凡欲沽買大砲火藥炮燭等每次須由刑部司正使或兩位紳士請領牌照方准發賣倘未領照而私售者
每次罰銀一千員並監禁十二個月除打標之來路銷手續等件免其領牌照至於來路火藥亦准免牌費
買但每次只准沽出五磅以下

一如有製造火藥炮燭之屋宇但經查出定將屋內之人拿獲其買主或督辦之人按例罰銀一千大員並監
禁十二個月 粵式第 十三號上至十四號下

紅頭之起事也始於金田其時不過一千數百人耳後由金田出據永安州城是時官兵壯勇幾近十萬之衆
無奈何不過置費朝廷千餘萬銀而已武員之中頗稱有智略者惟向榮一人也當紅頭屯永安數月欲離
永安而攻桂林者城被向榮洞悉其消息預先由他路乘程倍道兼夜並行繞入城內準備米久適有紅頭多
人假冒向榮部下兵壯乘機入城幸向榮深諳其計拒逐嚴密方保無虞迨至紅兵將城圍下分兩隊攻城
一劃東門外之象山頂一劃西門外之牛山頂炮聲喧喧打入城內初由黃雲進不能離城城內亦不能甚
至用李公事上城亦被火藥燒斃多人然後殺氣稍戢傷其城雖堅其守雖嚴惟桂林城內素無米儲都頭
鄺兵部民挑運糧糈耳斯時所以不絕糧者因分撥兵壯一隊據守北門之外所有柴米魚肉菜蔬俱得
跨城運接濟城中故能堅守也紅頭圍城幾近一月見無糧可乘乃逐漸退兵直抵全州全州人緊閉城門
用桐油黃松香淋城外斃數多人敢急憤盡力攻城全城盡居其人民無一遺留於是退湖南抵湖北云
云 第五號十號下即第四號見報

會黨消息 附會匪類彙錄

東莞縣嶺南地方有會黨二千餘人舉事地方被警極慘督撫現已派員分路往勸 粵式第 十四號下
上八至五年

東莞府前事匪徒近復蠢動城內居民紛紛避徙官憲出示嚴辦並捕獲匪十九人正法地方頗以安謐 粵式
第十號上

二月十三日本港西邊寬佛之區有匪二百二十人在彼聚集擬三合會規例擬行舉事為英官查獲設防
往捕除逃竄外獲三十三人訊時因無據據科罪無條勒其開具永不滋事切結旋亦釋之 粵式第 十一號下
上八至五年

十一月初一晨早九龍官憲帶其地之有重名者及其妻子家屬奔至本埠因恐本地客家編建之三合會報
七月黨內四人被殺之仇或來刺滅其地故爾張恐出奔暫寄跡而三合會果欲再取九龍與否是未可知
粵式第 九號下

十一月初二日佛山為火燒燬是時省垣果見黑烟蔽天疑是官兵放火後聞說係因舖戶街衢盡皆
簞篋故賊魁和尙能不悅此舉乃欲毀之衆民不許敢相角氣衆民遂協力奮擊擒獲賊魁將欲殺之時值
處發火賊魁時時許以手下之人撲滅民見其說遂乃釋之不料賊魁被釋更命肆火橫行劫掠盡掃一空據
說舖內強半已被燒燬財物失去無數 粵式第 十號下

十二月初三日接到省來信內云現在官軍與紅頭擄兵離北門約二十里許賊賊屢戰北逃北邊賊勢逐漸
衰微將近星散各大憲因慮張示以曉諭三元里及左右流散之民令其各還故土務宜安分守業不須震悸
等由故該地百姓人歡欣如冬草就枯得沾春雨一路歌聲歡道共慶生靈良可喜也

省城之西一路匪蹤佛山賊匪之害賊自據佛後苛徵居民復火房舖數日不息所燒民房舖店三分去一
人民死者約一千有餘公憤極其殊殊屬慘不忍言夫佛鎮為四方輻輳之區貨物最夥之地一旦皆成灰
燼焦土苦憐君子仁人有不握腕而歎者乎所願早日平寧俾各人克復舊業是所望也茲幸有大憲左右
之於著鄉勇深明大義協力同心聯絡官兵奮力攻賊賊所至一向無敢賊匪聞風竄回暫留大憲二
村尚有小黨賊匪相拒未退者雖亦有打仗然其勢若朝露皆不足慮也十一月初七日官軍獲有賊之大
魁兵甲燈籠等器乘賊入城自此以後官軍屢戰屢勝及十二月初一日聞官兵取回佛山有賊匪為證又
有許多賊匪中有二總頭四和尙云 粵式第 十號上

正月初四日接到省來信內云月前省垣人民甚為驚惶滿城騷動蓋因黃埔賊匪進攻河南故也先是各憲
偵知該地有欲與外賊和聯以為內應者乃設立壯丁千人就近結營協同官兵防禦賊匪月初三果見賊
匪水陸並進先攻河南之南於是投營與賊相失利被賊據守數鄉以為進攻之地左右鄉鄉恐遭賊害懼
聖紅旗希圖苟免迨後官軍以五千渡河拒賊匪不能進數日之內鄉民驚恐紛紛聚而逃爭渡河北
一時船艇盈河無餘隙回官安居之地悉變作刀兵之場矣夫隨後賊自度力不能支先將所據數鄉
火燒燬棄甲而逃官軍一至不分皂白竟將所聚紅旗之鄉盡付于火其慘酷誠為何如哉今舖字學而存
者惟沿河一帶其餘則大半變為灰燼矣官軍最頑惡者莫如潮兵橫行劫掠貪功嗜賞亂削良民之耳惟
香山林勇一軍蹈矩循規最得民望其餘則不堪問者矣

臘月初八日黃埔賊匪復引乘再攻得炮臺是役也官軍預將海而築卒僅容一舟故賊船雖多無能取武
所以奪得賊船十隻賊見不利返棹而逃後風聞賊魁各懷二心互相角氣分為二黨於廿二日有一黨攻取
石龍橫行劫掠東莞縣一聞音報隨即與節且鄉民亦同心相助用移甲乙計圖盡滅以龍船抵岸賊誤
認同黨絕不提防於是出其不意殺獲甚多乘此復回石龍皆因計之巧也現在何六勢孤單上放賊皆不歸
附惟所存者其手下所領之船耳其船飄蕩海內凡見船艇即行劫掠日前奪得某人等艇不肯放回後見水
師提督發船索取乃許賠回銀七千大員惟交此銀時賊中多有不悅者船中營內議論紛紛云 粵式第 十號
下至十一號上

黃埔一役差足大快人心當賊未敗之先已聞其互相爭執各懷二心及往石龍東莞敗北而回糧草空乏
賊魁難以號令其衆省中大員偵知虛實遂大整軍旅由黃埔水陸並進人民樂意捐資招募壯勇預備戰船
數百隻於正月十七日出師時為國盡忠者多而其中得民譽者莫如吳某人也正月十七日夜沈道古引

軍出城十八日攻打賊黨之於沙岸之上截其歸路便不得復上炮台官軍大勝賊被傷與所死所擒者不計其數十八夜官軍暗伏其台左右於黎明時賊見官軍登城來攻棄炮而走所以官軍不須登炮而奪其炮台又獲何亞六船二隻何亞六及陳廣隆亦被擊乎難免夫賊船被獲者一二百之間被擒者二千餘人所拾軍器實無數官軍將所獲船隻衣服等物陳列河上省垣人民紛紛觀看莫不手舞足蹈近日省垣米價頗昂誠恐難免往來如切可慮貿易致受月中之省垣法場所殺之人甚衆以至血流成渠自正月初每日有賊匪捆解入城受殺又自大埔黃埔之陸隔日殺一百二百人之間深爲可惜

十二月中清遠三水有三十六個舖凡有做米之人合爲一黨稱名米行會日日與紅頭交鋒米行大敗被殺者不計其數各墟場被紅頭兵燒去舖戶劫掠財物無算無實民聞苦至極矣

正月十六清遠舊墟場有十鄉相聯及鄉民合米行會與紅頭交鋒紅頭兵大敗而走死者數十人二十七紅頭兵復來搶去什物燒去民房無算時交鋒天降大雨二家收兵二十八日紅頭兵又復來連人便殺逃物便搶遂居便燒將近燒到龍塘墟火船已完被鄉勇共米行遠遁數十里於是鄉勇及米行會人將良民首級割取回去贖賞每一首級賞銀四大員遠民間風亦極近日民間百姓攜男帶女財物散米哭哭啼啼上山頂驚慌無常

閏十一月二十一從化縣被紅頭兵打毀城池縣官夫妻及官親奔上樓上紅頭招其投降不允後紅頭兵發火燒成灰燼

舊歲六月清遠被紅頭一黨爲首者陳金光圍圍住縣官程大人日夜巡查拿一竹杆探其炮內取出竹杆有水無藥遂即開城放炮入內在後又有一黨紅頭爲首者姓陳名四府帶有萬餘紅頭兵攻打陳金光兩軍相對金光大敗走至墟包今練四府與沈見共守清遠改名中宿縣縣廷芳龍坤元統帶萬餘紅頭兵守四會改名綏州英德改名英州

花色有一黨紅頭爲首者名許來子余專好燒屋劫村殺人凡有本地之人聞其兵到處胆冷心寒各自奔走此人心頭

清遠正月二十八有一位紅頭之人又有一位乞食之人被米行殺死割去首級到龍塘墟請賞得銀八大員二人乃是良民可惜

近聞韶州府有四萬紅頭兵攻擊城池甚急仁化縣縣官與縣民德軍明府清遠縣四會縣縣官

乃是紅頭兵守花縣縣官管溫城池被火燒去

惠州歸善有數萬紅頭兵爲首者集火在二龍山安營(營?)早已有賊數十萬上至十二里上

咸豐二年八九月間桂林府永福縣山上稠子樹生成三叉刀鎗形象如人手削成一般通縣傳折取連上

新門各官同署院爲奇異收貯庫中此乃人所共見之異事非訛傳也未幾永福縣內有一武舉聚衆千餘竟

於三年五月初七日直到桂林對河燒燬民居此時城門緊閉城官員登城觀看毫無設策幸有江左

道台張敬修保廣東東莞人剛來省城其人確有武略是日亦同衆官登城即脫衣去袍帽裝束持械城而下身先兵壯由浮橋跑過對河殺賊數行殺散而對河民居舖戶不至盡爲灰燼桂林城中安堵如故者

預有斯人也

四年正月間桂林六塘又有紅頭賊蜂起攻破陽朔縣城修仁嘉禧永安亦於紅巾一觸於肚故名紅頭賊也修仁嘉禧永安三縣自城中以至鄉下俱被紅頭賊蹂躪四月間由鄉下沿路出劫燒民房屋已致破壞官民逃走安破則土人與客籍相殺連年不息又被客籍攻破城池廣西全省形勢多遭賊害梧州府屬縣城四月九年攻破也濠州南寧二府三年內攻破也其餘府縣城池雖未攻破而賊匪公然往來雖官亦不敢抗拒他如此時世真目不忍親耳不忍聞矣(中略)幸目下有米船

四月初八日接到省信內云近日省垣人民困憊多端而最所關心者莫若絕糧一事(中略)幸目下有米船一百二十號已到省河約計可支二十日左右更聞小呂宋新加坡及印度等處米船不日魚貫而至會計準

可支持數月但所已到之百二十號米船乃自廣西下四府而來者曾于去歲啓行因開李亞快播運西江故

轉駛向水東在被海泊數月日前開火船押送而來不料澳門豆皮勝開此風聲即發賊船四十只搶去米

船數號其餘雖已抵省尙未發賣各米船因失去號號謂火船護送不力欲在火船開內扣除以此贖贖未

定故也聞此來船除米外多載乾柴並雜貨云

邇來省城左右鄉村頗稱安靖紅頭賊已瓦解至官署日前爲賊所掠者皆因賊黨無糧然卒爲大履大圖壯

勇所運三月十七日大良城已爲官軍收復據得賊黨數百人並獲賊船三十隻西樵一帶尙未平康水陸運

多險阻數日前已有官軍四路往捕賊賊黨必不敢與之相抗也九江賊衆設有稅館一間徵收往來稅餉准

人來往澳門不准往省目下其處米價高昂與省垣無異想此刻官軍一一定必留風遠散矣自上年六月

起事之後各鄉城市被禍惟均人烟稠密之場悉爲灰燼市中爲市之地盡變丘墟欲求原氣如常必需數十

年培養有心人所爲念及之而否嗟嗟者也現在右親佛山等處俱有官軍鎮守將來南海縣屬料必防禦

加嚴本年省城東邊多處未有耕作四圍貿易冷淡異常人心無復可留推願各港米船多來以救燃眉之急

其難則不暇及矣聞說各處田禾甚好但恐日至之時餘賊乘機搶奪終屬子虛烏有耳

又有自內地來者說云初二日九江兵大敗始因粵人與官軍合謀而舉擬往來貿易納稅被以爲兩不相幫任從交易次因紅兵多心問及官兵情勢如何縣人給云官兵不足懼爾若與我和我爲汝遂一紅旗長一丈有餘出入內地以壯威勢被官兵聞之必然畏懼紅兵信以爲然遂遂大紅旗一面出入被營以竄

縣新與縣高要縣四會縣共七縣客家相連同殺本地人隨路不能通行而本地七縣之神紳俱到省城督撫

軍官狀亦已批奉候發官兵剿辦

現據廣府各縣官行文到該堡各該紳士凡有兄弟子姪等係作紅頭賊者不拘老少均要捉拿斬首

至其中為賊者毋加一等定用凌遲碎割之刑如有該犯逃匿遠方仍要該處公局嚴押其父兄房長侍從

確其紅頭子弟方得釋放不然仍將其父兄送官究治並將該賊之家產物業田園園舍盡行充公倘該逆既

無父母又無妻子兄弟其株累必然由親及疏目今官府如此嚴核斷無有漏網者縱使該逆十年後方歸家

定案捉獲送官究治自四月初旬官兵既攻破九江復用船直上肇城殺賊加以各處圍剿兩岸夾攻賊被

殺死約有萬餘賊頭魚行之船約二三百號奪得脫由是直往廣西梧州府逃避該處修帶兵在肇府

屬封川德慶兩縣交界增備兵少賊多難以抵敵運署任賊逃竄今該匪孤弱勢不能為各處地方漸平增

此會上有好生之德不忍乘人之危災也

六月二十日省城門盡啓然釋加嚴會城門內擒賊多名其中最著者有二藍生馮一島香山何濟川一

是實地何輝燬俱已梟首正法

于六月初十日憲示凡有為勢所迫與賊共事不久者若有人保結俱准免然天字馬頭每日所殺之數亦

無大減滿城衙署並逃犯名姓其形貌年歲一一註明此皆南海番禺順德三水諸縣紳耆所出凡有擒獲

逃犯者賞銀自二十員以至數百員

右江道張捷報在廣西大勝賊匪在潭州擒賊一千名惟有大黨賊匪自湖南省直至仁化樂昌聞說此賊在

湖南會為官軍所敗者

現在恩平縣依然擾亂客家本地約有五六千人大憲遣其附近五縣壯勇往剿云

紅賊被擒其中最著名者曰甘先客歲率眾攻城北邊即斯人也數月前官兵圍之於雅湖鄉擒在且夕不意

博脫將兵官怒氣沖霄放火燒雅湖鄉可憐鄉人玉石俱焚而真犯不在其內佳事殘忍而已後來甘先受擒

於化縣一村七月念七日在天字馬頭死於極刑氣尚未絕剖出心肝發於某官紳主牌前此官客歲被城北

賊軍所殺今以甘先之心獻其靈實為殘忍鄙俗之舉以報夏文忠之邦而以此背理違仁之事別國聞之

莫不嗤嗤 每捕獲十三以下

附 會黨匪徒陳廣東禍亂之由

倘補五品京官官會顯頗奉為匪陳廣東禍亂之由敬陳管見仰祈聖鑒廣東盜賊無時不有無地不有而

萬甚於今日其故由歷年不辦會匪不拿真賊一味飾飾致賊匪日肆匪黨日多蔓延鄰省禍及天下今

仍大置要於廣東省之實堪痛恨河自道光初年已有三合會名目其時僅相勾引跡跡未彰蓋也道光十

一年御史謝寶勳防有五省圖記號冊本奉奉諭旨查辦除貴州省獲辦一起為原奏未及廣東等省並未

令紳士出具無會匪械門甘結紳士又不肯又另謀道員琦成額親到順德縣桂州鄉勸諭紳士若不具甘

結遠據以覆奏並且擅將該處每年有與紳之會此次係因要紳船隻往來抵撞權相角口並無打架等語以

後再不許人提會匪二字以地方非常之變竟敢為虛飾之詞悉行消弭此臣於十五年監臨奏參摺內所以

見有不肖臣尤而效之凡百事為心圖規避處分不顧欺罔君上其漸斷不可長之慮也是因之故該匪等

並無畏忌謂大憲不察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遠致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運泉楚二十四年秋間有外

匪至臣籍香山之港口隨地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後間結拜後竟數百為軍公然白晝結拜其結

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圍拿凡入會者每人飲錢三百其黨引得一八入會者則分錢二十

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其結拜時設一紙棋城城上供奉未知何牌位旁坐一

白衣白帽者為之亞頭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聽聽亞頭教授授禮語各以錢針針其指頭滴血水一盞各

飲一口亞頭乃萬聲念悖逆之語衆皆聲聲應答而起其每處頭目皆名曰紅棍次曰紅棍三曰草鞋紅棍有

管數十人者有管數百人者有管數千人者至省郡邑村皆備曰某某房有大小故紅棍之所管有多少紅棍

即僞元帥之腰語紙扇即僞軍帥之腰語草鞋即走報通信之腰語街門兵差皆其黨羽無窮窮民貪其小利

因被輕惑即安分務農良民不堪其擾其擾亦內有被脅從之後仍照常務事有事實令出發獲更甚遂至

悔不可及非不思而官官自無如官場深諳遂亦轉相隱忍是年冬間臣籍香山村南大街即有百十會匪白

日持刀入室嚇索取銀兩之事幸得臣告發在籍大姚知縣林謙奉四十大得能等紳士嚴立規條凡有外

匪來誘人入會者與及鄉人子弟入會者嚴拿送官究治又得督臣張英英出示凡有匪徒搶劫者許民格殺勿

論而是時香山協陸任副將洪名香知縣陸孫鼎俱先後拿獲匪首高旺連周佩孫亞端等重辦香山會匪

稍為肅然省照尋常盜賊辦始終不敢說一會字故不特外府州縣勾結拜會者不可勝數即省城白雲山

近在咫尺亦無時無拜會自是以不特水陸行旅時遭擄劫且有直入城鄉劫掠當舖舖戶人家並擄事

主動贖現今通省當店百不留存一二呈報到官不即追捕反將事主多方磨難延至日久始行勦辦又動派

此皆臣在籍所親見並非得之風聞也事已至此似難言手然臣觀東莞之事前番知縣蘇廷傑平日頗得民心而離任數日而東莞滋事又派該令再往署理到縣數日本處之匪皆為散遊外來之匪悉皆逃散以得無事又觀巨橋香山之事番知縣邱才穎本年三月到任後搜自守民心悅服及聞東莞之事即親往各鄉點驗鄉勇備加獎勵又將東莞紳士林禮所辦四大龍得等鄉鄉勇請隊防西鄉匪一龍照及開順佛佛山新有警報不過日夜觀港口學管防紳士各鄉防堵逃獲奸細數十起立置之法國七月初十至十五等日匪陷縣北港口地方將通縣城于次日該令率領各鄉紳士勇勇擊退匪匪船數隻毀賊百餘名匪又攻縣之東濠及員峯張溪等鄉該令督率各鄉紳士勇勇擊退匪匪船數隻毀賊多名匪令盡心盡力士民感激不獨良民為之出力即不索不剩之聲亦同心轉意隨同殺賊不使賊匪遁近縣城由此觀之但得一良有司即能鼓舞士民保守地方又觀新會之事賊已陷縣屬江門縣圍攻縣城得在籍年七十餘之總兵何岳鍾于賊匪未到之先與一二有能紳士早已預備米穀餉炮彈彈挑運丁壯機城固守約束嚴明賊匪數次四面環攻俱被獲賊兵設法轟擊賊數千名賊不敢近邊得一有能紳士即能保守危城又觀南海之九十六鄉之紳民同心戮力約束嚴明賊道不從屢次攻撲皆被轟擊而逃毀賊多名是一方之義勇得力即能逼敵敗績而觀今辦理之法國以解散黨羽為先慮使該省大吏推誠布公遍防廣而無論官紳名位高卑凡有可用皆集思廣益屏絕已私虛心禮納合衆長以為己用不自尊而卑人紳民之出力者無分大小皆委請恩官獎勵務必宣示窮鄉僻壤俾衆週知使良民愈加踴躍不肯亦悔自新且臣由籍起程時聞匪志在得財所劫之贖為匪首所據附和之衆既不得財又不獲食又常被兵勇蹂躪傷心甚多亟思反正尤宜乘此機會廣為招撫救其既往許令自新准其為農設法稽查以大數賊之黨羽黨眾一散則所存兇兇目如佛山之陳沈隆何亞六高世權順德之大梧古塔樓英蝦春關亞瓜四亞勝三鄉山之陳亞登仔馮昂仔江門之狗鼠象單眼陳小橋梁番島之金亞光江亞固等及外江之著名首匪不過百餘人乃不難於剿滅然非實心任事之真良地方公正紳士斷不能辦此任若一味踴躍不求實濟尋虛名者且嘉實則事未可知也臣桑梓關心不能不瀝陳亂源散賊實見是否可採之處請勅下該處督撫查明核辦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宣統六年九月

上海事輯 附上海報捷奏稿

江蘇上海縣於八月初五日晨為閩粵人聚黨擄劫縣令趙文武大小各署蓋所謂小刀會也茲述其事之始末於上海邑處邊境五方雜處而閩粵人居多良莠不齊居便逐利構樹黨相仇殺近則小刀會與黨會中復判七黨則曰建日興化等則曰廣日潮日嘉慶浙則曰事波而土著則上海也合之數千人居無復產出無執業撫奪法其資生之具莫能問所從來矣癸丑春金陵戎事起上海備兵觀擊便具修具戒嚴遠募其黨人號壯勇備防堵始有差然黨與既衆餉不能通且且集事不久時思稍紓去其籍乃由此生未幾廈門警報至益附和思亂道路藉藉皆言小刀會起事在且夕矣當事者微聞之不以爲意使此時設法解散或俟調攝始生時聚而觀勢固尚易爲力而當事者初慮不及此也凡閩粵商是邑者率舉其鄉

人爲黨事至是有閩粵李仙雲者觀察家之爲心腹常預瑤隨而李陽防陸遜居其間先是觀察會出示諭察略言現將會黨首惡懲辦餘不究等語繼而邑令復檢其黨十七人置獄鋒始稍戢無何於人言盡釋之遂至益無顧忌觀察知事勢已迫集黨事或向以屬給福福之說進雖食狎行之亦漫無定結是時黨勢已成而觀察不爲之備邑嘉定以戎官報亦坦然置之觀察每出入呵導擁衛壯士列戈戟前後如林昔日結厚觀不知皆無耳目手足也八月初五日黎明其黨蜂擁舉事是日值丁祭期觀察偵知匪勢出邑令賞君祖德昂然詣文廟修祀事甫出門而乘以白刃相逼脅令君不爲屈遂死之其黨旋分雜觀察觀察不得已衣冠而出因黨羽之專黨不可且勸使入會旋讓之出君暫居於民間越數日聞其潛至花旗國公署中寓寓於是故庫開欲復海防同知署其丞聖君先以攝郡黨赴郡得免而營弁參戎以下悉亡匿無跡翌日其黨以紅巾裹首或冠白冠而繫紅帶從旗五色成備等黨魁曰劉麗川自號元帥閩黨魁曰李成池自署都督分守各城門據萬各官閣下令出示但與地方官吏爲仇民間則秋毫無犯賊其安堵樂業民庶終不擾荼毒之劫與是斯民之深幸也初聞其黨云俟今冬清務方興時事撥權船以實軍食旋聞嘉定警而欲更其期而觀察左右有爲之耳目者密告之云署中有藏銀逾四十萬遂取之無爲他人有至是而及於離近聞其黨已通使於江寧城中處受節制上海各城境有升懸太平天國旗號自此以往事勢作何結局自有操權取乘指置之權者在非今日所能逆觀亦非寸楮所能言聊誌其歲月並述其梗概如此

上海有九月初十日之信來港云是月宋東與魏影已離花旗領事官署有謂其潮江北上有謂其赴蘇州者未知孰爲的耗惟二十八日有官兵攻上海縣城直到本月初旬無日不交仗均未見勝負

數日前上海失守時蘇松太兵備道吳陷於城中經花旗國公使代爲請命吳道亦允日後斷不操戈相仇始得釋縱現下不能復守約自上海脫出之蘇州商帶官兵前往圍攻其預先在粵僱募船水勇三十餘船北駛時會泊香港現亦一同抵滬合力圍攻其城中黨人先有購得外國船二隻亦爲奪得似此情形城中人若無外援固守恐難其城門外漢河一帶限字千五百餘間今已遭焚燬居民茶毒之苦慘不可言既遭蹂躪而官兵紀律渙然散游城廂鄉落掠良善擄奪資財淫其婦而殺其夫姦其女而戕其族種種慘禍難逃難詳時事艱難一至此極長顧度視蒼生嗚呼早息刀兵之劫俾還康樂之庶實斯民之幸也至於成敗之局勝負之幾豈區區人力所能強爭者乎

月內有上海來信云該處城池尚未收復本月初七日有各路官兵進攻先期吳道台曾有照會駐上海各國領事官內稱擬於某日攻城池交仗恐新時良歹不分紛紛殺戮請將各國商署行所用之司事中人等姓名實歷錄造冊移交備查俾是日交仗俘獲人衆內有關係匪人役等供出姓名與冊相符即行釋放云云英領事官未允照行及過期始有交兵亦殊未分勝負惟東門一帶民房舖戶遭焚燬者二千餘間損耗資財器貨項數以鉅萬計且使僑商民流離喪家失業慘極活劫至城中人日用飲食固未嘗缺乏城外直運爲市貨貿易城中人即羈立女牆上觀覽貿易接濟不阻

城直往北直亞陳家木橋直橫新築垣江寧知府劉存厚主事鄭濟英國大使許寶善准安營參將和順署
提標右營參將富安不動聲色俟其升近垣即放鎗炮適正奴才古帶兵馳至目擊其將屍拖回仍向前扑
有數次該逆知不可犯即復折而西直撲守備向查營盤熱欲抄襲陳家木橋營盤之後也虎嵩林調參將
魯占敦游擊吳世斌馳往接應都司汪瑞亦出營迎擊向查開放大炮逆匪前隊打開路一條死傷無算該
逆仍抵死前扑把總李鳳林額上額外額骨均受槍子重傷各奔奮不顧身一齊冲殺該逆奔回西門我兵勇
等追至城濠至已刻始行收隊是日擊斃賊匪亦以千計擒獲著名兇惡之偽將軍林阿朋二十九日劉仁厚
竹勇所守小南門地穴告成奴才古即傳令水陸各營六門外攻至三十實刺地雷發聲轟炸垣垣二丈有餘
蘇州城營守備翁廷魁布政理問李復松等帶領勇首先登城勇頭黃或清復慶慶分投梯上城賊斃賊
匪數十名燒燬城上帳棚新開城上木柵齊獲砲位器械正在得手之際該逆由民房突出數百人蜂擁上城
用哨筒火箭拚命抵拒鎗鎗李復松黃或清及賈慶生擒著名賊匪二大王之陳阿汰等四名翁廷奎
胸前為鳥鎗擊傷子從背出仍然奮不顧身向前冲殺斃賊數百名如賊黨聚聚多頭頭率我兵隊以
施風各兵陣亡者三十餘名受傷一百餘名祇得暫為收隊仍守城賊放鎗砲遠環轟擊使之不能填壘
奴才古因該逆平時見有我兵隊伍經過必在城上施放鎗砲即於正月初一日戊刻各營衝街疾走奮勇扒城
看該逆僅止開放鳥鎗並無大砲知其火藥已將罄盡即密傳號令於初一日戊刻各營衝街疾走奮勇扒城
預料該逆抵敵不住必將突圍而走而兵勇積習每以不入城為恥若不商議明幹大臣督帶精勇兵勇扼要
堵剿恐致首逆竄逃另生枝節因商派虎嵩林防帶川貴廣西兵勇劉存厚鄭濟英許寶善向查帶捕勇作
為游兵親赴所向即行抄襲追擊總兵泊承陸統帶船隻由江入海之路嘉定縣吳政督同從九品蔣
全酌帶兵勇堵截小東門登舟之路奴才古親督其餘各路兵勇以一半出隊登城三成埋伏渡遠東應二成
堅守營盤至亥時金安清石景芬豫祺丁國恩督飭李復松翁廷奎六品軍功黃或清壽天祿在東南二門或
佈雲梯或由宋塔城缺處一擁而入代辦蘇松太道藍蔚文宣安先自登梯督飭兵勇由西門之北扒城而上
吳淞營守備景又春帶勇由西門扒城而入同時吶喊開鎗擊守城逆匪一面將賊砲都轉圍下轟擊該逆
猝不及防情形亂我兵乘勢直冲而下鎗砲齊發該逆分路奔潰橫街衝巷我兵奮勇剿殺血流成渠並生
擒計勝已革知府謝繼超趙城戕害之謝安邦偽副元帥陳芝及首先起畔滋事之李仙雲偽備防局主夏祖
留偽將軍吳遠偽女將軍周立春之女周秀成偽軍師吳堂堂偽先鋒譚伏生林阿鳴包得勝偽帥帥余得順
偽太醫院醫查帶兵計三百餘名克復城池搜獲鎗砲鐵彈偽印等物不計其數釋放被賊囚禁之千總顧清
奉額外李雲龍惟道首劉慶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門城缺竄城而逃經虎嵩林親督兵勇追至紅
橋地方督同上海縣孫豐將其圍住生擒三十餘人劉逆抵死抗拒經廣西守營兵丁賀大勝首先上前廣
西後營兵丁章友瑞繼進同力生擒賀大勝遂將劉逆斬首其餘官兵一擁上前將餘逆一並擊殺並獲招討
大元帥及受命黃天印二顆回營飭令被囚在城乘間逃出之監生徐清仁及會背會從旋即投順立功之李
紹熙昭明實保劉逆之首級並無錯誤各具切結傳示各營及生擒各犯一見即知為劉逆凡屬軍民無不同
聲稱快另有一股賊匪約三百餘人亦由西南門出逃往松江一路經虎嵩林調派都司余允祥守備王萬壽
千總蔡其標會同劉存厚鄭濟英許寶善向查跟蹤追至龍華七寶泗涇等處先後擊殺一百三十餘名松江

知府薛煥於得信後回營督帶勇營防圍鎮各局協力堵剿適到存厚等追剿餘匪至郡分投搜捕又擒斬
數十名此股匪亦已搜捕盡淨又有偽常勝將軍徐耀者本係嘉定土匪經縣拿獲為周立春劫回隨周
立春逃陷嘉定寶山青浦南匯川沙等處迫嘉定克復後逃入上海管領本地土匪守城拒敵于官兵進城後
同其各黨一百六十餘名由小東門竄出經吳殿將益全數擒獲並無一名漏網又有廣東東莞縣滋事首逆
朱玉山擊敗逃來至上海偽稱客帥由大東門逃出用木鸞夜回其黨三人順流東渡為已革刑部郎中盧
應翔督勇目余火等擒獲又有小船一隻裝載逆匪意欲逃赴浦東為已革太湖營副將劉長清營川沙守
備盧新恩帶領兵勇追拿該逆情急投江淹斃并獲船隻等件并獲各營及監生郭文志并附近團
練紳民拿獲著名頭目蔡三冬周開林馬阿冰等三百餘名蘇州府遺缺知府袁芳瑛等督飭委員逐一訊
明凌遲斬梟奴才古即進城督飭道廳知縣撫卹災黎撫恤拿獲軍以安民心而清伏莽奴才等伏查到逆歸
上海因有洋匪派接濟黃年餘實為覆載不容幸賴升任浙江巡撫黃不分明珍城辦餉派勇并防津輪院
蘇古士張廷學捐納花紅候選道楊坊會同吳殿等將斷絕接濟佛蘭西提督魏爾爾首先勦順英吉利領
事阿利國經奴才古以理開導亦允暫讓馬路地方總巡官兵築壘紮營而味利堅有房屋七處坐落城外恐
被賊毀又有阻攔奴才古即將其房至(屋)用價買回始行定限將整據陳家木橋逆匪盡夜趕築壘
垣于十二月初八日移營駐紮蘇州洋房七處皆被賊燒燬而火藥米糧無從接濟奴才等遂得仰仗天威督飭
在事文武百官不避艱險轉成年月以厥厥功此皆聖德汪洋比及外邦所敢奴才古欣幸之餘益深欽服所
有首先登城擒斬逆首之員弁兵丁人等可否仰邀皇上天恩先與從優獎勵其餘在事文武百官才確核年
餘以來功績其尤為出力者再為具奏謹會同向由六百里馳奏倘有著名逆匪阿林潘小鏡子二犯據
訊現獲之犯倉供業已臨陣繳斃惟無首級辦認未敢深信容細行緝訪查獲再為陳明謹奏 光緒十四年下
五十七下 一八五五

廈門專報

中國正直四方禍亂頻興盜寇蜂起土匪乘機橫行於二月中旬竊據廈門為天地會人攻奪其黨本無大志
只因該官可私刑之恨欲報復復仇據云與別股何無往還惟已遣人北歸江寧欲投其黨是否允受未可預
決但福州有駐防兵如許敵江寧城中人必聯聞此說也 光緒十四年七月
廈門現尚被天地會黨據守官兵於隣近聚集孔營其頭目首次二人近因繳嫌不睦各率其黨相問互相殺
傷 光緒十四年下
廈門有本月一號即二十二日之信來港云官兵屢次攻城日有接仗亦無其勝負 光緒十四年下
廈門本月二月初十日為官兵收復城中人先數日自願勢離守其頭目預將眷屬等輩逃他方是日黎
明官兵用雲梯登城其黨乘隙由南門奔竄至海濱船艇皆無飛渡無術官兵隨後追躡鎗斃刀砍矛刺
數賊數有被殺倒斃者有縛其一手一足擲於海者有赴水逃生而遭沉溺者斷頭折足副者隨者被刺殘
隨之狀筆難罄約千有二百餘人時英國領事官目觀其慘心殊惻然况其中非黨徒舊侶多有城內被

骨充投實民及良善安業者受此慘毒因留該處駐守水師官督兵救彼力勸官兵無過於慘戮得脫生者四百餘人中有受刺重創者帶同交官醫調治現在城中居民欣忭重喜舊業舖戶生理亦有開張者矣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三年

廈門現安堵本月十五日中國官吏已復設稅務衙門征各國商船稅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三年

廈門有十二月二十日來信云地方靜謐惟海面盜匪滋多前城中逃脫會匪頭目一名現查得已抵息方即加放時偷駛因船中人多火食不敷沿途拋棄數人於海始得抵其處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三年

檳榔嶼即新埠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開紙內云有中土船八隻進口載到傭工人等九百七十四名內有婦女數口前者廈門匪黨脫至彼地者亦備有婦女據來紙云婦女至者亦可贊其材力為用惜至者尙稀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三年

風聞昨午占據廈門之叛黨有一隊往台灣攻取一城劫掠財物甚多惟近日多被官軍擒殺者另有一隊共計五十八人十月十一日於本港為差役連船並獲因有福建商人會救他劫掠知所失之物皆在其船故即差務委差捕之十一月初一日晚間役軍聞報有數百賊匪身披軍器聚集上海即領差捕捉得五十一人聞說此賊亦屬廈門餘黨欲即攻九龍云夫中國人民得脫虎口而至此港安居泰然且其意不究其於本國會作叛與否則固當或激其賤賤之恩而安居樂業矣如或反借此積蓄軍器聯軍黨於本國作叛是英國律法所嚴禁者也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三年

佛蘭西公使赴東京記

佛蘭西公使九月三十日由上海乘火輪船赴江抵江寧

佛蘭西公使於十月三十日由上海乘船啟程前赴江寧至下月初五日抵其城官初至時砲台開放一砲細有城中職事人來船告以適時砲係開放勿介意次日送派佛蘭西人員登岸入城見所謂王二人一其衣冠裝束仿明製首冠金盃內裏黃緞巾當中設高坐二位觀其官談舉動若於外國人稱觀罕接者又次日佛公使自前哨會晤見其所謂某侯一人據官係太平王宰相輔坐次初未盡禮佛公使來意原屬詢問天主教內人有無凌虐虐待知其無他且准教中人任便自如佛公使遂送舟有佛蘭西教士入城住兩日一宿四舟時攜帶書籍多種皆係太平王編纂卷首繪刻王圖像據教士稱江寧城甚遠完固盤整整城城高六丈七丈廣六丈深四五尺不等城中貿易雖疎而民樂與登聞閣各家門戶洞開士庶冠履修潔市井安恬極有規矩約東鴉片烟斷絕廟宇偶像毀廢遺棄官與兵皆一體平等無輕重異視其王會告以本教宗旨雖與外國人相同但此教本係中土我聖所祖繼因趨事偶像致教風暫息茲則週復而振興之凡城中婦女皆分地別居亦分派隊伍以一萬三千女為一軍有女將官員各職衙前滿洲駐防之內城現為廣西女隊居守共云女旅計有四十八萬名復用婦女於城外糧餉用挑米担進城另以健婦為管領督催手持鞭杆驅策惰者惟定健男女不得聚處住來即夫婦亦不得並棲俟版圖悉歸服屬始聽各人夫婦完娶定期可卜云云計男丁士庶六十萬人當佛人進城時與城中人送遇皆無動靜稱謂但以兄弟相呼惟復官乎滿洲人

為妖鬼佛船停泊一體拜而返其駐時多人烟集觀同時舟行經過微瓜州地方見有師船三百餘號可載軍兵二萬餘隨後仍有結重船無數皆懸太平王旗號中軍羅車馬等項次日復遇船一數情形相同究不知其取途何方啓程何向也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四年

附錄一則

前月上海有土人從佛蘭西天主教師受業者在小東門外為城中次頭目拿獲呼為奸細慘加拷治脫察其無辜釋之佛蘭西公使知之大以為不然立使人向城中總頭目處傳說令將受刑之人交出當如其拷治他人之法還懲其身城中人初不遵命佛公使乃調遣船到臨城門約以明日午刻不以其人交出者開砲轟城越日未屆午刻已將其人送出乃帶至領事官署罰令長跪其人哀鳴百端頓首認罪誓以此後不敢復蹈故轍遂叱而縱之余因此有感焉城中人果強與弱余未暇詳然佛蘭西以一師船臨之任便取擄若弄孩稚乃向者以大軍全盛之勢治之而真能有所措置豈可怪哉也已
報九卷上 以上一八五四年

小滄桑記

小滄桑記上(原題東華廟下生鐵梅氏隨筆)

松江姚濟撰

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廿二日，聞金陵大營軍潰，欽差大臣和公春退守丹陽，其城官紳議設局偵勇爲防堵計。

四月初三日，聞丹陽失守，幫辦總統張公國樞先因暨馬受傷，戰沒；和大臣退至常州城外以洋槍自擊死，蘇松震恐。

初六日，聞徐撫軍有壬誤中賊計，燒燬閩甯兩門外市房數萬，人心大亂。

初九初十兩日，婁邑督卞公乃繩連獲城中奸細并逃勇十餘名，先後正法。

十一日，聞崑山塘上有逃勇數百名，勢將爲亂。余家先於初七日命弟勇擊率老母避居車墩鎮東北里許地，名沈馬堰姚菱激舊宅，余則往來其間，第爲暫避計也。

十五日，聞蘇城於十三日失守。其時鎮江以下難民陸續來松者已不下萬餘人，諸紳董設法安置，不許入城，施粥以活之，計日費三四百千文，其中賢愚不等，真偽莫辨，有心者以爲憂，又有沙鳧船數十，繞道至松，皆大營潰勇，停泊西門外，雖經兩縣趕散，暫退復來，仍盤踞泖口。是日和大臣之檄由太湖至松，停西外嶽廟中四五日，浮上洋而去。

十六日，子適在家，三鼓後城中譁然，賊已由長三里登岸，傾城男女扶老攜幼連夜出城，子危坐待旦，天明寂然。

十八日，有人自蘇逃回，述失守之故，由潰勇自稱張統領玉良所帶混入城中，一聞而陷。撫軍徐公全家殉難，其餘文武不知下落。何制軍桂清先於初二日出常州城，匆匆入關，將至蘇，爲撫軍所却，繞道渡江赴通州矣。

廿三日，聞賊有南下之勢，爲儀亭民團所阻已三日，郡城文武官弁皆具舟爲自全計。

廿八日，聞賊陷崑山，又聞沈勇泉在太平橋被劫。

五月初二日，聞賊陷太倉。

初六日，聞賊陷嘉定，署制軍薛公煥帶兵駐上海之法華鎮。

初九日，華邑督趙因帶勇查船，查及中軍游所僱之家眷船，彼此口角，甚至縱兵報復，人聲竟夕不絕。

初十日，清晨，知趙游之時，金城守已爲解紛。

十二日，午後，聞青浦失守，子遂與兩弟出城宿顧麗江家，是夕，子與五弟先下鄉。

十三日，三弟自東門來言：「今晨賊至皇甫林，婁邑督卞公帶勇迎敵，初獲勝仗，後大股賊至，踰垣而回，賊隨至，城門不及閉，賊分三路進城，下公遇害。凡聞風而先遁者，皆不及難。」子因足疾臥床，不能細問。

十四日，黎明，聞賊出城搜抄，子所居去城僅數里，因命五弟先分家中年輕婦女，各挈子姪暫退三四里外，借一草房寄住，豈知甫及開船，賊已由車墩北下，將至沈馬堰，已而遂回。沈馬堰者，去子家不過百步，相傳明倭寇擾時，賊乘馬至此而沈，得免於難，然未可恃也。是夕并老母亦扶至舟中出港以避，子因足疾不及隨。

序

小滄桑記者，綴撰翁所記咸豐庚申粵賊下窺，奉母避難，及往來城鄉所聞所見，至同治癸亥肅清松郡，克復蘇城四年中事也。其間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兵勇之焚掠，西人之僥倖，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難出，官弁之賢否，民心之驚恐，驢頭馬頭，鷄犬風聲，皆詳載焉。烏乎粵賊之起如毒蛇，如飛蝗，如聚蠹，日夕蔓延，偏歷數省，淺識之徒將謂如焚如燬，殆無撲滅期，而不知二三年間冰銷瓦解，如是其速，蓋烏合之衆，理無久存，其至於蘇松兩浙，則惡已稔志已極矣。增除殄滅，勢所必至。吳越地處沃壤，人習奢淫，嗜好無常，不免於暴殄天物，或且忘其本根，不顧廢恥，羅禍之由，可深長思矣。然而遺亂以後所爲有過於前者，此何故哉？讀君此記，宜痛定思痛，或有補於鑒戒，不得謂之徒記事而已。傳曰：「願君無忘在莒。」此之謂也。五月十日文虎識。

十五日黎明，老母仍回寓宅，予足疾亦可強步，因囑弟輩暫同眷口退出，予則謹奉老母住此，即遇賊來亦自有脫。未幾賊又從車後而下，至沈馬堰北約一時許，又回車後而去，村中人皆欣喜過望，乃日未過午，賊又旗分五色，大隊而來，村中人造避一空，惟予母子兩人閉門屏息以待。旋見沈馬堰西北火起，（即在予寓中，亦一燒其宅。）予心怯窘，少頃見賊旗仍由沈馬堰西南而去，非天佑耶？因侍老母，酒醒微醒而睡，未至天明，心又惴惴矣。

十六日，聞賊出東門至倉塘南岸，為中渡橋民團所擊，倒旗棄兵而遁，東外之少遭賊擄者賴此。

十七日，聞賊至塘岸，有城中陸姓者避居在彼，因索金不遂，父子被殺。

十八日，有人自賊中來，言：「城內大小民房均被打毀，見物即掠，見人即虜，所虜之人，即令扛抬雜物至館子中。」所謂館子者，或十數人或二十餘人不等，高堂廣廈，皆為盤踞，約有三百餘所，凡虜來之人，盡則扛物造飯，服事起居，稍稱其意，輒盡隨之，或至斷首；夜則閉窗樓上，兩人一連，不准下樓，防逸去也。一館有一館之主，通稱夫人，聞湯裕齋、單芷潤均被虜，未知下落。

十九日，聞湯裕齋已於十五日放出，現住蘆菴。車墩鎮帖有陸姓賊目稱認天安偽示：「令民納貢以免誅戮。」於是各圖進獻，羊等物，芻芻安旦夕。其帖示者姓吳，與其父廷芳同被虜，詢其情形，與前所聞略同，云：「其父在內為賊抄寫稱稱先生，不至受苦，今日之出，以父為質，不得不仍回城中也。」

二十日，鄉間有備豬羊雜物進獻者，賊假飯給予收買單，單上偽官為候天侯黃，各物俱收，惟羊發還轉給抬買者。又賊偽示上賊目有甄天璽等名目。

廿一、廿二兩日，見鄉民肩挑背負，紛紛自西而搬東，皆槍鎗雜物；東外觀頗與未燒，而與中貨物已一掃而空。自十五、十六日起，見西北有彗星，光不甚長，約七八夜而滅。

廿三日，有人自天馬山來者，言：「山頭有某姓家，素封而性迂，賊近弗遷，及至為所逼，罵賊不屈，截耳割唇，罵益厲，其死極慘。」予疑為我友張省三，訪之果然。省三擁多賢，長子甫登賢書，諸生無守土之責，決烈殉難，其迂不可及也。

廿四日，聞四鄉擊獲土匪，登時燒死，於是槍劫之風稍息。

廿六日，聞城內糧糧被燒，此糧重約數千斤，暨運百里，運遭此劫，其舉火之賊，賊自查出，即斬首示衆。西門自十三日傍晚起至此，見火光四起，晝夜不絕，悉環城各民房均被焚燒，東門自申橋至明星橋一片焦土，惟雙明宮後進尚存。十七日至今，時聞米市塘口連珠砲聲不絕，知夷兵與賊仗，賊屢敗。

廿七日，聞賊清早撤隊出北門，過生生橋而東，已刻，姚少廉自城中逃出至鄉，據云：「被虜後館中有二主，一姓馬，一姓謝，謝清江人，陷賊非其本意，性極慈，遇少廉甚善，馬每欲殺少廉，謝為左右之，發充火頭軍以藏其身，今日黎明，賊聲言出城取上落，少廉亦在隊中，出北門至一糕店門首，謝拍其肩曰：「爾何不去？」少廉即閃入店內，馬見亦無如之何。因伏匿店樓南時許，賊過盡得出。」先是廿四、五兩日，賊北至賣花橋，為民所擊，互有殺傷，并聞七寶民團打仗尤為踴躍，是日午後，西外餘賊盡撤入城，為守城計，定更換開米市塘砲聲不絕，天明始止。寓西車墩廟，每夜有神燈上下東西，閃爍不定，鄉人皆見之，至是不復現。

廿八日黎明，城中被虜之人，紛紛東下，傳言：「郡城於昨夜四鼓經夷兵水勇攻進南門，賊勢甚孤，連夜

出北門逃去，城門現為夷兵把守，城上已插官兵命字旗幟。」鄉人皆呼天稱慶。又聞昨日出城之賊為十，民團打敗，回至泗涇，肆行搶掠，盤踞一夕而去。

廿九日，先遣三弟進城探望，回稱：「吾家房屋尚幸無恙，惟園米雜物搶掠一空，又見亂書滿地，大小街上積屍橫陳，或身首不完，臭穢觸鼻。吾家隣居惟一曹姓母子，賊至不逃，子則賊逼當差，母仍在家居住，備述賊衆種種惡狀，聞之髮指。佛字橋有一人家為賊作館，賊去遣一偽稟稿，自稱：「小兒子某上奏天王老親爺，惟望老親爺保佑小兒子等攻城必克。」等語。又云：「小兒子等實皆有勇有謀，有才，有智，一狂悖若此，可發一笑。」走日接眷由荷浦還，仍搬回十九圖寓所居住。

六月初一日，有人自西鄉來，言：「西門外被燒之慘，較東門更甚。」初賊作館於包家橋等處，後因西鄉土匪相逼，逐漸搬至塔橋以東，其塔橋以西，自外館驛直至跨塘橋上下岸房屋燒燬一空，自風下山橋以南至金沙灘等處，亦盡成瓦礫之場。城隍廟亦被燒，所稱小康者，皆在塔橋以西，跨塘橋以東，遭此一燬，二百餘年來元氣盡矣。

初三日，聞賊向臨北軒山一帶，雖經鄉民尾追，終未出境。

初四日，入城見門巷塵埃，無烟火，惟夷兵官勇三五成羣，四處搜抄，散處雖在，殘磁滿地，不堪駐足，祇請家祠，幸不作踐，酒淚而出，仍託鄰居曹姓照看門戶。是日聞王心弟潘五弟被殺狀。

初五日，有長毛賊三人，至華橋橋北，被村民攔住，搜獲刀旗等物，兩賊皆逃遁，其一賊逃至十九圖沈家橋東，沿河奔竄，姚菱翁子康官聞之，攜刀往問，答言：「是台州人，因不識路徑至此。」復問其何來，何往，答無以應。康官舉刀砍之，中其肩，躍入河，康官亦入河刺之，刀為所接，因呼岸上人繫其手足，曳至官壇上，猶能跳躍，遂積薪焚之。

初六、初七日，傳聞兵民進攻青浦不利，人心惶然。

初九日，悉青浦須俟夷兵到齊，然後進動，昨所聞謠也。託友人訪單芷潤消息，聞父子三人均被虜，芷潤身受槍傷，尚無大害，次子補弟早經逃出，長子靜山至今未回，不知下落；或云「被害」。又聞北外朱晴訪父子及雷厚田均被虜，至佛字橋訪胡相之，知其夫人在天馬山投河死。聞普仁堂司事王達夫遇賊被殺，育嬰堂司事葉桐君雖未遇害，而堂中同事死者六七人。又聞徐小輩被殺，徐紫庭、張松初、周小廉兄弟俱被虜。北門外王書紳連夜來鄉，因城中說傳「青浦失利」一故也。言：「初遇賊於朱家鄉蘆葦中，幸脫難得免，一弟仍被虜。」繼合四十一人同舟，歷四晝夜無恙，宜其聞風膽落矣。

初十日，聞新委邑羅公於昨日到任，借用軍學印，華則仍其舊。中營參將已奉委督中協子爵陳公署理。城中東西、北三門皆閉，惟開南門。自收復後，附近土匪乘機搶掠，為夷勇所阻，寸絲尺布不許夾帶出城，夜則用小舟運入輪船而去。城中除破碎門牆而外，靡有孑遺。

十一日，遇學友曹炳炎，言：「城陷時不得出，與禮生金某同匿於昭忠祠，賊憐其老，時給酒肉，日見扛抬豬羊米石不絕於道，大半非膏粱子弟，即瘦怯書生，遲則用刀背亂擊，稍一支吾，即身首異處。并聞沈唐卿一母一兒，不知下落。」母乃子族姑母也。

十二日，至華橋橋，途遇友人李履亭，面目憔悴，身負重傷，言：「在北外鄉下遇賊，遍體受傷，右臂受砍二

處，至今未痊。述伊大姊被戕慘死，所不忍聞。傳聞賊匪滬上海久而不敢即往者，一畏夷鬼子，一畏劉妖。劉妖者，上海劉邑魯帥裔也，殺任四載，深得民心，防堵尤密，故賊畏之。申到接城中信，知夷兵已調齊，由前蘇州府吳帶往青浦合剿。每日晚開門，魁首西望，見殘霞滿天，一碧萬頃，向日微苗，今已兀兀其尺矣。混迹匪夫，幾忘時日，聞遇二三避地者，談及遺賊事，猶怦怦心悸。聞城中賊帥均有米石雜物，留存多少不等，其米石經官封固，以備給發兵勇。有妻節書王某自青浦逃回，云：「陷賊後於廿七日被脅北行，初由黃渡渡至嘉定，復至太倉，均為民團圍擊，不得入城，乘暇脫逃，知賊勢已衰，將以青浦作負隅之勢。賊中毫無紀律，亦不解用火器，一以潑殺為能，所到之處，肆行搶擄，遇有神像則必毀壞之，所虜之民，驅之當前隊以敵官軍，故居者少而賊日衆。」

十三日，至莘橋鎮，聞途人言：「青浦城已於今晨克復。」及歸，適友人自邵城中來，云：「義勇局董月橋已將續發告示，有人自五厘來，言：「上月廿二日內，浙西鄉民糾衆萬餘，蜂擁至三秀橋一帶，搬搶銀米雜物，賊衆疑為海盜，將塔橋上欄門用石壘斷，晝夜瞭望，匪不敢出。或云：迤西民房，大半為土匪焚燒。」一府刑書王某已得泗涇，近鄉月廿五、廿六日無事，方謂「可免於難」，不意於廿七日遭七寶賊回之賊，擄獲一空，身受數傷，一子被虜，亦數矣。賊有文士某住普照寺南，賊入城首以己女進獻賊目王姓，賊目令其更覓佳者，因就左近逼脅二女入獻，賊並留之，並囑其妻借來服事，稱為阿媽，某亦往來館中，洋洋自得。至廿六日，賊忽將三女遣還，各有所歸，并詩四首，以訂後期，僅傳其末首云：「莫嫌赤脚與紅頭，本與妖儒兩不謀；且待目前平定後，補黃龍亦風流。」後某獨吞贈物，二女不平，厭看其醜行如此。

十四日，聞新華馬路已於昨日入城，有人傳述：「胡相之夫人，初見相之被虜，即幼女投河，次子亦隨母下，迫相之逃回，已不及救，現惟長子常官在鄉，尋獲帶到城，在單芷瀾家一宿而去。」又聞北外沈表弟敦相於上月十三日在擺渡口舟中遇賊，墮河，死屍至今未獲。據友人言：「同善堂分設四局，用盧府收屍，除自行收埋，及已焚燬無骨可檢外，至昨日止，共計二千四百餘屍，投河及被殺者不在其數。」西外有張仁甫者，雲間留族，聞於十三日賊至，始載妻孥行，至塔橋港口，全家被害。友人陸梅堂親家至天馬山遇賊，一家數口投河死，惟梅堂與其子存。

十五日，如青浦收復之信未確，惟十三日接仗，斃賊不少，夷兵被殺三人，虜去二人。在鄉個月無所事事，每門前觀望，見人行路匆忙，夜間風聲犬吠及鄰人呼喚，無不心驚膽戰，自持良久始安。有鄰人倪姓，向為米業，少有所蓄，兄弟四人，分避四處，皆遭賊，長兄被虜，家中被掠一空，三弟雖存，幾於子立矣。

十六日，明城中友人言：「上月廿七日定更後，聞南外擊不絕，賊大隊登城而望，即大呼妖兵到，倉皇下城，傳令北去，有被虜人派在城上當更者，南望見大教場一帶，隱隱遍地，旗幟燈火，絡繹未絕，有兵勇數人爬城而入，保本地口音，拉輿同行，先將南門大開，夷兵水勇蜂擁而入，是時賊已傾城出北門而去矣。詢知夷兵不滿百，水勇亦止數百名，其餘浦南義勇尚在後，城中賊有二三千，望風敗遁，若有陰助，或云所見燈上皆有張字，不知何神顯靈也。」

十八日，在莘橋適遇侯運舫昆仲，知於上月十四日在石五圍填屋遇賊，被掠一空，其伯簡亭年八外矣，頸傷三處。又遇對河鄉居沈碧山之子，知其弟被殺在家，疑陳主人被虜，聞亦遇害。至處垂訪湯裕齋，悉友人

王觀三尊人匪翁，賊至詢為宅主，頗優容，兩日後，忽向索金，用刀砍傷肩背仆地，兩賊掖出大門，棄積屍中，一晝夜旬旬出城得免，傷痕至今未愈。康翁年亦七十一矣。又聞南門內營員王菊庭、百總王光鳳、賣菜某，年皆望七，同被殺。

廿四日，聞城內有施、宋三家，因食米為委員所封，控於府尊，但云：「俟查明發還」而已。

廿六日，聞賊又進西門，沿路殺傷無數，郡城復失。賊出東門至呂嶺廟，因領隊賊馬，其廟而回。余在車墩，恐此番不免，即將年輕家眷載往塘南莊行鎮，交五弟設法安置，余率老母仍在塘北暫住。

廿七日至三十日，賊不出城，惟見城中時有火光，聞此次殺戮尤慘，城外無一兵來援。

七月初一日，清晨，聞城內砲聲不絕，午後，人藉藉傳言：「賊已將城上女牆拆毀至城北去。」不知何意？

初二日，聞賊乘由泗涇搶掠七寶去。

初三日，聞賊在七寶打仗，民團人少不能支，賊至徐家匯一帶殺掠，然上海防堵嚴密，可無慮。

初四、五兩日，聞賊到邑尊擊敗，焚燒城外市房，惟不敢至城北洋涇浜。

初六日，聞郡城賊去後，四鄉土匪將城內外各家米石器具搬搶一空，漸及門窗，無人禁止。

初七日，聞偽忠王李秀成在上海，經夷砲擊傷，跟蹤而退。先是初三日送老母至莊行鎮，時值老母患瘧，蒙下痢，心甚焦急，回松載壽器，即於是夜冒險進城，見城中房屋皆前後洞然，而鄉民猶肩挑船載不絕於道，幸壽器尚存，即急載下鄉，安置車墩王姓店中，未及渡浦，接五弟信：「母病已痊。」一勝欣幸，仍暫住十九團高所。

十四日，予往莊家探問老母起居。中元節就在鄉祭祀，盤桓五六日至二十日，仍回車墩，三弟同來。廿二日，接揚吉夫丈信：知前在佘山遇賊六次，以年老幸免，然一子一婿被虜不歸，適周姓女及外孫男女三人，先在登山水橋遇賊赴水死，寺基街口住房亦被火延燒，八十歲老翁遭此境，輾轉奈何。聞城內府署西至廣明橋上下街一帶市房，遭賊焚燒，妻邑城隍廟亦被焚。

廿三日，進城，見東門內起至府署東市房皆搬拆一空，家中大門被土匪打開，雜物幾盡，門窗亦不全，數架殘書，倒翻滿地，罕有全者。鄰居十無一二，亦但見門戶破碎，砌草叢生，寂無人聲。街中三四線大喧一骷髏，不堪觸目。有西鄉舊僕阿春來，言：「上月十八九日，跨塘橋迤西一帶，被吳湖船賊到處擄人放火劫掠，直至湖西，死者無算，前有湖西土匪成羣，乘亂縱火肆掠者，現今未及個月，賊至該處，見農家器具不稱，謂其從搶劫得來，立即放火燒房，可見天道好還，如此之速。」

廿七日，聞賊在九峯左近勾通土匪，以造冊寫捐為名，搜求富戶。城中官吏以船為署，舉在浦南亭林葉樹等處停泊。

八月初二日，五兒先奉祖母及諸眷北回，惟五弟婦因病就醫，暫留莊行。

初十日，聞浙西之賊由平湖竄至新倉地方，去金山廳下鎮不遠，朱運、張屠居民又紛紛遷徙。

二十日，五弟幫弟婦等亦回車墩，知南鄉近日尚安靜。

九月初二日，聞王康翁客死鄉間。

初六、初七日，聞浦中有八號船自東而西，據云：「奉竹軍門令駐防河口等處。」以至沿途商賈居民，

不堪其擾。

初十日，聞溫涇鎮於昨兩日被嘉善賊焚燒，十去其七，又遭土匪搶掠一空。

十八日，有川楚赤脚兵由向總鎮魁管帶來松擇要駐防，所到處鄉僻遺棄，城鎮罷市。

廿二日，雨自初六至今一雨不息，計十八晝夜，禾頭生耳，晚棉盡損，既遭兵劫，復遭天災，今冬薪米之貴，不問可知，而床頭金盡，惟仰屋嗟歎而已。

廿三日，積雨初晴，散步至車墩鎮，知浙西軍情頗有起色，張軍門玉良復駐石門。

廿五日，又有赤脚兵千餘由滬至松邊境，聞馮北垞、侯簡亭均客死鄉間，一年八十六，一年八十九，老會中又喪其二，存者惟張遠江先生一人而已。

十月初一日，清晨，在鄉備具祭餼，用船進城，因家中廚灶不能舉火，就抬煨菜上岸祭祀，祭畢即到鄉，見城中居民間有回家者。

初二日，鄉間又譁然賊至，見難民自西而東，不絕於道，午後始定，知保向總統帶隊入城，鄉民不知，以致紛紛逃避。

初四日，竟日聞北路砲聲不絕，傍晚，又有難民紛紛東下，知因敗兵逃回在東外盤踞故也。

初六日，聞嘉善之賊欲擾朱涇鎮，至泖橋為八漿船打退。

初七、初八，開浦中又有兵船西下，又聞賊至涇涇地方搶掠米穀，東外之兵已拔隊北去，西門外有虎鎮軍帶兵二千駐紮。

十四日，王友蘭自北門來，言：「官兵在生橋橋土城紮營，地去青浦城三十里，賊蹤稀至，大約為防堵計也。」

十五日，至車墩，途遇李雲伯，知伊叔小石大令准在金壇任所於七月十六日殉難，計守城百二十日，被賊四面環攻，竭力守禦，是日五鼓，大霧彌漫，賊乘霧登城，且有兵勇內應，聞變出署戰敵，遇賊被殺，伊弟鶴如少尹隨任遇害。小石，浙江鄞縣縣，生長松江，初習申韓，由丞陞令，在任恩威並用，民願効死，丁壯上城，婦女隨前，日必數次躬自撫慰，得以久持，卒以派來兵勇中有通賊者，以致城陷，可慨也夫！

廿三日，有友人述華陽橋陶相家工人楊丙官者，特謹慎無異人處，五月十三日，賊入城，楊促主人急逃，卻負其八齡稚子從之，至倉塔碼頭賊被虜，楊迫至，告賊以主人年老，不任肩挑請代，賊許釋而仍令負子同去，楊脫泣告曰：「主人惟此一子，奪之則必不能生，某有二子，願分一以代。」遂伏地不起，賊視其言，兩釋之，而虜楊去。調雖行，念楊務復晝夜不十日，楊竟脫身歸至，父子羅拜，而楊無德色，備工如故。又聞胡相之言：「有天馬山民人向備於城中某姓，五月初間，某徙居其家，賊至，備促主人走，主以有番銀三百，戀戀不行。備曰：「且授我，不可攜帶，請代藏之。」賊退十餘日，視所藏故在，以待主人，如數以歸。主人曰：「曩送遇賊，幸無所挾得免，賊至爾家，盤踞且兩日，諸物盡失，獨此得存，猶得曰我物耶。爾自收之。」備愕然不肯受，彼此推讓間，地保來問故，公斷均分仍不受，減三分之一，始肯肯且曰：「請留主人處，需用我自來取。」嗚呼！如此二人者，豈得以備工而輕之哉！北門外有李四和者，素嗜酒，吸食鴉片，兄壽和乘藥肆，白眼之。五月十三日，全家遇賊，壽和兩子，一年十一歲，一年九歲，皆被虜，四和求以身代，賊不許，則請借行，許之。廿七日，

賊去，壽和訪兩子無耗，終夜哭泣，度無相見之日矣。六月廿六日，賊復入城，備防之，仍杳然。七月二十三日，忽四和率兩子歸，喜出望外，問狀，四和曰：「賊虜人父子兄弟，必分置之，吾因先明告以叔姪，賊頗憐之，令吾照料，由是出入必借，由松至青出外打糧必與倍，有賊目押隊，無從脫身，昨清晨賊乘赴擾嘉善，得贖出東門，遇河即斃水，先負一姪，乃再負之，如是五六處，走一日夜，始抵涇涇喚船回。」兄大成悟，加友愛焉，是亦所謂「疾風知勁草。」

是月，官兵在生橋、黃草地等處紮營，近日與賊兩無動靜。北門外時見兵勇，或肩門掛，或扛抬門牌，像搜等類，絡繹不絕；晚則或買魚肉酒麵而歸。聞新府尊買公益課已在中浦接印，日內可抵任矣。

十一月初二日，有姚竹巖從佘山被難來述其長子於上月初五日被虜。王觀三在北蕪岸地方，同日遇賊被殺。

初三日，乘舟至吳家溝，唱湯春韻，知上海江翼雲暨次郎子都相繼去世，幸聞英人有犯天津之警，現已受撫回滬，有願隨官兵勦賊之說。

初九日，回家祭祖。

初十日，聞新中軍李蕙堂恆嵩即日帶兵赴任，協助青浦賊。

十三日，聞新府尊訪擊城中土匪四五名，分別辦理內外肅然。

十四日，胡相之來述：其夫人張氏死節狀甚慘，予許其他日作傳以彰之。并悉葉桐君廣文之效，桐君主持育嬰堂事，賊至冀以說免，乃同事及其嗣子湘雲等被殺者六人，桐君兩被拷逼受傷，遂於十五日投辭白池不死，自經又不死，至十六日渡浦，轉徙至後港而歿。

十七日，途遇尹小莘於車墩鎮，茶話片時，知英人確有助兵之意，聞薛撫軍已於初一日奏請。

十八日，衛堂家叔由浦南來寓，為塘北租務事，一飯而去，言：「華婁兩邑及本府欲辦畝捐，浦南已譁然。」

廿五日，有新中軍前隊兵勇由閔行北橋徒步過境，大半浦東土著，尚知守法。

廿八日，聞寶山告警，新中軍奉派赴援，尚須連日到松。

三十日，知寶山吾軍已打勝仗，殺賊不少。

十二月初三日，三鼓後，下雪不盈寸。

初四日，新中軍到任過境，又帶親軍小隊四五百名。

初五日，借葛澱渡浦至三擺渡訪單芷湖，一宿而返。聞浦南田租大有生色，多者六成，少亦五成；浦北則彼此觀望，未有粒米送倉。

初六、初七兩日，雨。聞嘉善賊出燒平湖之新倉鎮。

十四日，渡浦至楊青浦訪莊松筠、董汲承，知浦南近日風聲尚靜。

十八日，舟至張堰鎮，聞新倉賊警，居民遷徙紛紛。

二十日，回車墩，知新中軍親至呂蕩莊擒獲土匪俞阿南、張三等三名，送府究辦，鄉民肅然。聞已派兵陸續向皇甫林等處駐紮。

廿二日，進城，知江南提督已欽派統帶八漿船之曾鎮台名乘中署理，即八泖橋水營接印。

廿四日，胡相之由浦南來寓度歲。聞有進攻青浦之說。
廿五、廿六兩日，雨。

廿七日，新中軍撤隊下教場祭旗。

廿九日，入城祭祖。知昨夜宅後牆崩丈許，土匪竊去方桌兩隻，急招范福全暫為照料，即日興工。是日悉前拿呂湯土匪三名已斬首梟示。

三十日，在鄉度歲。與胡相之及弟男嬰酌酒盡興，僻處鄉間，忽忽十月，所幸不與賊遇，自八旬老母以下平安無事，蓋天佑也。因得詩一首。竟夕聞西北砲聲不絕。

十一年辛酉元旦，天氣清明。起叩天地闔家團聚，向老母拜年。知昨夕砲聲，係營中度歲也。發繳以元旦詩一律索和。

初二、初三日，雨。聞青浦賊於上年歲底已將天馬山、章練塘等處賊局收攷。

初四日，與胡相之進城，在家住宿，宅後牆工已告竣。

初五日，聞新提台明日進城，公館在雲間書院，城中漸有生氣。新府尊亦將擇日進署。

初六日，竟日夜雨。初七日，天晴，出西門，但見滿街瓦礫，房屋稀少，店鋪寥寥。

初八日，仍至西門外，途中見各鎮副帶勇出入，旗幟一新。傍午，見李中軍騎馬帶隊出城，云：「住方家窰擊賊。」未幾，新後營劉亦帶兵北出。

初九日，知李中軍於昨夜二鼓後回城，賊已退入青浦城內，官兵紮營在皇甫林。以上連日見兵勇移營，甚為出力，惟聞西北鄉填圍樹木，砍伐殆盡。

十二日，仍回鄉間，據東鄉人來言：「上年臘月，諸營鎮被嘉定賊殺戮仍慘，余老友陳少逸常帶勇在鎮亦被殺，上邑尊劉公邵奮提兵來救，賊已逸去，劉公罪已來遲，向被官兵哭拜而去，觀者亦為淚下。」

十五日，西鄉弟送二姪松仙往莊行鎮讀書。

廿一日，知胡相之具稟中軍，「請赴神山天馬山兩處幫辦民團，」已奉批准。

廿三日，聞有奏調之馬鎮軍德劍，由西路帶勇到松，不守紀律，西外幾能市。李中軍親往彈壓，得稍安輯。

廿四日，聞新軍門仍往柳橋駐紮，北路軍務悉歸中軍主辦，現已陸續移赴各要口紮營。

廿五日，李中軍親往泗涇度地安營，至三鼓回城。連日傳勝帥大兵已至揚州，又聞京口守將馮子材頗善用兵，賊屢攻屢敗，故得四五年來謐然獨存。

中賊船又經軍門砲擊擊退，沉去賊船數十號。是日幸西路民團及近城百姓約有萬餘，在後助威，喊賊膽亦寒，退在山後，不敢復出，我兵祇死一名。

初三日，賊在神余兩山左近放火燒房，吾軍分頭追殺，惟受中軍節制，不許窮追，至晚收隊入城，居民各設香案迎接。

初四日，賊仍出城，惟遠放火，不敢近。泗涇地方盤獲賊三名，兩小一發，妻縣問供。見東北一路又有火起，在諸窟左近。

初五日，北路賊運東往真如、大場等處，為上海兵勇所敗，惟真如乘勝追逼，遭賊反戰失利，至喪吾松駐上之兵百餘名，千把總張強、高陳四人陣亡。

初六日，聞九峯一帶已無賊蹤，吾兵仍在皇甫林駐紮。

初九日，聞寶山已解圍。北路如重固、黃渡等處，憤賊蹂躪，民團約有萬餘，與賊對仗，生擒十餘名，馬十餘匹，殺賊百餘，民氣一振。

十五日，聞北路民團連獲勝仗，有人來請官兵接應，李中軍已發小隊二百名北去。

十六日，城中忽傳勇兵到，係中軍請來，先到八十名。

二十日，聞嘉定賊出城至觀音堂地方燒房，青浦賊亦日與民團為難。

廿一日，聞十八十九日嘉善賊又至楓涇鎮放火燒房。

廿二日，聞柳橋告警，中軍已派二成隊候調。城中試院為兵勇在內造飯，號舍中撞槓打作柴火，無人禁止。

廿五日，友人袁水伊自上年五月被虜至金陵，又至江西長山境脫逃，由吳淞江沿海走回，言：「浙江亦徧地皆賊，幸到處居人，皆招留，不至失所。金陵城內市廛如舊，無物不貴，所謂偽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廣西乞丐。去年九月竟在大考棚考試，亦有鼎甲，其所出題目，一文一論，一時其文題云：「垣盤感鬼語，紅水浸天下，上帝永約誓，響日教化。」一論題云：「孝敬父母孝敬翁。」一詩題云：「求魚得果，猶銀人求飯得菜，五言八韻，不限韻。」聞場中竟有獲售者。並聞袁親田已被殺，張緣初先袁逃出未歸。

廿六日，清明，回家祭祀。子家祖塋一在薛山，一在石五園，都為兵阻，不能親往祭掃，恨恨。

廿七日，為莊松筠所招，辰刻開船赴莊行鎮。

三十日，由莊行至亭林回寓，自李中軍擊退賊兵以來，城中日見起色，搬回者十之二三，惟地方無籍之徒，日以拆毀空房為事，無稻草進城，而木柴堆積，所燒者皆樁、柱、椽等類。

三月初一日，聞昨日奉東鄉因聞縣官欲徵奉旨豁免之舊漕尾，聚衆入城滋事，值縣官下鄉催租，總齊及幕友顧某、曹村兩橋居民紛紛避徙。予開船仍赴莊行。

初二日，在莊行聞奉廉帶勇赴兩橋迎拿滋事者，擒殺數人。

初三日，聞府尊率勇三四百名，勇兵二十名，親赴兩橋彈壓，鄉民已散。予自莊行回。

初四日，聞南橋有唐某，壯歲游幕四方，晚而家居，以古道自持，上年五月十四日，聞郡城失守，約其友某殉難，友以未了辭，唐乃作絕命詞二首：公服向北再拜，自絕而死。予友郭友松作輓聯云：「落落雲間，守死只

一二人，此心百折不回，直欲九原尋下憲，茫茫寰宇，壯遊經十三省，今後四方騰騰，空教一哭丁庶衝。

初五日，聞昨昨發勇下鄉捉拿賈滋事人，其為首者曰楊和尙，發釘背村城門示衆，予仍進城住宿家內。

初八日，中軍出城，見有帶兵候補參遊某在市滋事，理勸不聽，出言不遜，即時帶回，責軍棍二十，衆跪求得免。胡相之爲非事同前。

初九日，聞平湖乍浦，於昨日同時失守，米軍門潰勇紛紛東竄，朱強、張恆、頃刻能市；松城西外亦到百餘名，中軍即出城安插得無事。然人心又爲震動。

十一日，有各路潰勇領隊官到，即押往金山衛城駐防。

十四日，聞嘉善賊分兩路直撲海鹽，經會軍門派水營總領虎游府分頭迎擊，自督戰船後應，擊沉賊船數十艘，是日賊不收隊。

十五、六、七、三日，賊連撲我營，經會軍門會同金山縣周殿帥以待，彼出我入，彼入我出，如是三晝夜，賊氣乃挫。

二十日，聞先來郡城之兵頭華爾，因私自到松，被國查問，回滬料理。

廿一日，午刻，見夷兵數人，內有稱提督者，入中軍署索華爾，又同至府署，府尊駁官喻之，始去。胡相之自塘南來城。

廿三日，聞賊屢犯御橋，幸虎游府駐守嚴密，不致有失。

廿五日，聞浙賊又來，軍門親督戰船追至楓涇，斃賊千餘，奪獲賊船無算，即將水營移紮楓涇鎮。浦北各鄉遭賊蹂躪，聞間有一二完善之地，聞警拋荒，所在不免，故上年租籽不過十分之三，且有粒米無收者，自田捐之說起，好事紳董仰承風旨，設局徵收，其則在賣花橋、包家橋等處，華則在莘橋、華陽橋等處，畝收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不等，奸商盡保，互相侵蝕，美其名曰「助餉」，未知實際幾何。

廿六日，下鄉，途遇祝禱之貳尹，知夷人又到松城，停舟北關外，守拿逃勇，已五六日矣。北路賊仍在天馬山等處游弋。

廿七日，聞有五品藍翎勇目俞天保，因姓扣兵糧，不遵約束，經中軍軍賞二百，貫耳游營。

三十日，三鼓後，中軍發隊，云：「將會同夷兵進助青浦。」

四月初一日，聞昨晚夷兵竟達青浦城，賊竟不覺，因大營雲梯船到遲，不及攻城而回，中軍立傳督辦雲梯之中後兩營守備，備頂，各責軍棍二十，其承載之兵目插耳箭遊城示衆。

初三日，中軍又出隊至皇甫林大營駐宿，予仍由鄉至城。

初四日，聞昨晚夷兵頭目華爾，先在方家營駐紮，因急欲進攻，於三鼓咨照大營，一面發隊先到城下。賊見夷兵無多，出城接戰，互有殺傷，及至大兵到，夷兵已收隊矣，夷兵死三人，傷十餘人。

初九日，聞西路之賊由新倉衝前直犯廣成，此爲西來中路猝不及防，幸軍門戰船迎頭攔擊，相持三日，至十二日仍回嘉善城，連日大雨，軍營日在水中，不能辦事。

十二日，華邑營進城內公館。

十九日，中軍奉軍門密札：「約於今晚會攻青浦。」是晚大雨竟夕，定更後聞中軍冒雨出隊。

二十日，聞中軍帶兵至柘澤橋，因激漲不能上岸，賊在城上遙相開砲而已，日中途撤隊回營。又聞砲聲不絕，探知軍門戰船在青浦西門開仗，因雨阻不及照會，以致參差，又成蕪餅。

廿一日，晨起，聞湖西砲震連珠，至午始寂，探知軍門從朱家角收隊回，路經湖口，遇賊在大芒灣擄掠，開砲迎擊，立沉賊船數隻，生擒賊匪廿六名，三名登時正法，其餘發交婁縣訊供發落。是夜湖中各不收隊。是日婁邑營進署。

廿二日，仍在湖中接仗，賊大敗而逃。

廿五日，章練塘又解到長毛六人，三人的被脅從，三人實賊目。聞前日發來之廿三名，亦多有爲親友保釋者。

廿六日，聞有火輪船從上海來，據云：「將欲往蘇州與賊打話，先有吳道台移文關會。」是日婁邑營制斬前獲賊目一名。

廿八日，聞有夷船赴浙買絲料，被湖中八號船行劫，失去銀七萬餘，大小土數百件，赴中軍衙門索道。

廿九日，聞婁學趙儀賓從蘇州逃回。又有東門楊姓從南京逃回，據云：「鎮江大路有官兵隔斷不通，從東壩繞至泖墅關，得搭買米船到蘇州齊門外，離城三十里徐姓莊上刺頭，留住幾日，便舟送出蘇境而回。云徐姓係大富，名潤淵，素豪俠，所居周圍七八十人家，皆仰給於徐，故人樂爲用，賊不敢犯，至今完善。將至其家，報名開柙，柙以內軍裝器械，佈置嚴密，主人年約四旬，一見詢明里居及被虜時地方官長何人，應對無誤，即令引去剃髮，留餐四五日，去時但囑口稱「從徐莊來」，可免賊盤詰云。」

五月初一日，前被賊毀之各城墩均已修葺，並於西北兩門城頭上，各建瞭望台一座，高三丈六尺。聞夷人被劫之案，軍門聞信後，先在章練塘拿獲盜船一隻，起出賊銀二千兩以上，移交府尊審究。

初二日，晤沈望之述：「南匯有鹽梟楊全者，在咸豐五六年間，因聚衆滋事，監禁至今，其友高姓在薛撫軍前力保，撫軍令其赴縣具請，一面札着南匯縣釋放保人，帶輪候用，昨已起程。」

初三日，聞夷人被搶案，由上海道嚴札着追，如不足數，定要照賠。

初六日，聞南路之賊又從廣成至廊下鎮，經各路民團併力擊退。副將黃金友因窮追中砲歿。

初七日，聞賊仍至廊下。

初八日，軍門帶領砲船由明珠庵追賊，擊斃黃衣賊目一名，賊由新倉而退，軍門進松城公館。

初九日，中軍將移營，先派都司馬天魁帶青勇三百名，保勇三百名，紮北華山，又派都司劉秉中帶練勇三百名，安營鳳凰山爲接應。

初十日，又派副將王玉應進紮陳坊橋，方家營等處，中軍自領小隊在辰山駐紮，以壯各路聲援。

十三日，北路軍營擒獲黃衣賊一名，馬一匹，訊供後即梟示。

十四日，知昨日青浦，嘉定賊先後來撲北華山營，次第擊退。

十五日，中軍回城，謁見軍門，商進勦事宜。

十七日，皇甫營拿獲賊探一名，供稱「江北人，賊令打槓，兼探軍情。」

十九日，賊窺探山左近，中軍短衣赤脚，執大旗追數里，乃回。
廿一日，賊游奕北嶽山一帶，放火燒房，夜不收隊。

廿三日，賊在天興莊一帶放火。

廿四日，午後，大雨，賊突撲北嶽山營盤，我軍開鎗迎敵，彼乘我勢，度不能支，飛調鳳凰山二起接應不至，乘營而潰，賊向諸營等處進東而去，中軍急收隊退至塘橋，以顧入松門戶。是晚有潰勇至西北兩門，紛紛搶掠，居民聞信，連夜出城，星飛鳥散。

廿五日，城中罷市，民心惶惶。午後，中軍從塘橋回，由北至西門，手刃潰勇三名，人心始定。華婁南縣隨即出城安民，諭令閉市，始知北路之賊盡往東去。是日聞七寶下鄉北新涇等處均有賊蹤，軍門連夜往涇涇駐紮堵勦。

廿六日，聞上海戒嚴，北新涇官軍被圍，軍門登程赴援，及至七寶，而賊已爲劉邑尊擊退，回吳淞江下船。是夕，乾坎間有彗星，其光直衝天，半斗柄第三星左，較去年五月所見芒長數倍。

廿七日，午後，秀野橋以西歸傳賊自馮家墩來，扶老攜幼，乘室奔逃，勢如湖漲，城中亦爲震動，約一時許始靜。府尊出城安民，拿獲形跡可疑一人，訊無實供，監候另查。是日竟有拋棄老釋出門，不及掩戶，被竊去財物者，傍晚軍門自涇涇回城。

廿八日，皇甫林營盤獲賊一名，供稱：「四川勇，在大營被虜，屢欲脫逃無隙，前日隨賊目皮天福自常州來，路經蘇州崑山，廿一日到青浦，皆不進城，廿四日衝破山頂營盤，當晚即奉上路令箭回，因此逃出。」中軍見其誠實，發大橋軍營當差。

廿九日，聞中軍因鳳凰山帶勇都司劉乘中六調不赴，以致失事撤委，交營務處督署稟請撫軍從重治罪。

六月初一日，得勝港口新設抽釐卡子，南對葉樹港，兩面各建卡房，停泊號船，除米、麥、絲、茶、洋藥外，其餘雜貨，每千抽五十文，空船三百文，謂之「挂號」。於本日試行。據云：「每日可一二千金。」中軍因青浦賊匪跡不出，收隊回城。

初二日，有青浦文生顧心香被脅權攝青浦令，廖慶邑尊訪拿移送到局，刑捐錢一千串，並限令交出偽官夏悅權、王口口兩人，方得免罪。青浦團局設在那城育嬰堂，主其事者胡庶常理生也。前月所起彗星漸高，至斗柄第二星左，光如前。

初四日，統帶青勇馬天魁獲一北嶽山在逃之勇，送解中軍，不值，即手刃於米市橋脚下。

初七日，聞平乍兩處賊於初四、初五至金山衙西門吳王扶插旗約千餘人，經各局練勇會同浙江武舉錢大鵬出隊，斃賊數十名，生擒二名，即解離營正法。

初九日，有捐贖同知徽州詹某在兩縣統帶楊全所募捷勇八百名，將由南橋赴松，先有告示曉諭。

十二日，聞北路槍船頭目共有十八路，其最著者王成卜、小孫七、娘、顧顯發等，各自立旗號，部下槍船或四五百或二三百不等。現悉顧顯發已投在中軍標下効用，惟卜小二在賊中，不肯反正。

十五日，有人述：「費玉成聲勢最盛，人亦公正，周莊左近七八巨鎮賴其保障，賊不敢犯，授以偽官亦不

受，惟各不相擾而已。」

十六日，據上海報稱：「賊目陳坤濠帶賊萬人，由崑山至青浦，有窺伺松城之意。」中軍於午刻赴壘市林查點營伍，二鼓回。

十七日，辰初，發三成隊赴北放哨，不見動靜。

十八日，仍發隊放哨，中軍親赴塘橋察看，不見賊蹤，即回城。

十九日，有故人子袁少軒，向爲夷人通事，據述：「二三月間伊弟隨夷官至金陵，見偽天王府中純用廣發傳事，此外有王長兄、王次兄府及駙馬第，均極華麗；偽官亦分六部，然尙書止五品耳。」

二十日，聞捷勇已奉撫軍調赴下鄉駐防，人皆黑衣、黑袴、黑靴，所過尙無滋擾。

廿二日，中軍探報，先令北路營盤各派二成隊護大羅進城，赴小教場行禮，弓刀小隊閉甚威武。

廿三日，聞南鄉西路之賊，又用槍船在大茫蕩等處游奕，軍門派八號船趕往塘壘，即於是日移節朱涇鎮。

廿七日，中軍自涇涇回，據云：「奉撫軍傳商勸賊事宜。」並聞下月又有英兵五百名赴北嶽山會勸青浦。廿八日，在東外友人家，遇蘇州陸九芝茂才，係名士陸希孫先生之子，短小精幹，頗有膽識，歷言：「西路槍船可用，擬上收城莫先收鄉，如金澤、周莊、蘇家角等處，在在有槍船聯絡，如能招而致之，破賊不難。」其子號鳳石，年未及冠，已補諸生，終日在寓手不釋卷，聞乃翁談動賊事，英氣勃勃，非常兒也。

廿九日，聞南鄉賊船已退，軍門仍駐朱涇。是月天兵甚甚，彼此停兵，城中居民漸漸來復，凡空房被土匪偷拆界者甚多，西門內自佛字橋至楊家橋街三十餘門面無故自倒，東門內大家或五六家或七八家陸續傾欹，已非一處。彗星漸高，其光漸小，已出斗柄上文許。

七月初一日，塘橋飛報：「有賊匪五六百名，在北嶽山、天興莊等處插旗。」中軍即帶隊下鄉追至北嶽山，擊斃騎馬賊一名，步賊數名，餘悉退入青浦城，吾兵擊隊而還。

初二日，有營盤中解來造偽銀匠二名，中軍刑訊確實，即鎖發西門外示衆。營中添造火器，今午在小教場演放噴筒，中軍轟壇隨從一人。

初三日，聞人述費玉成事云：「上年四月蘇城失守，費成蘇州府吳公福恩，即帶槍船水手數百名入城，賊人詢知來意，聽之，及尋得吳公，急喚從人負之出，又囑然曰：「尙有趙七太爺，遂復入訪得趙住於民家小屋中，亦負之出。」陸君謂：「槍船可用。」豈虛語哉。

初四日，塘橋營盤來報：「眼見賊乘出城，在桐石村設立營盤四座，有用大紅帳房者。」勇中有南京人言：「彼處五六月間起蛟發水，高及樓房，較道光二十九年尤甚，城中賊漂沒不少。」

初八日，聞皇甫林統帶王都關於明日在東嶽廟公建七晝夜道場，超薦有事以來陣亡將卒，軍中病故者亦與焉。又拿獲造偽銀匠，杖責後立籠示衆。

初九日，有五品銜水師勇目陸春堂搶劫民船，中軍訊供不諱，即正法示衆。

初十日，北外有賊船水手擅毆平民，貫耳游城。

十一日，有人自南京逃回者言：「城中賊不滿萬人，餘皆被虜者，每日每名祇給糴米四合，無執事者令

出城槓架，日限三十斤，少則責罰，仍下日補足，逃亡日衆，一路賊卡盤查亦懈。

十三日，普照寺亦於是日起建盂蘭盆會三日，超度被難幽魂，主其事者本府及中軍也。

十四日，婁縣張莊地方八號船水手上岸滋事，斫傷居人，經鄉民捆縛兩人解府訊供，候請軍門示。

十五日，中元令節，在家祭祖，軍門從朱涇回城，命將張莊滋事水手即時斬首。是日據報：「張莊八號船復糾衆到鎮放砲燒房，男女受傷五人，幸勇日聞信趕到，立斬與事一人以徇，始止。」

十六日，聞涇涇鎮有上海發來德勇千人，帶兵參遊，一姓郭，一姓郭，在鎮紮營，以備進剿。皇甫林軍營有嘉興被虜一人逃出來投，中軍訊供後，即令刺髮留營當差。

十七日，聞今晚發隊，會同勇兵進攻青浦，中軍自塘橋回，見勇兵四散遊蕩，無進剿意，因飛稟撫提暫緩再定後期。是晚疾雷微雨，即止。

十八日，軍門自松起程赴湖。

十九日，聞西路賊又將蠢動。

二十日，夷人復來約攻青浦，及四更發隊，未至塘橋，又遣人來止。

廿一日，聞捷勇已改派馮鎮軍帶領，昨自上海步行而來，宿東嶽廟一宵，即赴大橋駐紮。

廿二日，西汶汛兵解到槍犯游勇兩名，即正法示衆。驛站遞到荊州將軍都統行文稱：「江皖肅清，會帥大兵現駐五臺山，將相機東下。」此五月中事。

廿四日，四鼓中軍發隊往街桐石村賊營，仍勇兵當先。

廿五日，午後，中軍回城，知夷兵不過七八十名，青勇繼之，被賊營開放大砲，擊傷夷兵四名，青勇兩名，中軍在北嶺山督陣，急令收隊回營。

廿六日，地方紳士見城廂內外空屋中停棺不少，議稟請壽壽兩邑尊出示曉諭：「令地保著各親族收埋，如無可問者，設局代葬。」此誠善後章程第一美舉也。

廿七日，中軍出隊往天馬山等處度地移營，府署中接上海信：知昨夜發隊往攻嘉定。

廿八日，府尊委青浦令將偽官顧心香斬首示衆。

廿九日，府尊命拆東禪寺木料改建府學，大成殿已於廿四日破土動工。聞今夕四鼓發隊衝桐石村賊營。

三十日，城東紳士在鼓明宮延僧超度殉難亡魂，設壇三日，於今夕圓滿。城內輔德善堂亦備經普度，晚施餼口一壇。是堂係余與同里諸君所創，現有善士湯姓號蒼齋力任其事，擴充善政。是日聞中軍拔隊進兵，城中居民雖日見增繁，而耳目自見無非異言異服，凡空屋非被拆毀，即爲兵勇佔住。北路賊勢據逃出者云：「日權官兵進剿，似有散意。」

八月初一日，知中軍昨至北嶺山，將所拆橋石盤開，拔去水中椿木半里許，仍由夷人不肯前進而回，姑恆夷性狡獪不足恃，稟請撫軍請令撤回。

初二日，大風竟日，馬橋地方雷雨交作。

初三日，東外兩星橋擊獲販柴船人多長髮，形跡可疑，供：「係無錫人，因往來賊中，不得不留寸髮，並非

從賊。」隨憑伊鄉親具保釋放。

初四日，傍晚傳：「浙西賊已至張堰鎮。」

初五日，中軍發兵兩支，一往南橋駐防，一赴皇甫林協防。午後，知賊於昨未到突至張堰，放火掠人，直達楊青浦，柴場諸張均遭蹂躪。是晚仍回張堰住宿。三鼓後，中軍又發小隊五百名往南接應，一面派兵赴米市塘駐紮，防賊北竄。

初六日，知賊昨撲至後岡，爲民團打退。街城之兵，因午浦賊出隊來撲，不及北顧。午後，聞軍門已抵後岡，昨派南橋駐防之捷勇，亦調赴亭林鎮聽令會剿。並聞嘉善賊又到楓涇，殺戮甚慘。

初八日，知金山衛城於初五日下午時失守，遊府昆祿殉難。西門外勝副將大營雖未衝動，而南北消息已隔。聞亭林鎮被兵勇搶掠，市巷一空。

初九日，有調鎮軍日坤奉撫軍令帶勇赴搜南路，聞在閔行駐紮，有人述：「張堰本家多被難，月卿家爲甚，汪蘭舟明經被虜，其夫人投河身死。」

初十日，聞調鎮軍兵至張堰被賊所圍，幸後隊保勇接應，內外夾擊，得獲勝仗，爲天雨所阻，不克窮追。

十一日，于呂巷汛解到長毛一名，首級一顆，訊明即正法。又河缺口解來搶掠游勇一名，尚未發落。

十二日，聞李都關出隊至張堰鎮遇賊接仗，互有殺傷，惟後岡民團頗出力，管帶都司銜武生夏半瓊，賞罰嚴明，勇敢素著，有用材也。

十三日，知調鎮軍之勇已拔隊進剿，街城北路未免單薄，中軍飛稟撫軍請札調回後岡，以塞下竄門戶。傍晚，據上海探報稱：「蘇州陳逆有遺賊五千攻滙」之說。定更後，忽有聲自東南來，如疾風送雨，又如海潮驟湧，聞者皆驚起出視，如是三四次，不知何物。

十四日，友人張象山來述：「東外曹家有五人自常熟逃回，云：「彼處之賊，因金陵被攻緊急來調，似有散意。」因得結伴而走。」聞溧水亦已克復，張堰之賊已退至八字橋以西。

十五日，竟日陰雨。是夕，於枕上得詩一律。

十六日，聞南鄉領兵李都關營長昨日出隊追賊至板橋，奪獲白旗兩面。又呂巷鎮解到紅衣賊目一名，首級四顆，隨斬決示衆。

十七日，午後，中軍親自帶隊赴南督戰。是夕，微雨。

十八日，午初，聞亭林失守，中軍甫到未及發隊，賊已大股北下，吾軍開鎗迎戰，衆寡不敵退回，候補縣張振豐馬上被殺，殉難兵勇死者約三四十名，中軍即開船北回。午後，大雨。

十九日，聞陸營糧潰散，賊乘勢直達柘林，穿城而過，昨午已至南橋鎮；塘北得勝港、米市塘各浦口，已由長龍船堵截，并由撫軍借撥火輪船三四號，往來浦中，幫同堵禦。是晚大雨中，忽聞啾啾鳥聲，徧地皆是，居民鳴鑼吶喊，官兵出城根查，並無踪跡，約兩時許始定。

二十日，見城中婦女紛紛出城，據友人述：「汪蘭舟明經過賊，自稱大清貢生，不肯屈節被執，彬如姪身受重傷，未知死活。」午後，聞亭林賊在場子廟將北來水路築斷，查長砲船耳。中軍帶隊巡查，在各城槓試放

大砲。

廿一日，聞南橋賊昨至莊行鎮，燒燬當房一所，不甚投掠，仍回南橋，午後，詳傳浦南各路賊匪同時退去，中軍即派唐、何兩守備帶勇渡浦彈壓，未到亭林，即為鄉民所阻，不得前進，甚至毆斃數人，將唐守府及親勇數十人捆縛請示，據稱：「長毛未到，兵勇先來搶掠，長毛一到，兵勇先逃，今長毛已退，又思收拾餘燼，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於是皆跟蹤而回。胡相之撤出北門，寄居單氏之永安堂內。

廿二日，中軍親自渡浦至張澤鎮，聞諭乘人，始將所縛官勇放還，許以出示安撫：「今後如有兵勇搶掠，准爾捆送來館，照例治罪，毋再擅行毆死。」鄉民唯唯而散，軍門在後岡一路堵擊。

廿三日，向鄉人來，知張澤賊亦已退盡。或傳「嘉興、平湖、均經浙江官兵克復，因此調回往援。」傍晚，忽聞東南浦中砲聲不絕。

廿四日，知昨夜砲聲，因八號船水手上岸搶掠，鄉民鳴鑼對敵，遂聞砲恐嚇。午後，聞上邑營劉公率撫軍令帶勇追賊，至南橋，見八號船水勇在鎮搶掠，即搶殺數人，竟犯乘怒，糾馮鎮軍擲下敗勇合圍，劉公因專人稟府請救，中軍即到發隊前往。向晚，知有鄉民救護渡浦，由閘行回滬。五鼓，有北路賊匪數百名，各持鐵刀在九峯前後窺探割稻，吾軍開砲轟擊，及至出隊，賊已回城。聞溫之賊於廿二日退去，華邑尊奉府札赴南鄉安民。

廿五日，六典橋費姓解到搶犯兩名，中軍訊供後，將為首一名正法，其一人著令繳還所搶各物，從寬免死。有人自浦南來言：「張耀、李林兩鎮，但見滿街瓦礫，寂無一人，並聞張耀以南有土匪千人，用花巾捆頭，口呼殺妖，專行劫掠，老友張耀住宅亦已被燒，幸人口無恙，現逃在華陽橋借房居住。」

廿六日，聞上海來文：據西路探報：「蘇州有大股賊於廿四日到青浦，約廿八九日來攻松城，不可不加意防範。」等語。傍晚，忽有騎馬四人，欲進東門，口稱「林參府標下旗牌」，一帶有江北勇五百名，因無文書執驗，中軍傳問後，暫將四人押出東門，借房住宿，一面專人到滬請示，城中居民聞信，竟夕不安。

廿七日，反刻，知上海文書已到：「此係新來之勇，撫軍派參府銜林崇文帶至松江大橋紮營以防北賊，因發隊在先，奉文在後，致有此錯。」即日發往大橋而去，并聞在後尚有千名，亦歸林統帶。

廿八日，聞華陽橋又有南鄉難民船速橋而至。竟夕雨。

廿九日，有莊行人來，知浙賊復於廿七日從羅塘上一路東竄，所過山洋漕涇等處，均遭擄掠，直至阮巷以東。各路兵勇方與百姓爭掠財物，不暇顧賊也。自滬南鄉之變，城中居民又紛紛遷避，日夜不寧，幸北路尚靜，不致首尾不能相顧耳。連月以來，郡城內外高大房屋，被上海工匠託名夷人陸續用賤價拆折，公然移文開會，毋許地方團匪，民房日少一日矣。

九月初一日，玉兒自鄉間回城，知老母飯量有加，不勝欣幸。聞南鄉之賊，在沿羅塘各鄉擄掠，傍晚，見東北炮起，約在諸壑左近。

初二日，聞軍門於昨日啓節赴上海辦事，府尊會同中軍出示：「招集潰勇。」

初三日，聞青浦賊在涇涇北五里燒楊姓房屋，涇涇鎮因之罷市。又聞上海出隊與賊打仗已三日矣。初四日，中軍用夷人在世英堂教習洋槍小隊，聞余友莊松筠從莊行逃難至周浦，客死舟中，為之惘然。初五日，五鼓，聞北路砲聲不絕，未幾中軍出隊，至午後，知因賊在各山頭割稻，旋退回青浦。

初六日，傍晚，聞諸壑營盤被圍，賊竟由小路竄至紅（虹）橋。

初七日，黎明，知賊衝至七寶放火，東路各市鎮聞風震動，軍門飛調砲船趕赴涇涇塔，一面札令虎游府往莘莊上游會剿。

初八日，反刻，見林遊府所帶銳勇五百名移營東關外大墳基莊，以防東北來路。傍晚，聞軍門在七寶被圍，中軍急發隊往援。見東北一帶火光燭天，人心惶惶，竟夕不寐。

初九日，天明，知昨日軍門至打鐵橋，七寶賊即退去，軍門自坐船船冒過七寶鎮北四五里，突遇賊船，插軍門旗幟，反鳴查船，一見軍門，立呼殺妖，後船蜂擁至，軍門手開大砲，斃賊數十名，且戰且退，將近七寶鎮，適大隊救兵至，并力復追，轉敵為勝。是日，賊又分股來犯塘橋鎮，中軍帶隊趕至開砲擊退。皇市林亦有賊，經統領王都關出隊迎擊獲勝，賊從天馬山退去。中軍回城出示安民，人心始定。

初十日，聞嘉青兩路賊均已回巢，而各處又遣兵勇搶掠，七寶北街被燒殆盡，諸壑亦然，莘莊、陳家行土匪四起，搶劫市肆一空。

十一日，軍門從涇涇回。聞西路賊又到千呂巷焚掠，即拔隊南去，虎游府兵亦調回在西門外安營。是晚又遣兵勇向各舖戶敲門入室，見物即取，終夜不安。

十二日，聞南鄉東路皆有賊匪。又云：「即前次潰勇，勾連土匪海寇乘亂滋事，真可辨別。」

十四日，南朱家行解來首級六顆，長毛賊一名，據為鄉兵所殺。聞阮巷莊行皆有賊館，四出祈稻，惟南橋有官兵一枝，勇兵三百，防賊東竄。

十五日，中軍帶隊赴北放哨。

十六日，聞南朱家行民團連日與賊對仗，互有殺傷。

十七日，聞南鄉富戶大半為賊焚掠一空，即未經賊擾者，亦被土匪檢拾，惟葉樹費小帆主事保勇保衛，土匪未敢輕犯。又金文苞買生平日取租最寬，佃戶或載，約共保，均得無恙。

十八日，聞浦南賊仍在阮巷莊行等處祈稻，並擄人打穀磨米，搬運下船，近海百里，惟日見煙燄彌天而已。朱家行團董來報功，中軍賞錢五十千文。

十九日，華陽橋貼有招紙：「凡浦南百姓逃難在浦北者，家出一人，約二十日會於葉樹同心殺賊。」

二十日，聞賊於夜間突至朱家行，將全鎮燒燬，即於是日莊行阮巷、曹涇各路之賊，皆退回衛城。

廿一日，據探：「衛城之賊，亦已退去。」或云：「因湖州大敗，晝夜來調，故如是之速。」

廿二日，聞府中定議：「本年秋季，每畝各提二成為團練之費。」紳耆以為「提數太多，恐遭浮冒，有妨租籽大局。」

廿三日，據涇涇報：「嘉定之賊扮作官兵來街下邵營盤，已近七寶，請兵救援。」中軍即帶隊赴涇涇駐紮。

廿四日，反刻，大行皇帝哀詔至，文武各官齊赴普照寺舉哀。午後，知諸壑被圍，上海劉邑尊已帶隊出城，中軍亦進駐七寶鎮，相機進剿。是日，在打鐵橋追殺賊匪數十名，奪獲旗械器械甚多。

廿五日，傍晚，據報：「中軍用馬隊於反刻衝過下邵，奪回營盤四座，踏平賊卡三個，乘勝追至北新涇地。」

方，生擒長毛四名，斬首百餘級，割耳數十，復追至吳淞江，諸營中亦出隊夾擊，賊匪落水死者無算，全勝而回。是晚，在七寶、紅（虹）橋兩處駐紮，軍門發隊往塘橋防。

廿六日，聞中軍親帶昨日尤為出力之馬天魁、袁成美赴上海報功，並解去奪獲之旗幟、洋槍、抬轎并長毛四名，據供：「此次賊匪萬餘，係從蘇州來採辦糧食，到不過六七日，遽遭此劫，惟有仍回蘇州，不能久留。」吾軍不折一人，惟中軍坐馬受傷兩處。

廿七日，據親軍小隊細述：「前日之戰，馬、袁二領軍先帶馬隊衝入賊營，賊出不意，數千之衆，一閃而散。」先是馬天魁因坐馬斷帶翻跌，幾為賊擒，幸接隊救回，備馬復前，手刃六賊，有小隊某者，奪獲黃旗六面，亦壯士也。據聞中軍未到之前，有泉源會館勇二千名，遇賊北新，不戰而潰。

廿八日，聞浙西之賊又至衛城、張堰等處。

廿九日，陰雨竟日。

三十日，又雨。中軍自上海回，出力員弁暨賞有差，領銀二千兩，即日賞訖。南路自藤營潰後，無一兵一勇屯紮，惟馮副將在明珠庵駐防，僅堵中路一處，宜賊得來去自如也。

十一月初一日，在家祭祀。

初二日，軍門啓節赴朱運防勳。

初三日，欽差親閱學練，發定勇一千名，命中軍統領，已至七寶，中軍派唐守備前往督帶。

初五日，上海飛札據探：「蘇州賊目侯姓帶賊一二萬來攻松江兩處，發隊已三日矣。」又聞平乍新添槍船千餘號，皆備新稻鎗子，有復至南鄉之意。

初六日，有事渡信來言：「紹興戒嚴。」

初八日，府尊判斬賊匪二名，一趙姓，賊中管帶洋槍隊者，人殊強悍，至死猶罵不絕口。聞紹興於初一日失守。

十一日，中軍帶領馬隊往七寶查點新到定勇。

十二日，五鼓，聞西北砲聲連珠，至午始止。探報：「青浦賊至陳方橋以南，將近大營，吾軍用砲轟擊，賊抄東北而去。」晚間，夷勇與何都司福福所帶之勇口角，竟將何勇擄去八人，彼此將火繩點齊，幾釀大事，幸有勦者得免。

十三日，中軍自七寶回，繞道塘橋、皇市林，知賊已退盡。華署接浦南飛報：「賊又於十一日至山陽鎮，十二日至張堰，現在落河潭一帶駐紮，到處虜人割稻。」

十五日，聞浦南民團與賊對仗，互有殺傷。

十六日，有華陽橋人自蘇逃回，言：「蘇州賊於前月悉數調攻鎮江，大敗，燒去賊船百餘號，現在城中賊不滿二千人。」

十七日，後港民團解到首級三顆，髮耳數隻，長毛兩名，華邑尊訊供斬決。中軍獲游勇一名，貫耳示衆。

十八日，諜傳：「賊在湖州大敗，南路各賊條已退盡。」

十九日，午後，南鄉人來，知張堰山陽賊果退去，惟衛城尚有賊館。

廿一日，天馬山解來長毛一名，訊供正法。

廿二日，府署中接得上海郵報：「新皇帝於十月初四日，改明年為同治元年。」

廿三日，中軍派何都司帶隊往浦南要隘駐防。

廿四日，黃劍、中軍祭旗，即調七寶定勇三百名在馮家渡駐紮。午後，聞南橋夷兵會同民團大獲勝仗，中軍又派馬游擊帶隊往南橋會勦。

廿五日，聞馬游擊兵在南橋獲勝，賊查退入衛城。

廿七日，聞寶山大獲勝仗。午後，接到沙口紳士探報：「會帥大兵已抵蘆江，前部翼長至東塘，浙撫軍委候補縣屬迎請大兵。」又據探報：「前月二十九日及本月初二日，浙江麟方伯帶兵出城，殺賊無算。」

廿九日，幸莊解到遊勇三名，土匪二名，中軍訊實，即將爲首二名貫耳遊城，其三人名貴發鎖營門示衆。

十一月初一日，軍門自朱運回，知泖橋之賊已退，新填賊亦被民團擊走。

初二日，紳董公議田捐章程，始定每畝計收錢三百六十文，以十分之三提充一府二縣公用，以二分作城鄉局費，其餘五分留充團練經費，較去年加至二倍矣。

初三日，據探：「青浦賊大半調往蘇州一去不回，城中賊不滿五六百名耳。」

初四日，本府中軍出示：「奉會帥札飭，在上海縣城開設忠義局，行知各屬舉報一切殉難官紳百姓及婦女等，以備錄奏請旌，並發到免死牌一千張，仰體聖諭，遇有被脅逃出者，概免死罪，許以自新。」

初六日，軍門下教場考拔營員。

初八日，聞北路又有賊在山頭放火，中軍即帶隊往北，賊遂望風退去。

初九日，試院中所借各勇與洋槍隊，不和已久，又因事毆何統領，中軍親自往捉，爲夷人攔阻，彼此幾成械鬥，城中又竟夕不安。

初十日，軍門啓節赴朱運。下午，本府奉撫軍密札亦往。

十二日，本府回，據聞因馮鎮軍擲下兵勇販賣洋槍火藥，被卡上查出，特令本府會同中軍辦理，已將爲首各勇斬首以徇。

十五日，聞南鄉之賊仍在錢家圩山陽等處打糧，張堰亦有賊蹤。

十六日，聞軍波初八日失守，杭城亦戒嚴。

二十日，在家祭祀。

廿一日，冬至。中軍起程赴滬。

廿二日，城中房屋爲客勇乘夜肆拆，公然穴牆而進，搬拆一空，甚且強姦姦婦，里中諸君擬俟中軍回署，則切具稟。

廿四日，中軍自滬回，擊獲浦江劫盜二名，送府訊供治罪。

廿五日，友人葉雅卿從上海到松，述杭城解圍狀：知杭城圍緊時，有武弁二人帶兵二千，聲稱從上海派來解糧救應者，入城而謁撫軍，盤詰無破綻，迨送客，有隨從拉推軍衣，撫軍會意，命留其人，云：「客皆賊也，頃進城上下百餘人，各帶火藥，即某身邊亦有可驗，約十三日相機行事，放火爲號，惟某某等二百三百皆蘇州。」

人，不願從賊，求恩免。一撫軍即邀將軍密議，定明晨儘賞軍士爲名，誘令進城，分撥各營數十人，一處設席款待如計，除蘇州人外，盡斬之。城外賊船未知。十三日晚，城上舉火，賊蟻集，連開大砲，斃賊無算，逃過六七十里外，全城無恙。又聞曾帥大兵將次抵浙。

廿六日，八號船解到海勇六名，在漢口白日行劫商船，中軍訊供後，即將爲首兩人斬首，餘皆買耳游街示衆，起獲原贖，即發事主領去，不少分毫。

廿九日，聞嘉興、平、乍等處均添有杭州敗下賊衆，張輝亦聞驟添二萬餘賊。

十二月初一日，聞後港被賊衝至，於殺甚慘。

初二日，中軍出隊至浦口，報知後港賊已退，即回城。

初三日，中軍帶隊至北路巡哨。

初六日，聞軍門在浦兩履獲勝仗。

初七日，有南鄉人來言：「賊在張堰，將西路水道閉通。」

初九日，聞浦南賊聞通松隱兩之額家，並出偽示招集流亡，浦北在逃之戶有漸漸回南者，酒溼駐防之勇，奉調移駐南橋，中軍殺搶犯一名。

初十日，據報：「北路賊驟添數萬，」中軍帶隊赴北，閱視營盤，遇賊在劉夏左近放火，即令馬隊趕追，賊已遠遁。

十一日，上海飛札稱：「賊有分三路來犯之意，派吳道李守來松會商堵剿事宜。」

十三日，中軍於黎明出隊，至皇甫林、塘橋等處巡哨。聞南鄉賊又至亭林，溇橋亦有賊船，軍門即坐船赴溇塔巡哨。

十四日，中軍出隊至酒溼，軍門在溇中已獲勝仗，楓涇賊亦退。

十五日，上海專札：「據擊獲奸細供稱：賊約十六日已刻進松江城，城中埋藏奸細不少。」等語。中軍因南賊逼近浦口，出八成隊，至得勝馮家渡巡視，聞賊退入張堰而回；因即多派兵弁各路巡查。

十六日，聞浦南賊至南橋，該處紳士所僱勇一戰而潰，吾兵之移駐在彼者，亦隨之。北路賊至小崑山即退。中軍出隊，傍晚回。

十七日，聞撫軍派員日華爾坐守松城，調中軍駐紮皇甫林，人心惶惶。又聞十二三日真如、大場之賊連撲上海，直抵新閘口，幸即擊退。七寶鎮罷市三日。

十八日，聞青村城於昨早失守，莊行鎮市房被賊焚燒殆盡，因行對河亦有賊游奕云。此股賊從蕭塘來，幸爲中軍船擊退。午刻，合城內外紳耆約六七十人赴府中乞留中軍，夫中軍守松幾及一載，官民相安，南有長龍快船橫截浦面，北有塘橋、皇甫林營盤駐防，布置周密，一經調動，反客爲主，徒事紛更，此松人之所爲，賊成也。

十九日，聞浦南之賊已由青村而東，將至南匯，軍門急調砲船至浦南防堵；然東鄉各鎮已處處殘破矣。

又聞酒溼北打鐵橋有賊在彼築卡，中軍即派何、袁兩都關帶隊先往，相機堵剿。城中居民又紛紛挈眷出城。

二十日，中軍帶馬隊赴酒溼，賊在十餘里外放火，天興莊油墩廟一帶亦有賊虜掠，皇甫林營出隊追擊。

即退。聞南匯、川、沙兩城相繼失守，賊兵直在白蓮涇口插旗。

廿一日，五鼓，聞北路砲聲不絕，至午始定。二鼓，中軍回城，知與賊血戰五時之久，雖互有損傷，然賊氣已到，即日退往西北而去。生擒長毛一名，殺傷甚多，有自行投出被虜之湘江遊擊銜曾得勝及長髮二名，稟請撫軍定奪。

廿二日，黎明，中軍仍帶隊至皇甫林，適賊船數百號至下港渡口，一擊而退。隨又至塘橋安置砲位，傍晚回。牌示：「昨日臨陣之都守五人，捐俸各賞銀一百兩，令其犒賞兵勇。」奉撫軍批准：中軍仍守城，華爾但令協防，民心始安。

廿三日，聞浦中有火輪船協防，北路賊盡退西去。

廿四日，有南鄉人來言：「山陽等處，賊設立鄉官徵錢進供，郡城某者聞之心動，挈家往，未及三日，忽有野長毛到，將鄉官殺死，大肆虜掠，某跟蹤逃出，一物無存，子且被虜，用洋銀八元贖出而歸。」審此爲味良罔利者戒。

廿五日，西路水營來報：「溇以西有無數賊船接連東下，似有來撲北營之意。」中軍迅往察看，聞即退去。華爾欲將東、西北三門水柵築斷，聞已下樁矣。中軍急與理說，不聽，標下員弁憤憤欲鬥。紳民赴府具稟：「水道築斷，大不便民。」

廿六日，聞華爾將東、西兩水關閉通。午後，酒溼來報：北路又有賊窺伺。中軍帶隊馳往，聞有砲聲，至二鼓始回，知已擊退。

廿七日，中軍出隊至皇甫林，適遇賊船數百號，用砲轟擊而退。又至塘橋巡視各營。

廿八日，辰起，大雪，至晚積已三尺餘，未止。

廿九日，雪又加高二三尺，至晚仍不止，一白無際，二十年來所未有也。

三十日，晴，天氣寒甚。據探：「蘇賊於廿六、廿七日有大隊到青，爲雪所阻。」

小滄桑記下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初一日，天氣晴明，萬民稱慶。皇甫林營來報：「有大股賊匪在下港奪去戰船十二號，踏冰而來，繞出大營之後，將近地江村界。」中軍即帶隊出城，華爾亦出西外防堵，居民驚恐，即有乘機搶奪者，未幾得報：「賊已散退，往西南而去，戰船亦已奪回。」人心始定。

初二日，中軍仍派隊往皇甫林道逐餘匪，華爾亦出隊協擊，賊不少，生擒三名，民圍亦擒獲數名。

初三日，聞昨晚又有騎馬賊衝至地江村相近，中軍先派何都關出隊到彼開槍迎擊，賊始喪膽而去。

初四日，天氣奇寒，冰未解凍，北路之賊雖屢經挫折，而據報：「各山頭夜間燃燈火密布，恐山後伏賊尚多。中軍與華爾密商，明晨七點鐘，分兩路追擊，一面請軍門攜軍添兵。」

初五日，黎明，中軍與華爾帶隊出北門，命將東、南、北三門暫閉，防賊乘虛來襲，西刻回城，各帶長毛十餘名，內有黃札巾、黃馬褂者，其餘各營俘獲尚未解到。此次泗涇首功守備銜趙裕貴從賊中投出者，率馬隊首先衝突，步勇隨之，大獲勝仗。

初六日，本府將華爾所獲長毛訊出七人斬首，中軍亦斬十一人，餘俱管押取保。

初七日，中軍又派何都關帶隊往北路去賊卡兩座，俘獲十餘名。

初八日，北路營盤又解來長毛六十餘名首級，左耳無算，訊之大半杭州鄉民，言：「城中被圍兩月，斗米四千金，水草至四十文一斤，餓殍枕藉，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萬不能守，王撫軍、瑞將軍、麟方伯同時殉難。」

初九日，華爾製解俘獲難民百餘人往滬留養。中軍殺後營誤差兵一人，仍許給其妻每月養贖錢五千文。諸紳士擬設局留養被脅難民。

初十日，據報：「北路之賊已退盡。」

十一日，聞軍門在湖西打仗，亦俘獲不少。金澤鎮久為賊據，今亦被破船擊退。中軍亦解賊俘赴滬。

十二日，聞上海劉邑尊陸任撫夷賊。北新涇等處之賊，亦經擊退。

十四日，華爾自上海歸，有北鄉人來言：「去歲除夕賊已踏冰渡過下港河面，為皇甫林統領王都關擊退。據云：「王統領從臘月廿八至新正五日，嚴防八晝夜，日不交睫。」亦勞瘁矣。

十五日，天氣晴明，夜月皎潔，真世運一轉機也。

十六日，聞撫夷劉公在北高橋攻賊不利。

十七日，浦南賊在蕭塘口颯旗，居民又紛紛避遷。

十八日，中軍奉撫軍調赴閩行協防，派馬、何兩都關帶隊先行，聞軍門已移節在彼。

十九日，中軍帶親軍小隊赴閩行。

二十日，聞浦中砲聲不絕。

廿一日，馬、何兩都關移營浦南之古木塘。

廿二日，有一賊僞來投順，暗為勾引官兵入夥，呈偽示一紙，語甚狂悖。中軍亦詭道親兵六人住彼約降，偽頭目留用三人，餘三人放還，繼又放出一人持洋銀四十元到松買紅洋布，若使之聞者，中軍仍令其買去以伺賊情。

廿三日，浦南賊圍古木塘營盤，軍門來援得解。中軍奉撫軍札：仍回松城防守。

廿四日，中軍奉撫軍札示：「准欽差大臣袁札開，據沿江各府州縣稟報，江北官兵踴躍用命，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克復六合，二十五日克復天長，並同日克復和州，賊衆斬擒殆盡。現在欽差大臣督部堂竹，自收復銅陵、無為州等處後，移師攻蕪湖、皖北一帶，將次肅清。並據報：金陵賊首十分危懼，現在飛調蘇常各賊救護巢穴，因此常州丹陽路上，日夜有賊向上游而去，下路料必空虛，飭令整備軍火，候令進剿。」云云。已出示通曉各路矣。

廿六日，浦南葉樹鎮仍有賊蹤。

廿七日，聞明日有夷欽差至松君洋槍隊操演。

廿八日，夷欽差來松，往小教場看操後，即同華爾渡浦南道塘賊關說百里以內不准逗遛滋擾。府署中接上海飛報，據：「偽忠王李秀成於廿四日由蘇起程，先到周莊，後至青浦，冀復月初之仇。」各營俱整備抵禦。張澤民聞解來長毛五名，中軍訊供後，發營務處盤詰。

廿九日，殺賊俘九名。有提茶房車姓述：「軍門膽氣迥不猶人，云於本月十八日隨至閩行，軍門用小船渡浦，頭帶全紅風帽，手持洋槍，首先登岸，所帶四五十人，約行四里許，賊望見蜂擁出卡，軍門約伴衆人，有一黃札巾賊飛馬至開槍，鎗子從軍門頭上過，聲色不動，大呼勿走，遂放一槍，賊馬反逃，未及半里即墜馬，羣賊搶屍去，不敢來追矣。古木塘之戰，軍門渡浦，從小路赴援，賊見紅風帽，遂捨彼就此，即為戰船擊敗，有隨人勸軍門臨陣勿戴此風帽。軍門曰：「我正欲其識我耳，鎗子之中否有命存焉。」此足見膽識矣。」中軍仍出隊赴閩行。

三十日，聞華爾自臘月二十八日同夷欽差赴蕭塘，幾為賊所困，今晨調齊小隊八牌，並移會上海夷兵一同至蕭塘進剿。

二月初一日，會攻蕭塘賊卡，賊以死抵禦，乃用車輪破攻破之，見賊即殺，鮮得逃者，夷目白齊文受傷，送往上海醫館調治，小隊受傷四五名，死者一人，傍晚整隊回。中軍亦三鼓回城。

初二日，辰刻，迎喜神出西門進北門，重見漢官威儀。午後，中軍訊俘，分別發落，大半脅從者多。

初三日，前道詐降之外委李明亮為南匯城中賊首徐姓，偽信天福信用，令持洋銀一千四百元回松購買洋槍火藥，派文汪兩賊同至。李密稟中軍擊獲，中軍勸以歸正，許給五品頂戴，賊堅執不從，送府判斬汪

詞將順，監候，詳請撫軍示。府尊又殺賊俘十一名，餘具取保。

初四日，聞嘉定賊又有蠢動之意，中軍令馬隊往北巡哨。

初五日，中軍帶隊赴泗涇放哨，賊在打鐵橋望見旗號即退。

初六日，聞西路又有大股賊匪欲圍東窠，為民團所阻。

初七日，聞湖西民團與賊接仗，據泗涇報：「賊漸往東，從小渡船橋偷渡，有犯莘莊等處之勢。」

初八日，有朱涇友人來言：「民團與賊接仗已三日，戰船不肯接應，力不能支而散。」軍門始調虎參戎

帶領揚勇來鎮，一接仗即潰，先在鎮搶掠放火，賊實未至鎮也；及晚火光燭天，賊乃繞出柳橋營盤，一涌而至，朱鎮遂失守。中軍獲一衛城鄉官楊姓某為賊探買火藥，訊供後即正法示衆。

初九日，東北一路賊竄至姚家角，中軍即派何都關往新橋駐防，自帶小隊出城彈壓朱澤清勇。

初十日，開軍門在河口接仗；東北之賊已退回打鐵橋。恭聞邸報知欽命鎮江守城將廣西提督馮子材由海道赴上海總統各軍，頭站總兵銜黃承恩昨已抵滬。

十一日，聞東北賊又至陳家角，祖師堂等處虜掠，中軍札令何都關由新橋進剿，賊即退往龍珠苑。

十二日，聞上海已派兵三千，火輪船二十號，其十號在浦中防勦，中軍派馬隊下泗涇幫勦打鐵橋。

據報：「北路賊匪約一二萬，散處在各山背後。」

十三日，中軍親自帶隊，賊聞道分撥陳家角、太平橋等處，而以大股與泗涇對壘，至晚不戰，中軍兩致本府，乞請華爾出隊不允，不得已飛調各營整駐勇赴泗涇會剿，四更後，砲聲不絕，調藥調鉛子絡繹於道，開本府又至華爾公館請救。

十四日，開浦中輪船昨將浙界之新市賊巢打破，擊沉賊船千餘號，斃賊無數。辰刻，華爾出隊，二鼓回城，大獲全勝，燒燬賊船數十號，奪獲馬匹器械甚多，中軍仍駐泗涇。新橋整查局解來長毛五名。

十五日，泗北之賊又來衝營，用砲擊退。洋槍小隊解來長毛八名，本府訊供後，先將五名與南門城樓擊獲釘賊門奸細一名，一併正法。開軍門在河口打仗不利，退泊橫濱。

十六日，中軍回城，帶歸賊俘數名，訊明分別請令正法。傍晚，據浦口報：「張澤塘有賊船數百號，一中軍派派賊船沿浦夜巡。」

十七日，中軍訊獲連日擊獲奸細情實者三人，內一人供係偽忠王妻舅，出首狂悖，洩運處死。浦南賊沿浦與旗兜抄，難民多落水。

十八日，聞東北鄉又有賊放火，幸莊、太平橋等處難民又紛紛南下，港汊為之塞斷。

十九日，中軍往泗涇即回，因馬、何兩將不和，程中變，幸中軍解散，不致成事。

二十日，聞西路賊在斜塘對河放槍，倉城中有潰勇逗遛，夜間敲門行劫。虎協鎮所帶常備和勇已派赴泗涇協防，即撤泗涇勇移駐莘莊等處。

廿一日，中軍赴泗涇。

廿二日，華爾從上海回，聞東北賊匪仍在姚家角一帶放火。

廿三日，中軍回城，知昨日窮迫深入，幾為賊困，幸吾軍奮勇奪路而出，止受傷十餘人，因派何慶福、陸得貴兩都關赴新橋駐防，聞賊已竄至莘莊，燒燬市房不少。

廿六日，派劉遊府帶勇從大橋移隊向馬橋一路進兵，與何慶福將會勦。

廿七日，中軍自帶馬隊由馬橋繞往北鄉。至晚，楚勇已大獲勝仗，並獲賊俘數十名，先解到六名送府訊供懲辦。昨日松城內外紳士百餘人具稟公請華爾出隊會勦，聞須俟英國兵到一同進兵。

廿八日，前派往之楚勇仍調回大橋，惟何慶福兩將帶勇千名，即在新橋駐紮。

廿九日，塘橋出隊，踏去賊卡兩座，獲勝而回。南路各浦口破船，日與賊接仗，因賊衆不能收復寸地。

三月初一日，聞有賊犯臬甫林營盤，經王統領擊退。

初二日，賊又犯塘橋營盤，中軍帶隊赴北擊退，是晚宿泗涇。

初三日，辰刻，賊出誘敵不應，旋分三路來撲大營，中軍見東北一路賊衆較多，手燃大砲，轟斃百餘名，賊驚潰，遂乘勝北追，賊仍過打鐵橋竄去，中軍亦收隊進城。塘南賊匪布散謠言，朱澤、松恩等處賊均潰盡，逃在浦北難民，連夜渡浦，不意賊從小路兜抄，虜去千人，黑暗奔逃，墮浦者亦不少。上海來信：知夷兵又到萬餘，在城外紮營，米市堵口又到兵船一號，約五六百人，據云來會勦。

初四日，華爾自上海回，午後，發洋槍隊十三牌火藥鉛子，預備出仗。聞馬橋一帶民間約有萬餘，齊心殺賊，直追至龍珠苑，賊堅拒老營，民間無火具，不能進攻，中軍帶隊往泗涇駐紮。

初五日，辰正，夷勇出隊亦至泗涇。

初六日，五鼓，夷勇由泗涇至七寶，踏去賊卡十餘所，進攻黃家祠大賊營四五次不得進，幸有紅毛兵二千及上海民團相助，險濤而入，殺賊二千餘，奪馬四五十匹，遂追至龍珠苑。賊營甚固，從牆孔中用礮擊傷六人，連八牌俱不能進，幸隊隊敵住，夷勇即泗涇駐紮。據賊俘供稱：「偽忠王於初二日由青浦至黃家祠。」又云：「在龍珠苑。」

初七日，五鼓，華爾仍照會紅毛兵進攻龍珠苑賊營，賊傷華爾頭面，吾軍少却，賊即擲出用膳牌手拒戰，紅毛兵開槍砲攻之，頃刻火起，乘勢攻入，則止殘弱數百人而已。蓋牌手已衝賊運矣。是日中軍亦出隊攻打鐵橋賊營，用馬隊衝突，賊不能支，棄卡而逃，此舉吾兵及夷勇受傷四五十名，被殺六名。

初九日，新橋營解來長毛三十二名，本府訊供斬首八名，中軍復訊又斬五名。

初十日，臬甫林報：「山後之賊俱已退去。」是日，有投出被脅難民四名。

十一日，聞行來報：「浦南賊有北竄之意。」即派客勇千名帖防。聞新橋營奉派移駐龍珠苑，與虎登戎營會同以固東北門戶。午後，中軍出城至倉橋，訪拿千步涇案搶犯。

十二日，聞中軍昨殺首搶犯一名，餘俱監禁，即晚赴上海會商進剿事宜。華爾亦往。

十三日，聞虎登戎率軍門札調會攻朱涇。

十四日，浦南探報：「朱涇於寅刻克復。」浦北難民遂陸續回南。先是軍門因朱涇失守，自咎疏忽，出示罪己，并捐錢二千元，交金山縣設局撫息難民。聞南鄉人言：「賊日二鼓下即偽忠王之子。」

十五日，聞欽差大臣曾奏派福建遣缺道李督帶整勇三千名，已至滬上，軍令頗嚴。

十六日，聞浦南賊卡為浦北民團趕散，又據北路報稱：「楊家壩等處之賊俱已退盡。」有自青浦逃出者言：「老長毛已陸續捲逃去，守城不過二千餘人，大半新賊耳。」

十七日，中軍與華爾自上海回，知官兵夷勇有會勦之議。午後，中軍札派臬甫林大橋塘橋軍營各抽五成隊，於今晚先赴青浦相機進攻。

十八日，辰刻，中軍自帶大隊，由臬甫林北去。聞上海已派楚勇二千名至北葦山聽候會勦。中刻，華爾派小隊五牌，用火輪船載往塘南，會攻周浦等鎮。

十九日，據報：「各路兵勇已齊集離青浦城三里之黑橋地方，城中賊無動靜，聞發大砲以擋我軍進路。」

城外吊橋亦俱收起。一。至晚見東北西北及東南三面皆有火光。本日午刻有前在得勝港抽盤之王觀察名大經，同面生二人各微服進東門，在察院西飯館吃飯，有識王公者密詢之，知一為前崑山縣張名俊，一即新到統帥李公也，飯罷出西門去。

二十日，開洋槍隊會同夷兵於昨午克復周浦鎮，斃賊二百餘名，擒獲四五十名。中軍在青浦與賊各用大砲轟擊，吾兵間有受傷，急不能下。

廿一日，華爾又往上海。

廿二日，西門外盤獲一賊，頭插白布，髮長尺餘，訊無實供，押候覆訊。聞南鄉民團克復金匯橋，路家匯等處四鎮。

廿三日，辰刻，民團克復南橋鎮，解來首級五顆，長毛一名。洋槍隊奉本府令改稱長勝軍，兼統水陸。

廿四日，聞長毛有剃髮混充入洋槍隊者，因此盤詰愈嚴。又聞泗涇匪黨統帥鄧深得民心，且為賊所畏。

廿五日，華爾自上海回。午刻，發出周浦賊俘四名，斬首開腔，餘悉送府。

廿六日，中軍奉撫札約會長勝軍即日赴北與西兵會攻青浦。黃昏後，判斷賊探一名，叛勇一名。

廿七日，夷目法爾斯德妻本地女為妻，在裏倉東宅成親，本府中軍皆往賀。

廿八日，聞賊復至周浦，殺戮甚慘。

廿九日，華爾、中軍皆出隊赴北。

三十日，聞長勝軍昨往嘉定，會同西兵攻勦。次及青浦，中軍往北轟擊以索其救授。入春以來，軍威大震，而城中無物不貴，食米每石至七千餘文，豬肉每斤一百八九十，魚向四五文一斤者，今十倍之。

四月初一日，中軍大兵已抵青浦南門，塔前泗涇調來之勇在東門，軍門砲船在西門，日夕轟擊，不見動靜。聞嘉定南翔鎮已克復。據青浦逃出被脅難民三人供：「賊從小西門逃去二三百人，賊目為乘百姓擁住，不能脫身。」

初三日，中軍來觀親軍小隊及車輪砲聽用。西初，營盤飛報：「嘉定城於辰刻克復。」

初四日，聞西北砲聲不絕，夜復雨。

初五日，洋槍隊自嘉定回，言：「嘉定賊拒守堅固，初二晚有蘇賊千人馬隊來救，賊開西門納之，城上砲聲不斷，至黃昏寂然，吾軍亦暫退，四鼓發隊伏城河邊麥田內。黎明聞西面火輪車砲聲，知西兵已到，城河中即用小船布滿，約一時許，蘇賊城牆一角，夷兵用竹梯飛躍而上，一黑衣珠笠夷營在諸夷次之，我兵又次之，火箭射著房，烟騰火烈，城門頓開，賊正吃飯，抱頭鼠竄，四門有夷兵，見賊即殺，少有脫者，百姓沿街求救，華爾給付白布一方以為記，雖然玉石難分，死者已過半，聞有從東門逃出者，又有皖勇分守無幸，聞城中有三年之糧，金銀亦不少，悉為西兵守住，不容攜帶分毫。」

初六日，華爾派洋槍隊兩牌往守嘉定。又派兩牌駐紮太倉來路之港填鎮。

初八日，西門外有嘆吉利、佛蘭西、俄羅斯各國夷兵約三千人，在各廟宇借住。

初九日，夷兵陸續往皇甫林進勦。聞青浦城內又添賊數千。

初十日，華爾帶洋槍隊十牌會攻青浦。三鼓大雨，西兵未出隊。

十二日，午後，又到西兵數百名。

十四日，寅刻，西兵開仗，辰刻，攻入青浦城。

十五日，西兵拔隊去，華爾留小隊六牌守城。據聞此次青浦賊先經中軍困打五六日，城中火藥鉛子俱乘盡，十三日西兵專攻南門，軍門砲船守西門，故無一賊得出。賊初猶巷戰，後力不能支，跪求免殺，夷人閉置一處，派兵看守，故所殺無多。據供：「賊目鄧天安為亂兵所殺。」聞新撫軍李即馳往督隊。於本日接印前撫軍薛仍留上海總辦五口通商事宜。

十六日，本府親往青浦開城，并審辦賊俘。

十七日，中軍往趙屯橋與王都關等相地紮營盤，以截崑山來路。聞有標下砲船十二號，私自開至陸家浜，被賊兜圍，失去九號，中軍急發馬隊往救已無及，即將管帶官摘頂開槍。

十八日，中軍回城。本府訊斬賊俘二十四名，中軍斬四名。華爾派長勝軍六牌換班守青浦城。

十九日，本府斬斬長毛二十五名。

二十日，聞杭州賊匪大隊至崑山，一股至太倉，規復嘉善，中軍恐趙屯橋營盤不能支，急發稟請援。聞西兵已將南橋賊卡打破。

廿一日，賊渡青陽江犯趙屯橋營盤，中軍用砲擊退。

廿二日，寅刻，西兵克復柘林。聞連日崑山來賊不少，中軍料不能支，退屯白鶴港，並聞嘉定亦有賊。

廿三日，賊從黃渡紀王廟各路至，據報：數約有二三萬之多。華爾帶隊往青浦進城，賊已至北門，城上用砲轟擊，約退二里，仍在白鶴港一帶游奕。中軍移營北崑山。

廿四日，辰刻，青浦被圍，午後解華爾將守城事宜交夷目法爾斯德，自帶隊回松，一而飛調西兵分援嘉善。

廿五日，中軍札調王都關回守皇甫林老營，其泗涇塘橋門戶另派幹員駐守，恐賊乘虛犯郡城也。軍前缺餉已四五十日，各勇不無怨言，中軍積白米千餘擔在西北外宅，借以代餉，又聞有都司銜張文朝者，中軍得力人員，連日夜防守，力不能支，暫請病假，中軍與之相泣，左右皆流涕，張仍抱病在營，力圖報効。

廿六日，聞西兵已到米市塘口，青浦城外賊仍不少。中軍日夜在塘橋、皇甫林等處巡防。

廿七日，聞候補府李慶琛帶隊在太倉城外，誤中軍計，全軍覆沒，賊乘勢進逼嘉定。

廿八日，華爾自往上海請兵。據探：「賊分三路進兵，偽忠王由崑山至青浦，偽聽王由太倉攻嘉定，偽納王由吳江窺伺松城，號稱九千餘軍。」有撥守嘉定之洋槍隊回言：「城中乏糧，糧接不至，夷目毀城而出，棄不肯守。」

五月初一日，聞東路賊由諸翟龍珠巷西竄，有橫犯泗涇之意。華爾帶隊往青浦。

初二日，聞泗涇營盤失守，東外蘇陽橋一帶，有敢勇搶掠。黃昏時，聞東北城外人聲鼎沸，城中兵勇寥寥，洋槍隊不滿十牌，中軍又於昨日帶隊赴皇甫林未回，人心惶然。

初三日，黎明，譯傳賊已至城下，夷人督槍隊上城，連開三大砲，斃賊一二百人，始不敢近。午後，華爾自北馳回，中軍亦回城防守，賊稍稍退去。此次賊來本驛，城中居民十回八九，四門均為夷人緊閉不能出，惟船隻

尚肯放行。余所生惟前即玉兒爲老母所愛，奉老母命，囑五弟帶同出城，可有生路。玉兒以祖母與余俱在城內，願隨侍不肯出城。後惟五弟西顧，有李麗泉來招，趁船渡出水關，其餘盡在圍城，惟恐之天命而已。

初四日，曉悉昨來之賊，半係潰勇，其大股賊向在買花橋六和巷等處焚掠。午後，聞皇甫林營盤退至大橋，裝營未定，賊隨至遂濟。中軍帶隊出城趕救，於馬上沿路安民，不至大亂。

初五日，黎明，知五里橋賊仍未退，生橋營盤出隊迎擊，力戰四時許，至午初賊始望塘橋退去，官兵亦鎗藥垂盡矣。昨夷人照會：「西門外上下岸民房有礙砲路，須盡拆去。」本府與華爾會議，初意立限三日，聽民自拆，及見西北賊勢近，即出城分頭舉火，烟燄漫天，但聞男啼女哭而已，見者無不歎歎淚下。予爲占五十六字以誌時事云：「賊回晴晝激風雷，無數樓臺付劫灰。賊未薄城先奪氣，軍皆出營盡街枚。魚殃祇爲城門近，虎猛難憐野哭哀。十萬火鴉飛繞處，令人心膽一齊摧。」

榜晚，西北二門外均有賊打鎗子。據探報：「軍門營盤亦失，現爲賊踞。」民心大恐。華爾兩邑尊步行出署，勸令百姓每家出一人登城守望，竟夕戒嚴。

初六日，北外營盤盡移大漲涇河東駐紮，以守南來門戶。午後，賊從塘行橋以南，兜過超果寺，至大漲涇河西與吾軍對壘。王統帶連開數砲，賊竟不退，彼來我算，勢不能支，遂棄營而逃。幸守城夷目不放一勇入城，賊即渡河踏營造飯；其時適有浦口砲船駛進洋槍洋藥及號衣等物，被賊劫去三號。城中得信後，華爾即整隊出城，一面令砲臺上規準開砲，至第三砲適中賊營，賊乘隙踏渡河而逃。隨後華爾槍隊趕至，追奔三里許，擊斃賊數十名，奪回原失砲船三隻，約黃昏時收隊進城，人心稍定。二鼓後，聞東北城槍聲甚緊，知賊在城北會塘洞涇一路乘黑夜爬城，華爾與中軍親自上城督防，終夜不懈；本府亦徒步登城，激勵士卒，必三四更始進署，自初二晚至今已五日夜矣。日間西外獲長毛兩名，供稱：「偽忠王帶賊三萬，館子在白龍潭，昨晚傳令趕紮竹梯八十乘，要來爬城。」故城益戒嚴。黃昏時，聞西南城上連開大砲四五十門，予家門窗俱震動，人心愈危。四鼓後稍定。

初七日，賊仍在滄涇沿河築卡，城外婦女死者不計其數。至晚，城上槍聲仍不絕於耳，西門望臺上夷目一名爲賊槍斃。

初八日，午後，聞前住東波之洋槍隊三神，由大漲涇登岸入城，賊甚驚，乘機奔逃。妙嚴寺後土墩上賊所築砲臺，夷人規準用炸砲擊之，賊乘皆爲灰燼。華爾令槍隊出城擊毀飛順店樓，并用火藥包轟倒仁聚當房，恐賊賊故也。

初九日，午後，城外射進偽忠王偽示有：「及早投誠誓不殺戮」等語。黃昏時，據探：「西、南、北三路賊皆退，惟俞塘一帶尚有賊館。」東北城槍聲如雨，連日城上救進婦女不少。昨潘秋山母亦從南門救入，身受三傷，露宿五夜矣。秋山被擄，其室人不知下落。聞開甌江在果子街老宅被殺。

初十日，浦中火輪船載來兵數十名，軍輪大砲一尊，用四十人登進。

十一日，上海解到軍火糧食及雜物，用夷兵二百名押衛入城。據探：「賊仍在塘橋涇涇等處。」城外拿獲零散長毛數名，即正法。昨有自稱泗涇潰散勇四名，幫帶長毛二人欲來投効者，華爾令人吊進，今午一併斬首。是夜賊仍由北倉塘一路突來撲城，各勇皆下城偷睡，幸中軍砲隊連發數大砲，隨後洋槍隊亦集整

放排槍，勢不得近，賊始退去。又聞賊在清水石橋偷挖地道，遇水而止。

十二日，午後，本府接獲軍批：「稟知，已發淮浦兩隊兵由虹橋打下，直達涇涇。」浦中亦連到火輪船三四號，聞皆西兵。

十三日，華爾帶洋槍隊四神出城放哨後，即開火輪船北去接應青浦。據探：「東至華陽橋，西至跨塘橋，尚有賊蹤。」午刻，槍隊出城外，在果子街底獲零匪四名，本府訊供，斬三人，一人取保。

十四日，知華爾因青浦無官兵駐防，祇屯六七百洋槍隊，難於久守，令將軍火器械裝載，並囑前派守城之法爾斯德乘城回松，法不肯，願與賊存亡，斯時賊即大隊入城矣。華爾遂帶隊由小路回，有泗水者。

十五日，辰刻，華爾查點洋槍隊有一百三十餘人未至。聞初六日有南匯賊目貝繼賢、劉玉林、歐成反，正願効力贖罪。又聞十一日克復奉賢城。上海解到一切軍需。城外解進潰勇四名，賊探一名，即正法。

十六日，城外又獲零匪五名，亦即斬首。聞張練三孝廉陳傷患外甥陸梅堂、杜竹屏，均被虜，葉湘棧夫婦同日自縊。

十七日，聞城外白龍潭、涇涇橋等處，仍有賊虜人。

十八日，辰刻，有天馬山鄒姓來逃，言西門外口信：「同張雲奎住在邵塔上。」午後，聞西北槍聲不絕。

十九日，知昨砲聲係軍門在大橋皇甫林因賊均退，故連開大砲以壯軍威。午後，雷雨交作。月初以來久晴，守城軍士免晡夜之苦，而四鄰秧田則苦旱矣。賊退兩來，虛幾天佑。據單查泗信：知蔣春山住宅被燒，今晨有陳隊翁媳黃氏，少帶幼也，進城言：「孫翁於初二病故，甫入殮，賊已大至，傷患兄弟三人俱被虜，屍擄兩女一子入城。」

二十日，華爾有買賣倉東西宅之說，許洋銀八千元，中軍聞說，事在必成。

廿一日，陰雨，西外獲長毛二名，供稱：「湖北人，向被賊虜，在杭州城中，偽忠王札調會攻松江，於初五日到涇涇，聞洋槍炸砲利害不敢進，繼悉偽忠王已回蘇州，亦將回浙，十九日欲衝七寶營盤，爲官軍所敗，退在塘橋駐紮。」云云，即正法。

廿二日，洋槍隊副統領白齊文於昨日娶寧波人女爲妻，一府兩縣及中軍均備禮往賀；聞此人因前在塘南受傷，經薛撫軍保請三品翎頂，竟服公服，藍頂花翎如中國禮。

廿三日，府尊會商華爾先將南城門暫開半日。

廿四日，東西兩門亦開三時許。聞市亦奉夫婦均被害，其女避在鄰家屋上得免，今日始進城。午後，發寄西報信，託王綠波寄至邵塔上。

廿五日，據探：「各路賊均退盡，皇甫林現有馮鎮軍日坤帶兵住紮，青浦之賊將城垣毀壞，房屋焚燒殆盡，城內寂無人聲。」中軍與華爾同日赴滬。

廿六日，聞友人揚飛白在何家橋被殺，西報弟託沈秀峯來述：「現在五原居停。」

廿七日，四城門俱開。西報弟從五原回，本府昨至西門口，見槍隊出城撤物，不勝復恨。今日差人尋獲土匪兩名，即行正法。一面出示嚴禁，中軍自滬回。

廿八日，中軍出隊巡哨皇甫林塘橋等處，不見賊蹤。華爾將裏倉對門沿河民房給錢，令其他徙，即日盡

行拆毀。

廿九日，雨竟日。

三十日，中軍又與華爾赴滬。大雨竟日。自圍城以來，城中米價，每石八千六百文，肉每斤四百文，柴每斤二十文，賊退城開，而附郭村莊焚掠一空，鄉民有從一二十里外入城糴米者，東北鄉田畝既荒，又乏農具，能下種者不過十之三四，目前如是，日後不堪設想。

六月初一日，聞本府今晚赴上海。

初二日，西外脫傳：「有敗兵至。」城門暫閉即開。

初三日，陸梅堂之子被虜至蘇州釋回，來述：「梅堂尚無下落。」

初四日，城中因無處糴米，各店舖公議向府中借出數十石，以濟燃眉之急。連日大雨。

初五日，本府中軍俱從上海回。

初六日，各米舖知已買到米四百擔，可支城中六七日糧食。

初七日，有人從常州逃回云：「會帥大兵實已抵金陵。」

十二日，華爾自滬回。北關外有過境難民，非老即幼，據稱：「從海軍、蘇州等處放出者。」約共二三千名。

十五日，府署中接上海信：知新軍門黃名翼升即日會同署撫軍由滬到松，屬員不必迎送。

十六日，聞署撫軍與新軍門兵船過浦往攻金山衛城，並不停泊，華爾亦出洋槍隊十牌而去。中軍接勝宮保咨文：「偽英王陳玉成已擒獲，據抄錄供單係廣西人，自十四歲投偽天王，由湖廣至江南，為苗黨黨所擒。」

十七日，有人述：「崑山某生曾在上海墨海書館翻譯，上年回崑，獻書偽忠王，代設取上海之策。官兵破高橋時，搜得其書，其人已獲擒獲收禁。」

十八日，單董翁招飲，出北關，但見滿街瓦礫，人跡稀少。忽傳夷兵在西門外豬行街一帶放火，不知何故。本府聞信，急向白齊文商之，乃云：「姑免縱火，立限三日聽其自拆。」

十九日，聞撫提兩憲為訪查會軍門砲船搶劫事，至湖中駐紮水營，願將周莊賊卡踏毀，各路水勇聞之皆斂跡。

二十日，中軍亦帶隊渡浦至張堰鎮，會同華爾進攻衛城。本府殺滋事洋槍隊二名。潘少卿在西外開砲發舖，聞於上月初五夜遇賊在高家街內，兄弟三人俱被虜，其室人亦被害，所遺一女僅三齡，已入城內。

廿一日，聞南路砲聲不絕。見府中邸報：知會帥部將砲超於三月中七日之內克復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路不甘棠賊卡十七座，殺賊無算。同時會國荃克復巢縣、含山、和州、桐城等城。曾貞幹與福建臬司張運蘭克復繁昌、旌德、南陵三縣，并奪回魯港要隘。大兵乘勝而下，所以賊營中有一會帥已抵南京，偽天王有還避杭州」之語也。

廿二日，中軍與華爾俱隊隊回。我軍於二十日將衛城東門外賊卡盡行打破，賊乘悉力出拒，華爾用炸砲擊斃數百名，始退入城，閉門堅守；未幾，南陔降會吳劉二人亦帶兵至，連夜圍攻，至廿一日寅刻，賊棄城

而遁。大軍入城搜殺，即將城交與劉駐守。一面飛請撫軍示。

廿三日，中軍與華爾又赴滬。千步逐解來擒犯六名，其四人乃洋槍隊，其二即本地人，因圖詐未遂，勾引槍隊數人下鄉搶劫，地方不服，公同捆送來郡；本府訊供後，即將起意二人并槍隊二人同時斬首。

廿六日，湯裕齋姪友溪住居北門外，因拆卸墟餘房屋，自往督工，屋倒塌壓身死。陳隊盤劫子八官從嘉興逃回。

廿八日，華爾自滬回。胡鏡湖白楚中回松接眷，言：「兩湖境內肅清，元氣已復。」

廿九日，聞華、婁兩邑會均撤任。本府亦記大過一次。

三十日，中軍自滬回，即在前辦營務處所開設米舖以濟民食，先已派人赴滬買米四百擔，示期明日開辦。

七月初一日，聞撫軍派副將銜程學啓帶勇由七寶一路紮營直至北崑山，須步步為營，不准間斷。

初四、初五等日，泗涇塘橋日有官兵過境。

初六日，金山衛城有賊來犯，即擊退。

初八日，聞前在青浦失陷之夷目法爾斯德已回松。

初十日，華爾帶隊從西北二門出，中軍亦一同出城，下船北去，似有復打青浦之意。

十二日，聞撫軍大兵駐紮北崑山桐石村一帶，洋槍隊將城外賊卡淨掃，賊閉門堅拒。

十三日，新任華邑會周紹濂、婁邑會馮恩培同日接印。

十四日，聞昨黎明，我軍用車輪碾倒青浦南門女牆數丈，夷目密司太士執旗先登，小隊隨上，城上賊用磚頭石片奮擊，我軍後隊開放排槍，誤傷吾兵，全行跌下，密司太士中槍尤重，法爾斯德亦受傷，洋槍隊死者五六十人，傷者百人，急令收隊，賊亦不追；華爾從梯上跌下，幸未受傷，即令白齊文劉輪船往滬調西兵，限十五日到青。

十五日，黎明，即聞西北砲聲不絕，午刻始靜。余在家祭祀畢，據報：「於十一點鐘克復青浦城，交撫兵駐守。」

十六日，華爾與中軍自青浦回，據述：「昨日五鼓，華爾不待西兵到，連開車輪碾，轟去城牆一半，藤牌手擁護中軍華爾等一涌登城，賊急開北門及小西門向北逃竄，大軍入城，槍斃千人，生擒百餘名，帶回訊供正法，當日殺七十餘名，府後牆外屍積如山，血流遍地。」

十七日，中軍與華爾同日赴滬。

十八日，聞青浦逃出之賊，盡在黃渡紀王廟一帶盤踞。

十九日，聞金山衛海塘甚危，臬司劉公因查閱軍營到彼目視，立議興修；并議開通塘內支河，以便兵船往來。

二十日，辰刻，聞賊撲趙屯橋營盤，即擊退。

廿二日，聞奉賢縣尊為某統領親兵誤擊死。天馬山團局用私票捉拿偽鄉官，經地方將局勇二人捆解來郡，本府訊供後即收禁，另覓提解。

廿三日，臬司劉公出示地方：「曾受偽職等款，總由脅從，概行寬宥。」

廿四日，聞有賊犯北韓山營盤，為撫兵追擊十餘里，殺百餘名。

廿五日，華爾帶隊赴青浦察看情形，知趙屯橋、白鶴港等處委無賊蹤。

廿六日，華爾又約中軍一同赴滬。有人自蘇逃回，據云：「偽忠王於五月二十八日奉調往投金陵，號稱二十萬至旬容相近，為官兵敗回，并失去糧草三十餘萬，狼狽退歸蘇州；即發令將所屬蘇、太三屬百姓十六歲以內，四十歲以外，概行放出，不許私留一人，違者立斬。」又據投出賊目稱：「偽天王已於六月底逃至蘇州。」

廿七日，胡相之自金山衙門，言：「自張堰以南，大石村以東，滿目荆棘，無一顆稻，人家少壯被虜，惟存婦女老稚，三旬九食，止藉糠糶活命，然猶無處乞食，日走二十里，竟有空手回者，以致而無人色；業奉新令饒警治河，寬以工代賑，而丁壯乏人，且一切起土挑土器具無從置辦，嗚呼奈何而已。」聞浙江餘姚縣已經長勝軍克復，大獲而回。又聞撫軍欲分設糧臺，已看定全節堂，月初搬來。

廿八日，聞華、婁兩邑尊欲帶額一切，而洋槍隊架落不馴，殊非易易。

廿九日，同人饒送胡鏡湖、相之兄弟遊幕楚南。兩月以來，兵威大振，而登城四望，烟火蕭條，散者歸聚無期，存者棲身無所，南北鄉開耕之田，十僅二三，飢民嗷嗷，日甚一日，八口之家，一日三四百文，方可圖一飽；加以疫癘盛行，日有十數家，市闐為之一空。

八月初一日，聞上海新開、北新滬等處皆有賊匪，撫標勇出戰不利，報折三百餘名，陣亡一都司調洋槍隊住援。

初二日，辰刻，發洋槍隊十二牌用輪船載往，是日有賊數十至七寶廟，城中遂訛言：「賊已從龍珠窰竄至買花橋相近。」惶惶竟夕。

初三日，聞長勝軍出隊大勝，賊退往真如、大場等處。自上月廿五、廿六日，彗星復見，仍在乾坎間，芒不甚長，直指東南，至今猶隱約可觀。

初四日，聞撲犯上海之賊，經長勝軍窮追數十里，境內肅清。

初五日，華爾自滬回，知賊已退入嘉太老巢。

初八日，華爾赴滬，華、婁兩邑尊辦拾案極踴厲。

十一、二日，婁縣用立簡立監拾犯兩名，其一係洋槍隊勇。

十三日，聞浙江餘姚復失。

十七日，中軍費軍門印赴滬。

十九日，華爾自滬回，又載到火器洋藥不少。

二十日，府尊赴滬告病，閣郡士庶擬請留，先請中軍據情轉詳。

廿一日，聞黃軍門在滬接印。

廿七日，中軍自滬回，知新本府已奉牌示：委前太倉州方公傳書接任，華爾又赴滬。

廿八日，潘少卿自海寧逃回，聞彼處賊目因調往蘇常救應，故得脫身搭絲行貨船而回；同逃者一浙江

候補府，一四川營都司，一杭州新科舉人。

廿九日，有人自浦南回，言：「金山衛海塘奉劉臬使令搶築險工，將次告竣，並於西門外開一官河，直達後港松隱以北，以防浙賊橫竄，有七八分工矣。」聞黃軍門昨由浦至湖塔迤西屯紮水營，退賊東窺要路。

閏八月初一日，辰刻，聞華爾在浙江攻慈溪城中，鉛子陣亡，圍城驚駭；未幾，與尸入城，在裏倉公館成殮，送世英堂殯殮，所過地方皆設香案，予因病不出門。

初三日，新府尊接印。

初五日，舊府尊起程。

初七日，長勝軍新統領白齊文令：「各城頭增築礮臺，凡城外六十步弓以內未拆民房，仍行拆毀；」其中甫經修葺者，府尊力阻不聽，限七日拆盡，未拆者燒之。

初八日，聞黃軍門在湖西打破賊卡數處，擊獲賊船二十餘號。

初十日，有常熟人來言：「金陵官軍於數日前大獲勝仗，擒斬偽王二名。上海於前月二十左右拿獲逃官總兵銜馮日坤，即日正法。」

十一日，府中奉到發黃內開：「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各路被脅難民，遇有散夥逃出，無論長髮刺字者，概不許濫殺冒功；如係實在形跡可疑，亦只准地送大營訊辦。」

十三日，府尊開課試三書院生童。

十四日，聞軍渡賊已退盡，連日有人從賊中逃出，皆言：「賊有散意。」

十五日，各紳士具稟本府，乞詳請撫軍，添兵要口，保衛田稻。

十六日，華爾派差捉船，聞載洋槍隊往攻嘉定。昨有洋槍隊事波人，在某肆生事，華邑尊親拿四人，尚未發落，今晨，先向統領處照會，其黨殺潑淘淘欲毆，幸夷人隨後出來，同擁至署，聲言欲劫；夷人擊住數人與昨拿之勇一并帶去，聞已分別懲治。

十八日，早聞洋槍隊因三十餘日未發餉而鼓譟，向例一日兩撥，兩點卯，其點卯謂之覆令，今日傳呼覆令，竟無應者；夷目無奈，許俟白統領回即放，乃散去，然不復下操矣。

十九日，洋槍隊以缺餉為名，向各米舖勒索，不應即動手毆搶；自城以及東至華陽橋，西至倉橋米店，各遭其害。

二十日，知昨晚輪船到，今晨先發半個月。午後，中軍將昨日糾集搶米當場擊獲之首徒四名，兩名為首，兩名實耳游賊。

廿一日，前派往事波之來富老牌回松，述：「華統領因攻慈溪，獨行相度地勢，中賊槍受傷，兼憤怒，併力前進，即將縣城攻克，入城後，賊又從事波來聞，適後隊已到，內外夾擊兩晝夜，直追至奉化，并復其城，而事波之圍亦解，現派官兵駐守；且有後去之槍隊八牌帖防，故得撤回。」

廿四日，西兵隊隊下船，不知何往。

廿五日，洋槍隊發藥，俟白統領回松起行。中刻，裏倉囑園內二三抱大榆樹，無故自倒，壓折六角亭及東廊。又聞世英堂庭中香爐忽倒，裂分為兩。

廿六日，黎明，各槍隊下火輪船赴滬。

廿九日，本府傳報，其兩邑議今冬仍收田捐，每畝數錢仍照上年，惟章程稍改耳。其境內熟田，防不及十分之五，加以房屋被燒，人多被虜，即稍有收成，亦祇夠目前敷衍，設身處地，殊為堪憫。

九月初四日，洋槍隊陸續回松，知初二日大兵攻嘉定城，城中賊甚衆，拒敵兩時許，西兵爬城而上，賊始開北門遁去。此次殺賊更多，收復後調撫親親兵守城，白齊文帶隊回上海。

初五日，昨私回之洋槍隊，仍奉文追赴上海。

初七日，知洋槍隊悉數回松，俟發餉後再定行期。聞金山錢家圩有賊來窺，經衛城出隊打退。

初八日，中軍出示：「奉撫札與白齊文會帶洋槍隊」，即日舉獲兩坎頭，與人謂之賊三坎頭，白帥又會人一名，立體示衆。

初九日，據探：「嘉興賊目狼天義即偽稱王，調集浙江各路賊，分三股來攻松江，實欲借此割稻。」本府飛稟軍門，請在湖西一帶加意防勦。黃渡四港口，聞已添派撫親親兵駐防。

初十日，洋槍隊發餉半個月。

十三日，據探：「楓涇左近嘉興股賊四出割稻。」

十四日，聞將浦境內有賊窺伺。

十五日，西城門有近從嘉定退回之大賊二尊，夷人於午後試放，誤用銅帽子發響，不知其中裝有錢糧，轟動城牆，立斃八九人，血肉狼藉，傷者三四十人，中軍馳往查勦。失手之夷人，不知所之，聞死者多洋槍隊，有一所謂四坎頭者，平素無惡不作，手帶金鐲一隻，金戒指七枚，因身在壕前，擊分段，金鐲之臂，不知飛落何處。

十七日，上海添派西兵頭目兩人，與白齊文同帶長勝軍。午刻，下教場看操，過仍回滬。

十九日，聞城中有林氏女許嫁鄰間某氏為養媳，七月初，因父病回城，有洋槍隊目勾引苟合，發令女父改適成婚，女翁聞之向理，反遭毆罵，斷之官。翁忿誓拘女到案，推稱父命不願從前夫。女翁泣稱十餘年撫養，今遭強奪，貧民豈能再娶，只求斷歸。女堅執不服，掌責一百，諭原差備香燭佛馬，其裙襖等物，由內署取出，當堂成禮，令備轎送往鄉間。一切所需，皆本縣給發，不准勒索，鄉人父子叩頭歡呼而去，旁觀莫不稱快。

廿一日，黎明，長勝軍出隊十餘隊往攻白鶴港賊卡。

廿二日，午後，北路送回受傷長勝軍五名，有一所謂五坎頭者尤重。聞白鶴港賊卡已打破。

廿三日，長勝軍回城，知此次北路之賊不下數萬，吾軍以少勝多，頗不容易，攻進賊卡後，賊猶抵死來圍，且卡中民房俱藏有悍賊，內外夾擊，致吾軍受傷四五十人，立斃六名；幸夷兵日黑炭者，於馬上手刃賊目一名，賊始驚潰。詢之賊俘，據云：「被刃者即偽稱王也，其所乘之馬項踏踏悉用金銀，黃緞鞍子，五彩繡龍，十分儂妥。」聞軍門在湖西，有賊衝至三家村，失去戰船三十餘艘，皆由上岸搶掠，空船被劫。

廿四日，中軍從青浦帶回長毛二百餘名，中有無可惡者二十餘名，斬首示衆。

廿五日，上海添派來紅衣兵數十名。

廿七日，上海發來洋槍隊八牌，云：「松城各牌將隨吳藩臺赴金陵，故來換班。」夷館中發本月全餉。

廿八日，中軍與白齊文同赴滬。華亭縣獲斬拉船滋事假冒洋槍隊一名。自七八月以來，城中時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僅一二人得免，甚至有一家連喪三四口者。余家老稚十五口，幸獲平安，真天佑也。上海又發到親兵數百名，聞吳藩台今日卸事，劉英使署理。

十月初一日，在家修祀。

初五日，中軍自上海回，知出師攻金陵之說，因英人未協不果行。雲間試院後進登桂堂，魁星閣等處，久為夷兵拆毀，直砌馬道，兩廊考棚，改設馬槽，查復將大堂全行拆去，一切木料，悉為取用。聞華爾之招，不在世英堂，舊厝在文廟殿前大柏樹下。華紳士公議：其真一請早擇地安葬，以安忠魂。」至今三日，尚未果動。

初九日，白齊文自上海回。

初十日，出洋槍隊四牌，白齊文自帶來富牌二十名押隊北去。據云：攻劉河賊卡。

十一日，夷人在試院大堂後柱一旗竿，高登天平，云：「欲架砲位，防城外四面賊蹤。」東馬橋橋下觀音閣夷人移去佛像，據為己有，上下純用白泥，門前古井亦已填平。

十二日，聞夷人用鐵尺丈量東西大街街道，不知何意。先是在南門外大漲涇橋起至浦口鋪砌馬道，闊一丈五尺，對大漲涇城牆上開一小南門，約在小教場東偏。提督公署本前徐文貞公住宅，內外棧柱多是楠木，今盡行拆去，片板不留。

十五日，前往劉河之洋槍隊回城，云：「賊已望風先遁，」僅燒去卡房，駐紮兩日而歸。

十六日，前所到西兵頭目奧倫，情性乖戾，遇事更張，如拆試院大堂及府學照壁等，皆出其意；更出示西門近城三百步以內民房，盡行拆毀。人心甚恐，雖赴滬請撫軍與被圍領事官商免。

十七日，黃軍門進城拜夷頭目，赴中軍署喫飯，即日起程赴四港口紮營，以截蘇太賊匪來路。

十九日，中軍與白齊文俱赴滬。

廿一日，聞夷人在小教場，從世英堂前城牆下平地開一河，直向北穿過提署東花園至羅神廟西小橋下止。據云：「尚須向東接連南門內市河，直達試院前，并沿路插旗為界。」較舊時河身加闊丈餘，城內民房又將遭劫矣。

廿五日，白齊文回。

廿七日，中軍回。

廿八日，奧倫之事，聞撫軍已批：「候移會夷領事據稟開陳，以遏其勢。」夷公館委員李潤，亦另札申斥。

廿九日，聞上海西兵及洋槍隊於十八日用火輪船七號載往金陵，統帶者吳藩台也。是月陰雨連綿，無十日晴。農人不能收穫，米價益騰，每石至九千零，柴至七八百文一擔，由日逐提船柴米，不能進城故也。

十一月初一日，聞英國領事官批：「奧倫雖係英人，中國借辦軍務，一切自應聽中國官憲主裁；該紳士等仍向本地官憲呈請辦理可也。」

初三日，聞黃軍門在西塘失利，損一得力副將銜游擊，現駐紮郭湖。

初四日，傍晚，夷人於所立旗竿上懸掛鎗龍百盞，對河夷公館終夜鞭炮聲不絕，三更後大作夷樂，但聞歌呼鳴丁之聲，云：「明日耶穌誕辰也。」

初五日，夷人於世英堂前陸地開河，約深三丈，闊稱是。
初九日，候補道楊登保率波人，自滬來松，爲查詢事，當日即回。
十一日，中軍由青浦赴滬。

十二日，夷人度歲，開軍門在青浦調五營兵各五十名閱看雜技。
十三日，有帶牌夷人不知因何起畔，將一洋槍隊打死，合牌洶洶有報復之意，羣擁夷人到奧倫館子中，未識作何發落？

十四日，各洋槍隊因缺餉故，在教場鼓譟，白齊文脫帽自廿約三日內放清，即下船往滬，令四門暫閉，不准出入。蓋此項餉銀，上海早經發下，白齊文糜費移用致缺，欲重向楊道台支領故也。

十六日，黎明，放餉一個月。城門已開，有人言：「白齊文到滬與楊道台口角毆打，并經帳一人均受傷，遂將餉銀四萬元撥歸。」是晚二更後，忽傳號各館覆令，至者惟兩牌，白齊文即令登城把守說稱：「長毛已近，」其實懼上海發兵來擊也。

十七日，辰刻，有西兵二十人，稱：「奉領事來傳白齊文，」即一同下船。
二十日，聞白齊文因毆官封餉已經撤革，長勝軍改派李中軍統帶，一面由夷提督派派兵頭到來會帶。

廿一日，中軍傳諭各洋槍隊：「向所放三坎頭、四坎頭悉依中國千總都守品級，平時改換衣色，請給花翎藍翎有差；如遇下操出隊，乃用外國號衣。」

廿二日，夷兵不服中軍統帶，午刻，帶領多人至署，將懸牌搶去，并傳諭將中軍署拆毀，中軍即邀各通事設法勸解，一面赴滬面稟各情。

廿三日，聞昨夜三鼓後，上海夷兵頭來，即請中軍至公館會議，命將懸牌送還云：「外國人未能盡知中國儀制，今後洋槍勇歸中軍管帶，夷兵暫歸法爾斯德會帶，不准藉端鼓譟。」

廿五日，法爾斯德復令諭話：「嗣後如遇缺餉受柱等事，只准牌中頭目稟，不許囑唆，故違中國官長將令；如服者各脫帽喊三聲。」由是歡聲如雷，各無異言。每日如常操演。

廿六日，與藩臺與前水府買同至爲發餉事，并幫領長勝軍務，不起公館。

廿八日，與藩臺在裏倉發餉。

廿九日，與藩臺赴各館子查點一切。

十二月初一日，與藩臺赴離隊公館發餉，夷人用千斤大礮接送，人馬辟易，坐橋玻璃爲之擊碎，隨從人頭面有壞者。二鼓後下鐘約三四寸，天寒甚。

初二日，發餉未畢，積雪漸消而未老晴，尚有意。

初三日，與藩臺仍在裏倉發餉。午後雨，聞向須裁汰一切浮費。傍晚冒雨下船。

初四日，藩臺與奧倫等會議十六條，榜示通衢，內惟「南門槍匙仍歸中國掌管，試院俟開考有期當即退出；華爾靈紙換專祠建或遷葬。」此三條有關於地方體制，餘皆常勝軍政不備。帶牌洋人及役夫等分別減去十之二三，然洋人中頗有不願者，意因往日過寬，一經裁減，不滿其意，竟敢將城上大礮推墮，有跌斷者。

初五日，藩臺與買太尊回滬，中軍亦隨往。

十一日，聞常熟長毛獻城反正，而爲別股賊所圍，吾軍往援得解。現擬調長勝軍進攻太倉，俟上海餉約日起行。

十二日，上海餉船已到，藩委買太尊啟放。

十四日，裏倉公館放餉竟日。

十五日，買太尊回滬，聞邸抄：「前制軍何桂清於十月中伏法。」

十八日，聞上海西兵今日出隊。

十九日，聞浙江有人逃回云：「紹興於月初克復，杭州吾軍亦得勝仗。」

廿三日，黎明，長勝軍起行，中軍亦押隊往。

廿四日，上海探報：「鎮江於月內大獲勝仗。」又有自蘇逃回，據云：「官兵已從東垣攻克宜興、荆溪。去浙關不遠，蘇城僅開兩門，惟永昌徐潤酒家大遭劫掠焚燒，自備戰船逃在上海。」

廿七日，西兩弟又添一子，取名慶堂。

廿八日，有受傷洋槍隊送回，知昨日辰刻將太倉南城轟陷，架梯登城，賊悉力抗拒，彼乘吾寡，反爲所敗。破隊受傷較多，賊乘開門來衝，幸撫標親兵敵住。被奪勇目三名，受傷者十餘名。

廿九日，長勝軍砲船陸續開回。早日祭祖。

三十日，步隊亦回，此次出師，失去大礮兩尊，洋槍百餘桿，他物稱是。軍勇約傷數十名。

二年癸亥正月初一日，晴。早起焚香叩天地，闔家團聚拜年。

初七日，據報：「西路賊匪又有蠢動之意。」

初九日，聞衛城駐防之降兵，奉撫軍調赴北路協攻，沿途搶掠。

十二日，買太尊來松，發長勝軍餉。

十四日，老母八十壽辰，戚友紛紛來賀，兼以詩文，惟發覺日不意患難之餘，尙得此樂，人子莫大之幸也。十五日，元宵雨。

十六日，夷公館中查出一外來洋人，訊稱：「爲賊作探，且帶有剃髮賊二十名，將俟吾軍出隊後，放火燒燬軍裝火藥局。」即送府押解上海。中軍連夜搜查，並無所獲。

十七日，城中竟日搜捉奸細。

十八日，中軍迎喜神，出西門，進北門。

二十日，在觀音閣佔住之夷目密司把斗忽然撤去，并聞各夷館中儘有紛紛辭去者。

廿二日，買太尊奉撫軍令點派長勝軍兩牌交中軍管帶，中軍仍請一夷人在署教習。

廿五日，華治南、北兩鄉已定期發賑，據南鄉人來言：「自亭林以南至海塘，已餓殍盈途。」

廿七日，西門外擊獲奸細一名，即送夷公館收斃。

二月初一日，辰刻，中軍出隊十牌，由輪船載赴上海。

初四日，聞前撫軍薛奉旨：「來京聽候簡用。」

初五日，偶與周敬亭、楊青園看桃花至黑橋，見江小校先生舊宅已毀盡，北至一粒珠，改爲夷人操演之處。

地。僅遺光戊申訪何目山於香委詩室晤先生，曾以松江續詩鈔自任，曾幾何時為之悽然！

初六日，有販毛竹船至倉橫行中交易，洋槍隊隊以奸細，串同夷兵頭，將船鎖進，并將行內銀錢等物搶一空，云有千金。

初七日，三更後，大風振屋。

初八日，黃昏，雲。

初九日，中軍自滬回。知福山賊卡已打破，今須添兵及炸藥往彼防守。黃昏時，聞竹行搶案，奉撫軍令即日正法，中軍料斬洋槍勇三名，內一名係三坎頭。

初十日，午後，有夷兵頭率領賊隊多人赴府署，以索還三坎頭為名，擁入宅門，逢人便毆，直至上房，搶掠金銀雜物，搜獲入盡，如前。將至署署，適裏倉副統帶葛萬利，帶領老來富等到署彈壓得免。又派勇往各衙門巡捕，始行散去。聞有委員及新任華事師，被槍隊拖至裏倉，欲行私拷，得委員李澤送回。據附府署中被搶洋銀六七十，金器百兩，餘不計。署中被搶田捐洋銀五千有零，元寶十隻。夷人於勇手奪還一隻。此舉十有七八事波人，滋事後即有百餘人乘艇逃出城門，從莘莊一路去。中軍派勇會同督標兵並程趕追，格殺勿論。

十三日，知昨晚賣太祥押陶來松，先在北倉橋賊隊公館發餉，並各給腰牌，填明籍貫，以便查察。聞奧倫已撤去，另派上海領事親自登來接管。本府昨亦赴滬。

十四日，賊隊各陣出隊由輪船住滬。

十六日，有兩鄉人來言：初九日，衝城出隊，打破新官賊卡六座，殺獲甚多。惟統領副將曹聯陸中槍陣亡。十八日，出隊六陣，仍由輪船載去。聞紹興的於本月初六日克復。

廿二日，續去之長勝軍先回，稱：「福山口大兵已於十八日克復福山新舊兩城。」

廿三、四日，長勝軍陸續回松，云：「新統領戈登頭請兵法，十八之戰，長勝軍在前，親兵在後，槍聲並發，賊不能支，連夜遁去；吾兵祇受傷三人，夷兵陣亡一人。」華邑尊在城發賑，分士民各一日。

廿五日，中軍自滬回。有人從太倉逃歸者云：「偽蘇王初因太倉喫緊來救，及至已解圍，即赴援福山；於十八日為吾軍打敗，連夜逃回蘇城。」

廿六日，新統帶戈登在賊隊公所點名，革出一百三十餘名，或因吸煙，或由貌瘦，大約甯波人為多。

廿七日，戈登又在各夷館查點，大加刪汰，帶牌夷人亦有革出者。

廿八日，戈登下教場看槍擊準頭，陸賞有差。

廿九日，賈太尊從滬到松，傳華邑兩縣備辦由松至青橋梁馬路，即日會勸太倉。

三月初一日，接四明友人信：「浙東全境肅清。」

初三日，婁邑發東北第一賑。

初六日，上海撥來洋槍隊五百名，駐守松城，以長勝軍將盡數出隊故也。

初七日，各夷館發運軍火糧食等賊隊，先於今日起程。

初八日，松城長勝軍祇留四牌，餘盡被隊出北門去；戈登及中軍亦同日起行，會攻崑山。

十一日，中軍因邵電橋之石有礙輪船，傳諭砲石匠五十名往拆。大兵暫紮青陽港。

十二日，撫軍因太倉賊屢次偽降，親軍疑覆沒，撤調長勝軍會攻，即拔隊前往太倉。

十四日，聞軍前又調去大砲四尊赴太倉。

十六日，聞太倉於昨日辰刻開仗，申刻入城，撫軍令：「因賊情狡詐，毋任一名漏網。」

十七日，聞十五之戰，吾軍分五門攻打，賊不得透，併力死拒，自辰至未，槍聲不絕，間以火箭石塊；戈登見日將西逝，傳令衆軍冒矢石上城，前軍傷隊，後軍繼上，賊猶抵死巷戰，至晚始出北門而逃，又為伏兵掩殺，賊首偽惠王，負傷遁去，賊為死守計，各館子尚未撤動。夷兵與長勝軍各有所獲。

十九日，大軍將移攻崑山，戈登見各勇皆攜帶所獲，恐無鬥志，與中軍議暫回將息。

二十日，長勝軍陸續回松。聞吾軍雖回，而近崑山一帶，悉為親軍堵守，水路亦有輪船兩號停泊。

廿三日，據探：「偽蘇王竄紮楓涇，」將以奉制吾軍。

廿四日，聞撫軍出城赴太倉查閱軍伍。

廿六日，聞撫軍由青浦抵松，文武官俱出城候接。

廿七日，辰刻，撫軍從外館驛登岸，長勝軍及西兵頭目皆帶隊出城迎接；撫軍坐轎過處，夷人皆脫帽招呼，威儀甚肅；城上連開大砲十餘門，夷禮也。撫軍入城，先赴戈登公館飲酒，後至府署擺飯畢，申初出城，即登舟回上海，各官皆送至浦口。

廿九日，聞西路賊已退，有槍船頭目朱大者，向投在中軍標下効力，實則仍在外無所不為，近因打太倉滿載回，遇黃軍門砲頭領，將朱及徐姓頭目在路正法。

三十日，中軍為朱、徐被殺事，赴滬面稟。

四月初五日，華邑尊病故，地方惜之。

初六日，又到夷兵一二百名，皆穿大脚袴，大袖短衫，面皆黧黑，云：「係派來守城。」

初七日，與公館發令：「明日黎明出隊，」一切軍裝火器俱已下船。中軍亦押隊同行。

初八日，五鼓發號，至天明各槍隊無一至者，云：「須俟發餉。」戈登大怒，傳令：「帶牌夷目換戶去查，有不遵令者立斬以徇。」始陸續出來，當場查出起意逼餉之通事陳錫山及隊目六人，立刻押解上海；其餘與事數十人收入夷館監禁。戈登乃會同中軍帶隊先行，各夷目押後，毋許一人走漏。

初九日，守城夷兵出城滋事，城中僻靜處亦有扣門入內搶物者，居民紛紛上訴，出示禁約。

十一日，夷兵在南門外毆傷百姓三人。

十三日，聞崑山城外賊營均已打破，直抵城下，吾軍受毆傷三四十名。

十五日，申刻，報捷，知崑山於十四日已初克復，賊席捲而逃；惟遺糧食甚多，城中先撤去滋事夷兵一半。

十八日，有人述：「戈登於十三日打破賊卡後，即放輪船一隻，繞過崑山，直達吳義儀亭兩鎮，開砲將賊卡盡行打破，賊望蘇城而逃，即放火燒去卡房，崑山賊見後而火起，遂棄城逃竄。據云是夜儀亭鎮上崑山逃賊連衝十餘次，被六牌長勝軍槍斃及砲船擊死者不下萬人，生擒三四千人，崑山運西塘上積屍無數，城中賊盡後，百姓開城迎入，不甚殺戮，輪船直道至婁門，蘇賊置不敢出，大兵現在儀亭駐紮。」

十九日，賈太尊赴滬領餉回，即解往崑山給發。

廿一日，聞平午之賊又到錢家圩等處焚掠。中軍將移駐崑山，赴滬求即提中軍事。

廿二日，戈登亦帶長勝軍駐崑山，西兵皆調往。中軍自滬回，已准卸提中軍事，委撫中軍崔接任。

廿四日，李中軍起程，沿途鋪戶俱設香案，各紳士亦集西門內把酒饯行。

廿六日，聞御橋有賊撲犯敵船，在被打仗。

廿七日，聞新倉衙前之賊，於三四日前衝至錢家圩等處，經張振聲營盛出隊打退。

廿八日，聞盧區盛澤之賊及平望等處均已反正，吳江亦不日可下。聞撫軍將移駐松城，先派總兵張遇春帶親兵三四百名由酒涇旱路到松。

廿九日，親兵已到，各夷館子已空大半，張鎮軍即在靈開醫院駐宿。兩月以來，西門外嶽廟西市房日漸起造，舊規可復矣。

五月初一日，聞裏倉東宅將作撫軍公館，其中一切裝修椅桌之類，夷人欲以七百洋銀買與華，斐兩縣。

初二日，撫軍又添派親兵三四千人至倉橋迤西一帶駐紮，不准進城。

初三日，有人述：「李中軍原籍吳江，上有父母，現住崑山西北蘇州齊門內以羊腸河邊，地名澱澆，其地四面大河，去徐潤酒家不遠，因此賊未擾及。中軍收復崑山後，即帶敵船回家省親，鄉中人誤認賊至，各棄家而逃，急令偵船上前安慰，始皆旋里。到家拜見父母，年皆六旬，鄉人本色，其夫人及弟姪輩，各以次相見，細述出仕情形，無不感涕為笑。明晨，命宰牛犒士，并大饗諸鄉鄰，其中有曾受偽職者，當時倚勢逞強，立即奉出斬之，歡聲若雷。盤桓兩日，觀者如堵，遠近榮之。」

初五日，聞戈登親軍統領程鎮軍學啓不和，因爭守城故。

初六日，前移駐倉橋迤西之親軍，甚為滋事，紛紛辭職，惟據稟移會而已。

初七日，聞李中軍於上月廿九日帶老來富糧百名及敵船等自回滬，教辦團練事宜。適逢賊船，即令開槍迎擊，賊船遁去，吾兵乘勝追趕十餘里。收隊回營，程統領親軍水營誤以為賊，即開砲拒擊，幸夷人高開孟者望見，赴水求救得免。戈登聞之，欲調兵報復，中軍力阻，程統領亦自知草率，來營負刑，一言而解。

初八日，李中軍又自松赴滬，令舊屬袁都閣留松招集洋槍隊三牌，帶往崑山聽用。

十五日，李中軍自滬回松，五營將備特為上置。

十八日，李中軍仍赴崑山。

十九日，親兵出城採辦，與民鬪毆，官不能禁。張鎮軍與本府會議守城事宜，城外五十步內，仍不准造房，并須各城添造水棚，分別提撥兵管西南兩門，親兵管東北兩門，水陸出入，以盤查為名，零星物件，頗遭乾沒。

二十日，撫軍招來西兵六七名教練親兵洋槍，仍在書院周太僕祠住宿。

廿五日，親兵即在裏倉門首演放炸藥，聲震風瓦。

廿八日，聞蘇城賊眷被資避滬，崑山關外賊聞信來劫，頗有殺戮，因此四鄉百姓紛紛逃松，日有所聞。聞揚州被圍緊，三十日親軍統領連日派人巡街，遇黑衫袴及事波口普者皆折挫之，天道好還，亦一驗也。本月自初六日得雨後，至今九早，且酷熱，田禾將枯，奈何。

六月初一日起，一府兩縣早晚赴城隍廟拈香求雨。

初二日，上海報：「揚州已解圍。」會帥前隊兵又將九洲下關燕子磯等處及句容縣城俱克復。

初五日，邵廟建壇禱雨，向西白龍潭龍神廟借水。

初六日，撫軍發到告示：因聞城中多花烟館，恐易藏奸，命春字營親兵查察，良家亦不免擾及。

初八日，華英會同赴神山彭真神祠借水，自初五日起禁止屠宰。親兵藉此在城外搜尋豬肉以供慶獻。聞崑山出隊攻吳江。

初十日，聞上海小南門外失火，延燒四五百家。

十二日，聞吳江軍失利，飛調長勝軍即日起行。

十五日，大雨，自午至申約四寸許。聞吳江於十四日辰刻收復，平望之賊先已投誠。

十六日，親兵疑賊登城，似有觀敵之意，居民大恐，後詢知米市塘口有撫軍自備小輪船一號，因載餉到松，不知被何兩洋人尾來連船擊去，或云：「白齊文黨也。」

十七日，夷目馬葛利等盤獲叛夷一名，搜出偽將軍印信及路引等件，詳供：「白齊文委係盜賊，令其往來松涇探聽消息。」云云。即送府收禁。

十八日，馬葛利殺偽木貳將軍喬根一名，呈示東教場，並據供：「白齊文黨多壞波人，布置城廂內外不少。」因此華英會議派員查造人丁冊，不准容留事波匪類。

十九日，聞親兵在東外拿獲鬼子六名，其三名逃去，即將所獲者殺埋野田中。

二十日，有友人自崑山回，言：「蘇州城外有大小輪船三號停泊，一則白齊文降賊貨夾。」

廿四日，聞友人周蘭芬因阻親兵斫伐墳樹，被其痛毆，并縛縛半日，遍體受傷，同時受縛者不止一人。

廿五日，聞賊圍吳江城。按鎮江友人信：知江北一律肅清，鎮江軍威大振，不日將攻取丹陽。

廿六日，撫軍弟六大人帶親兵八百名自滬來，代張鎮軍守城，住宿東嶽廟。

廿七日，夷目又從城外捉進洋人兩名，一白一黑，通事等三名，交婁縣監禁。

廿八日，六大人進裏倉公館，張鎮軍將令箭等件一併交接。本日又到淮勇數百名。

廿九日，聞蘇州城外東西兩三路賊卡，次第打破。又聞浦中有輪船載賊駛向西去。

七月初一日，張鎮軍率調赴滬，與崔中軍同往。

初三日，因沙港口管帶親軍水師四品翎頂及隨勇一名為該處鄉民致死，會縣勘勦。云：「因捉民拉練，斷翻舟。」云：「為網船所傷。」聞左近四五十家已化為烏有矣。

初四日，六大人所帶正中字兵悉調入城。前來春字營將調往浦口，進取塘西。

初六日，春字營親兵悉數出城。

初十日，城外親兵去盡。李張兩統領亦押隊西去。

十五日，聞親兵於十二日辰刻克復楓涇鎮，現已進紮張涇涇，去嘉善城九里。

十七日，聞昨有夷人率撫軍令來松督催軍火，官：「親兵至西塘幾為賊所圍，毆傷四五十名。」又聞江陰吾軍失利。

廿一日，據報：「西塘已於昨日克復。」又聞洞庭之賊，被敵船擊走，因不能守，賊復噴聚，殺戮甚慘，居民

避難到松者極多。

廿四日，親兵陸續回松，滿載而歸。

廿五日，妻邑尊自楓涇按民回，知楓涇統領翰林編修劉乘璋，即前在朱涇駐防者。

廿七日，李張兩統領俱回松。

廿九日，有人從崑山回，知頭營戰船已進泊蘇城外跨塘橋。

八月初一日，上海來信：「偽翼王石達開入川後，於上年十二月為官兵擒獲，并獲悍目十二名，俱凌遲處死。」

初四日，世英堂開鑄炸藥。

初八日，上海報知：「江陰城於初二日為黃軍門克復，擬即進取無錫，以絕蘇賊去路。」

初九日，崑山來信：「賊於月初出城衝營，吾軍兵寡，幾為所困，幸洋槍隊至，轉敗為勝，殺賊三四千，吾軍傷亡數十名，追至城下而回。」

十二日，有人自南京逃回，言：「會帥大兵已布滿金陵城外。」新任本府錢德承到松接印。

十八日，親兵出隊赴崑山。

十九日，聞浦中有上海紅兵三四千過境，云：「去會攻蘇州。」

二十日，上海報：「杭州城於本月十二日未刻收復。」

廿一日，城中春字營兵均撤去，惟留李六大人所帶淮勇及統領護軍三四百名守城。

廿四日，聞蘇賊衝營亦即擊退。

廿五日，聞蘇州寶帶橋被賊拆去。

廿六日，傳聞白齊文在蘇城為賊調度。

廿七日，聞蘇軍榮新捐每銀一百六十文，華則准其當地支消，要須認解金山貼辦。

廿九日，李六大人即在撫軍公館駐紮，軍令視張統領較嚴，每一勇出必帶竹籃為憑，市物亦尚公平。

兩月以來，風鶴稍靜，府西一路民房亦漸起造矣。

九月初一日，新任妻邑尊王乘鑑接印。

初三日，聞衙前新倉又有賊打糧，經張堰營盤出隊打退。

初七日，崑山來信：「嘉興賊目偽總王率萬餘悍賊來撲吳江東門，李統領即帶長勝軍一千名星飛趕至，斃賊千餘，追至北柵地方，吾軍共傷三十餘人，駐守兩日，知賊仍退回嘉興，遂收隊回。」

初八日，有人自蘇逃回，言：「偽忠王因金陵喫緊調回，城中祇偽納王主持，尚有賊萬多人，又有白齊文為之調度，一時恐未能下。」

初十日，聞撫軍飛札李六大人調往軍前，另派楓涇駐防兵來守松城。

十一日，西門外又有客兵過境，約二三千人。

十三日，楓涇兵陸續到城，帶兵官為王副將。

十四日，李六大人拔營，王統領進裏倉公館，所帶兵勇悉用先鋒營字樣。

十七日，聞蘇州盤營，齊三門外賊卡俱已踏平。

十九日，王統領派兵分守四門。

廿四日，聞白齊文已由賊中投出，李戈兩統領即派員押送上海。

廿八日，聞蘇州官兵已繞道進攻虎邱賊卡。于家五弟婦一病經年，昨晚去世，百方慰勸，無以減老母之哀也。

廿九日，南鄉來信：「嘉興賊乘時來呂巷一帶割稻，幸即去不致蹂躪。」

十月初一日，聞吾軍已將虎邱賊卡攻破，又進取泖關矣。

初五日，聞泖關已不日進攻，蘇城偽忠王率賊五萬下太湖去。

初十日，夏秋以來，西南各路難民沿街倒臥，而無人色，雖設粥局不能偏給，呼救之聲耳不忍聞。昨有一上海好善者，目擊順運，議借育嬰堂戲園收養童幼，女年在十五六以內者，給予衣食過冬，明年再為設法，誠一大功德也。

十二日，接胡鏡湖楚中來信：「諸碧泉於今春奉委署理芷江縣，相之在著中教讀。芷江為沅州府首縣附郭，去省垣千六百里，與粵西接界，近有會匪滋事，亦責防剿。」

十五日，月食。

十九日，府署奉撫軍札：「蘇城不日可復，惟據報忠逆已下太湖，恐其下竄，即飭駐松親軍於湖湖交口駐紮防禦。」

二十日，聞官兵於十六晚驟中賊計偽降，幾為所困，受傷百餘人。

十八日，出隊與賊戰大勝，直追至盤門城下，殺賊千餘，現仍紮城外跨塘橋。

廿一日，據報：「忠逆已下太湖西竄。」

廿二日，聞楓涇為嘉興大股賊來衝，副將王玉林陣亡，劉統領亦中鉛子，賊已竄過張涇匯地方。

廿三日，有任姓者自杭州逃出，述：「賊中情形。」賊以義安、福、燕、侯為五等之別。其上者曰主將，曰朝將，曰天將，曰掌率；最上者稱王，以次而升。杭州賊目歸王，向王兩人，無非流丐因能沖清酒保之流。任姓頗為歸逆倚重，四月間曾派往金陵接家屬，即在金陵歇夏。至七月到蘇州，另雇大舟送歸逆家屬，渡太湖，適遇官兵破船，將彼家屬擄去。任因自坐小舟幸脫，仍回杭州。現杭州官軍已紮在靜慈一帶，領兵將蔣藩台也。賊勢甚促，至九月中出差赴新市，乘間脫逃，在金陵時，曾九大人圖蓋已得雨花臺，城中賊亦頗驚恐。

廿六日，有紅旗飛報：「蘇州城於廿四日申刻收復。」

廿七日，聞蘇城偽王有九，其七人俱願投誠，惟忠逆先期逸去，慕逆抵死抗拒，廿四日，我軍更替攻城，至日午，賊力已竭，七人者將慕逆殺死，遂開門獻城。

廿八日，聞撫軍排隊進城，並未殺戮。

廿九日，聞平午之賊亦有歸誠之信。

三十日，聞無錫賊已獻城，署軍門李朝斌在彼駐守。

十一月初一日，有人自崑山回，言：「撫軍進蘇城後，僞王七人者仍穿逆服叩見，立命斬之，傳令祇顯元惡，其餘凡剃髮者俱赦免罪，乘皆股懷奉命。」

初二日，又聞撫軍將降人分置各處，有願歸故土者候備船道送，有官兵私自搶物者立斬數十人。查各賊館銀米不下數百萬，忠逆府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偽殿金龍抱柱，僭妄已極。

初四日，又聞帥先派飛虎軍六千人來蘇接應，此軍素號無敵，忠逆前帶三十萬衆悉喪其手，是以先於廿二日驟見飛虎旗號，即出城下太湖逃竄。豈知飛虎前軍一到，見忠逆下太湖，遂亦尾追至廣德，未知若何？

初五日，聞楓涇出隊已將張澤涇賊卡踏破，現已逼近嘉善。

初八日，聞衛城營盤差人在西外裝辦頂帽百餘副，云：「因平午賊約降預備加賞。」

十三日，聞浦賊於初九日獻城，其初因西、南兩門賊未肯傾心，賊閉門大殺逆命至盡，然後開門獻城，迎接吾軍。

十四日，聞常州不日亦可收復。

十五日，松人為王統帶上一「兵輯民安」四字匾，以酬其惠。

二十日，聞先鋒營調赴新倉等處，蕩夷又紛紛提船。

廿一日，聞世英堂殿子局亦撤回上海。

廿三日，聞嘉善賊匪於十六日獻城。

廿五日，聞杭州兩府屬縣漸已收復。

廿六日，聞邱抄知「省垣之復，程學啓、鄭國魁兩統領，俱奉行賞黃馬褂，撫軍加太子少保銜。前中軍李統領加提督銜頂品頂戴。」

廿七日，華費兩邑開倉徵糧十分之五六不等。

廿八日，三更後，予忽發寒疾，兼挾肝氣，幾於人事不知，至廿九日傍晚始蘇。

十二月初三日，知署軍門李已實授，於前月廿四在太湖舟次接印。

初七日，聞浙西於上月二十日連復嘉興、湖州、平湖、海鹽、餘姚五城。

十二日，子家紅秋族弟狗官早孤，隨母撫養於外祖俞氏，於咸豐庚申被擄，忽於昨日有人送回，已為凍餓所困，兩足腫不能行。據云：「自宜與逃出，宜與百姓人相食已久，人肉亦賣五十文一斤，人家有病死者不敢哭，蓋一聞哭聲將屍身分割去也。」

十三日，遇南匯人言：「上南今歲木棉大熟，畝收一二擔不等，價可每擔十千文，因此家給人足。」同在東南五百里間，苦樂之不均乃如此。

十五日，本府行香後，傳華、婁兩邑會議重修試院。

十七日，世英堂殿局即日移往蘇郡。

二十日，予出西門，見蘇廟對過起建新新酒樓，仿照瀝城式，頗極華麗。阜成水煙舖亦金碧輝煌，較前更勝。鉅劫之勢，轉益奢侈，無怪房貨捐之層出也。聞浦南各營奉調赴蘇，所過之處雞鴨食物為之一空。

廿三日，祀灶，夜聞爆竹之聲不絕於耳，復視昇平景象，因進一觴為老母壽。

廿七日，立春。因憶庚申正月十三日，借單芷湖胡相之諸人出東郭觀迎春，歸而罰韭小酌，曾作二律以記其事。迄今四閱寒暑，中經離亂，遷徙頻仍，及風鶴稍靜，息影敝廬，而芷湖已歸道山，相之墓遊六千里外，撫時感事，黯然消魂，自和前詩復成二律。

三十日晚，街上鐘火不絕，城門竟夕可出入。華費漕糧已徵收過半，欣喜過望，饌酒獨酌，至四鼓而以。以上自庚申四月起至癸亥除夕止，略記吾松被難情形，及寇禍始末，凡上下兩卷，謂之小滄桑記。自都城兩遭失守，沿及四境，所屬離縣八失其七。其間若者被戕，若者被擄，高堂峻宇，盡化劫灰，白壁黃金，俱歸賊囊，流離顛沛，九死一生，不堪設想。今者皇威不振，華夏一心，以次殲除克服，得以重見天日。雖金陵抗節尚在，負嶼而大兵所至，摧枯拉朽，必不能久延殘喘矣。惟是逃難餘生，痛定思痛，姑就向者所記，稍去繁蕪，聊識毋忘在莒之意，見聞所及，不出方隅。若夫鴻謀大略，偉業豐功，自有記載之者，聞巷之士，何所容其齒頰哉。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日雲間姚濟識。

跋

滄桑小記者，吾宗兄鐵梅氏隨筆所誌也。鐵梅生名人後，為勉樓先生之文孫，少時即名噪郡邑，與予交高，落自異，澹如也。迨庚申四月，同避難於車墩十九園之沉馬堰，其寓即予之舊宅也。當五月十三日賊匪進城，鄉里震惶，吾鄉僅遠城十里，君奉太夫人居鄉色養，年登八旬，不能遠徙，因以家眷屬乃弟守梅、西梅二兄另遷于浦南之莊行鎮，而獨以小舟奉太夫人停泊于小港。蓋其臨變靜鎮處置從容為不可及也。沉馬堰者，自明季吾宗遺寇之亂，馬沉於此得名。迨我朝定鼎，削平海宇，王師如時雨之來，吾鄉仍稱樂土，閱二百餘年，安如也。不意天降喪亂，賊匪之來，如蠶如蝨，如蠶如蝨，如貪狼，而君之本宅在買院之後，雖遭賊兩次蹂躪，不致空諸所有，蓋君之補苴繕完，異於瑣語，雖然不敵風雨者矣。君之避於鄉也，枯坐無聊，時生感慨，酒闌以後，發為詩歌，或往來郡中，偶有聞見，即隨時日誌之，亦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足以駭人聽聞。雖所誌無多，已真然成帙。予時在鄉間暫攝訓蒙事，因題于抄訂一過。予年老健忘，頹然自廢，異日者太平歌唱，君回故里，離思依依，出此編於筆硯之左，如見君之悲歌慷慨，談論風生，亦足為雲鴻之印云爾。宗弟鴻鳴敬誌。

跋

編文姚鐵梅先生著作因富，有詩古文詞及雜說若干種，惜其後嗣零落，猶子松仙表兄又宦游在外，家藏遺本久已散佚盡矣。其所著小滄桑記，備載松城粵寇始末，南匯張嶺山師為之序，采入郡志，迄未梓行。乙卯之秋，予與同人集資印李辰山高士南與後話錄將竣，族弟君曜為予言：「近在舅氏趙仲昂家獲抄本小滄桑記二卷，珍為秘本。」爰出重價購得之，仿南與後話錄板式付之鉛印，以廣流傳，俾後之人念亂離之苦，常惕然知所懼焉。嗟乎粵匪之禍吾郡，兩次失陷，四境蹂躪，雖有子遺，子家轉徙流離，先人被難，小子時在襁褓中，尚不知悲今讀此書，倍覺愴然已。丙辰正月月嬋姪雷補同謹跋。

談浙

自序

古書以談名者：唐有桂苑叢談、戎幕閒談，宋見於藝文志者十有八種，而遊園山叢談、夢溪筆談為最著。明史經籍志有深覽偶談、崑山補談二書，凡其所談，皆小專指一事也。國朝談往錄、談龍錄，則止談一事矣。夫稗官小說，采摭街談巷議以成編類，多因人而綴綴，若廣搜彙錄，仍以己見斷其是非，則淺顯也具深心，談諧也有風議矣。夫粵匪之擾，蹂躪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河山錦繡也而草莽盡之，城郭樓臺金碧也而瓦礫孤瓦紛迷之，儲奴收警皆勦擄課稅之赤子也而膏燭益火變化之。幸賴中興日月，重麗靈輿，寫生佐命諸賢，整飭乾坤，白簡以繩驕怯，飛檄以走雄師，露布以馳捷報，寶海告平，億兆歡欣，曷日修中興禦武之紀，必有著作鴻儒，綜天下之大勢，考數十年前後之得失，乘筆成書，談之名山，登之天府，以昭示於億萬年者，若瑤奔走下僚，既未能籌筆樞密，與聞軍報，又弗克負笈閒遊，周歷秦楚，燕趙齊梁百粵之區，防求故實新知，以成巨帙；繁身吳越，即東吳西吳且未能盡識，編陋極矣。顧自道光庚戌屢歲一朝，迄今同治辛未，已二十有二年，均輒轉俯仰於浙東浙西之境，所任之地，亦繁居多，烽火驚心，羽書駭魄，凡夫天時之遷變，地利之險易，人情之糾紛，皆以靜念觀其動態而知其成敗之由也，久矣。茲於交游朋好，搜輯筆記，作談浙一編，聊紀身世之遭逢也。章分之欲其明也，體證之欲其強也，錯綜之欲其變也，事詳紀之欲其實也，情態度之欲其虛也，說文曰：「談，淡也。」徐氏解為和樸，段氏解以平淡；余意從首炎聲，或有謂莊或炎之意，與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後者如焚如煎也，則談者豈皆和樸平淡之義與？請以質之知言者。同治十年九月重陽，善化許瑤光覽門讀。

月例

說卦序并，讀易之例，汲冢周書，序於尾繁，古序跋後，今例居前，吾今從衆，有開必先，故先談作是書之例。備禮難讀，載禮易知，一則瑣記，一有議論，情至之文，可歌可泣，推波助瀾，顯出深入，不作記而作談，以此金華一子，詳說兩唐，豫人談吳，仕宦之鄉，官到西湖，于今廿載，目親滄桑，波濤口海，余楚人也，不談楚而談浙，親見則言之切矣。

經緯國器，傳則直書，或散或夸，不必盡符。王庭揚言，草野風塵，同異之間，有忌無忌，所談不盡與衆相合。麟筆編年，國風繫地，天有其時，地有其利，茲談從地，十一府城，江皖閩豫，議論縱橫，每篇雖以年次，而必以地繁，且及郵封者，所以化嗚城之見也。

安不處危，存不忘亡，懷經示象，繫於苞桑。人頗中興，此談敗壞，於千萬年，式昭法戒，於失守之事轉詳。

談以易名，要忠與興，記宜書名，談宜稱職。受大受細，要有等差，君前臣名，不可不知，凡得談者皆稱職，惟自咸豐初年至今得談者三百餘人，世不盡知，不得不微分軒輊，其文武大員昭昭在耳目者則稱職不稱名，其三品以下及偏僻得談者，則於談下旁註姓名，至若逃論旨下，則大臣亦稱名，昭敬也。得談諸公固有未及考定者，仍稱官。

即日為矣，不日為讀，其實不日，亦係關疑。陷城殉難，例宜書日，有不日者俟考其實。

混混黃河，發源積石，參天棟材，萌於寸尺。矧茲么零，螳臂懷戈，為蛇勿播，為蛇若何，凡談一事，必追溯其所自來。

懷襄為忠，海其所歸，浮雲蔽日，終與軸依，魯文敗仗，傳及齊襄，官左有例，鄭厲遂亡。如談石逆犯浙，談及入蜀，遺此例也，庶幾有來有去。

不臥衾中，不知委狹，地越天荆，兵餉匱乏。如刻如激，山鬼罵人，持平之論，宇宙皆春，所談不為苛刻之論。石刺見玉，沙汰見金，觀自察安，人乃見心。一念貪玩，殃民靈國，明鏡照膽，原非苛刻，談雖不求利而隱情必挾，所以示戒也。

左氏富監，其失也巫，石言家立，神鬼有無。劉譚正緯，有動文章，而況妖孽，而況頑祥；故談及災異。兵以衛民，國亦助兵，究屬聚衆，事變迭生。深資助鎗，膏多鎗滅，火水相仇，調和失節，談圍練以此。善必有類，鸞從鳳凰，醜亦有類，投虎者復。外寇之來，內紅盜賊，唯聚引導，奸究莫測，兼談土匪，勸除宜先也。

春秋經也，不書姓名，班書史也，詳載分明。茲乃談也，非經非史，著意挺舉，米賊不齒，自偽王以下，非因事連及者不談其名，節繁文也，汰夸飾也，與無錫吳助「吳中平寇記」之例異。

談浙卷一

善化許瑤光雪門甫集輯

談成豐三年防甯國之始

成豐三年春，粵逆由湖北陷安慶，遂陷江南，揚鎮繼失，東南大震。提督向榮欣然追賊至江，欽管兩北...

此外統轄子弟，實錄帶勇，藉為利藪名梯；而又有商賈之流如蠶蛾者，以權算之儲，趁因放債得交結於...

得。一不其然與？

談成豐五年春浙江入賊之始

成豐三年五月，賊撲江西，江忠烈公忠源賊。由湖北臬司奉命幫辦向榮軍務，率楚勇投江西，城圍既...

自此入賊以後，營輪乃以常防為重，調編建甯州鎮總兵勇公廷選梅杉，閩人也，擊小刀會於閩，有功...

談成豐六年八月常防出搜廣信

六年四月，七陽告警，駐常之貴州義安鎮總兵饒壯勇公不敢出紮。至六月，福建調游擊賴高翔帶清勇...

率乘輿賊敗，一秀才躍馬陷陣死。時樂平石景芬猶齋在貴溪勸團，團秀才兵潰，遂脫歸。廉樹峯借住河口防塔名亦出城。今船政大臣廣信府知府沈俊植幼升福建人，林文忠之婿也。於德壯勇為同鄉，作書乞援，饒素往。於是時撫建失守，湖南李元度、鄂輔輪攻撫甚急，賊不敢出，其資費悉者，乃從前來。前都與團交城，臨傳此賊非長髮，乃小刀餘匪，饒擊閩省小刀有功，且特有賴舉二人，乃決意往援，不知實老賊也。平定勇匪紀略稱為饒錢會，誤矣。聞即係于王洪仁也。仁為秀全同祖兄弟，六年以前尚在粵，洪逆雖離，粵中餘匪方洪，仁召招集多人以附金陵，由江西走徽州，順撲廣信，紀略謂乞食來吳，不足信也。

時陳竹伯中丞被參後，在玉山聽候查辦，亦遂直棧援。八月初四，賊全股已抵貴溪，貴溪廣信僅二百里，疾趨則二三日可到。會天大雨不止，賊不能進，由玉山赴廣信約百里，師陸行營二日，饒於初九日拔隊，溪河大漲，舟行半日即抵廣信，賊雖已止十餘里矣。官兵倉卒入城，修守備，十一日，出戰於西郭，濠兵衝陣，賴高翔已被參，定邦持不躍入，手刺數賊，乃脫。十二日，又戰，賊之十三日，舉從北門出，手拉騎馬賊殺之，賊敗走，舉奪得黃旗入城，樹之於西門，軍賊方從西至，見城上黃旗吹，引隊隨附城下，我兵奮發擊之，斃賊無算。十四日，各軍爭出戰，大敗賊於寶塔山。十六日，賊乃由德興竄去，廣信圍解。饒鎮道兵迎德興光輪於河口，廉入廣信大寨，文武各請獎敘。浙撫何不懼於廉，遂月微饒鎮道兵，饒亦不顧廉居信，乃率旅隊，舉定邦、廉、侯、山東人，其父善拳棒，以武藝遊閩，定邦悉得其傳，父死隨饒鎮平小刀會，屢立功，嘗夜偷營，隱匿深潭，賊以鐵鉤刺之，定邦援鉤縱入營殺數賊，拋火球焚其營，乃復躍出。來常時年只二十餘，翻閱如書生，無武人相。性至孝，奉母最謹，吐詞尤知大義，初赴玉山時，余設筵餞之，相約曰：玉山屬何省？余曰：江西。又曰：防玉之兵餉於何領？余曰：由浙給。賴曰：守江西地食浙江餉可乎？舉不悅曰：吾食皇家餉，守皇家地，聞疆界何為乎？其深明大義如此。後舉所部歸閩勸賊，勇械門，舉彈壓之，為其部下鎗傷，以陣亡奏得卹典。郭遠堂先生有墓鄉勇新樂府云：「桓桓如虎舉將軍，倒戈竟受前徒禍。」蓋紀實也。至此大度廣信，非浙撫何之本意也，亦非何之必不欲也。是時金衢嚴道乃溥陽輝梓，帶兵駐常山，與饒不相洽，饒既往援，請輝梓派兵駐沙溪以通廣玉之餉道，輝梓不允行，請兵填紮玉山舊營，賊東犯，輝梓亦不允行。其子三男所帶之福勝勇，轉出紮常山東門，其行為大類如此。私短饒於何，何因而不懼之，幸而舉和力戰解圍，故饒得生還耳。至廣信之守也，幼丹夫人林同在危城中，僞僞盡逃，夫人躬親澆汲，神色不變，一切衣食蠶葛，絲毫不可，解危後出其所當以餉士，各營喧嘩，明德之後，必有遠人，童開女流得助黃堂之勳業，已而沈任封圻，不與有施德哉！冠劍中不曷觀此人久矣。

咸豐八年石逆犯衢州遂陷處州旋圍蘭谿事略

咸豐六年五月，江南大營潰，向營退守丹陽。七月卒於軍。朝廷以和奉為欽差大臣，張國樞為幫辦，金陵諸逆會向榮卒，軍相慶等，僑東王楊秀清欲圖洪秀全以自立，令其下呼萬歲，洪逆知之，召偽北王韋昌輝、偽翼王石達開開之，欲逆先至，乘楊逆招飲之，刺其胸，而戒其黨石逆自湖北後至，以韋逆太酷為不然，韋怒，將殺之，石逆通城道，韋逆悉戮其妻孥。洪逆懼韋逆之憤也，轉攻韋逆，殺之。石逆自安慶還，卒亦不能自安，復之安慶，與洪逆分，率其黨分擾江皖之開，旋歸撫州。時湖南授江南之兵，軍威甚盛，石逆遂欲入浙，分踞一隅以自進。其時西安將軍福興，奉命專辦江西西路軍務，六年冬由金陵過浙，七年駐七陵。石逆由撫出擾，福興不復，乃退廣信。時常山之防甚密，石逆乃由廣信擾閩之浦城，以入江山，遂撲衢州。先是防

衛之兵均駐常玉，至是退保衢州，巡道標梓其麾下，有楊國正、張先仲之勇，尚可恃，衛鎮饒廷選無能戰兵勇，然調停兵頗得法，知府則馬格翰，西安縣則濱州李甫田，李文義之七世孫也。康熙初造，敢逆反於閩，通浙境，文襄禦之衢州，擊破銅鼓嶺，卒保浙江，幾二百年矣。衢人聞石逆警信，有扶乩以問安危者，傳言文襄降壇云：「衢可無恙，吾將使吾孫保衢焉。」已而甫田署西安，危城果保，人以爲異云。

賊至衢，城守已據，福興辦江西東路之賊，所以防浙也。賊既入浙，福興不自安，亦來援衢，既至宏松，勢甚洶洶，出戰而捷，已捷仍返江西，以浙不欲留，廷旨亦切責之也。時李元度之兵來衢，營官彭定結營屏風關，董梅華、郭世源、彭斯舉堵於水田，隱防回竄江西，兼以進爲衝。賊之犯衢者，中丞檄李定太禦之，吳再升助之，張都堂亦調防之兵以來援。賊不能深入，其分股由永康武義勞竄處州，遂陷府城。時金陵派周天受、胡安泰之兵以援浙，最先至明鎮之兵，乘江南賊之習甚深，軍中多英婦人，臨戰大呼賊至，仁勇狂奔，遂拾其器械以殺之，并奪其糧軍，將官死者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過十二三，遂不能軍，其實不過一賊也。周天受之兵，乘金華城，佔居民房。五月十三日，買牛祭關聖，不給償於民，圍民入，周鎮出令肆殺，賊民團數十人，遂與民不協。其時浙東之民團未能禦賊而先與兵勇爲仇，明鎮之勇，因羈纏而礙於處圍，周鎮因牛兵與圍門，將帥治軍不嚴，致浙民玩視之而狼門之，因無足論矣。乃其時縹緲派營弁一員，攜兵五人，持令催油，道過蘭溪，蘭溪民圍毀其文折其箭，悉數殺之。此尤駭人聞聽者。明鎮既敗，晏中丞恐賊從永康以窺紹興，請金陵續到周天培通齊之兵，由諸暨進以防永康。周開諸暨乃陸路，食於舟行，乃乘舟由雙江至蘭溪，要雖厚賜不顧也。其時衢防之兵二萬有奇，金陵徵防甯防之兵接踵而至，兵既以分統而不相下，其兵又以客而難節制。浙紳之官京秩者，請赴征皖之李續賓赴浙，潘本任以援浙，鄂督官文力爭而止。何桂清請金陵和帥來浙統治諸軍，和以疾辭不果。晏中丞乃請周天受督辦金陵，請張都堂移駐嚴州督辦衛嚴，張尙未至而賊退，周天受劄到將陳開選遊擊吳再升尾之。六月初九報收復諸暨矣，周天培報收復宜平矣，陳開選、張先仲及溫處道俞樹楓於十六日報復處州矣。賊竄閩境過松陽，知縣張士超起泉報賊死之。石逆既入閩，浙撫晏徵總兵饒廷選副將張慶蛟援之，又劄副將陶茂森、韓廷桂出江山，分兵出龍泉以援浦城，而浙省報全境肅清矣。

先是朝廷以浙江爲財賦之區，餉源所出，東顧甚殷。時曾節節相以侍郎丁父艱，七年春回籍，至是廷旨起復，促赴浙江辦理軍務。六月十二日，由長沙水程赴九江，遂至河口而浙事緩，閩事急，奉命援閩，遂改道由鉛山入閩，不復至浙。郭督既留李續賓，旋請飭營營江劉慶龍由邵門馳援杭州，繞出賊前爲捕鹿勢，廷旨允而旋亦未來，則以石逆已入閩也。石逆不得志於浙，乃擾閩，旋陷汀州甯化。九年二月，由龍巖州越山走江西之南安，以入湖南之永州，陷桂陽、興甯、宜章、郴、桂二州以攻寶慶，爲楚軍所大敗，乃徘徊於廣黔交界之深林密叢中，以入蜀，獲贖於蜀焉。是役也，浙省援兵過多，正供不足，捐輸又不足，連司楊裕深進總費常不敷之計，賍售以供軍餉，而各府縣之積儲蕩然無存矣。是年英夷踞廣東省城，有北犯勢，天津講防，京師望南漕甚殷，撫軍晏徵留十九萬變價充餉，朝餉尤之而終不贖。五月，廣西藩司胡興仁入京陛見，奉命馳赴浙江，隨同侍郎曾幫辦浙江軍務，吾楚疆臣有以不足爲幫辦密勸之者，奉旨朕自另有用途，蓋俟其入浙，即命以

談咸豐十年夏嘉興失守事略

有方勝功於王有勳，請以王有勳撫浙。閏三月十一日，王壯愨得旨視撫浙事，亦殊典也。由是朝廷有和春策辦浙軍務，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之命矣。人稱張總統而不稱軍門，異之也。杭省既復，人多歸功於張玉良，而不知其以借名倖成也。惟能聽何紹祺之言，率數百人由湖攻杭，逮王壯愨移文令其無得過嘉興半步，而杭城已復，則其勇往亦可節取矣。滿城不失，人咸歸美瑞將軍，而不知來都統傑佐領之力也。至杭州之失，浙人琴符撫軍藉以為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甯山御史高廷祐參奏請撤卹典，而不知縱賊入浙，周天受之罪擢髮難數也。周知甯郡不失，可告無罪，而不知杭州淪陷，甯餉源絕，卒以是年十月潰敗而天受亦戰死，則其死晚矣。至勸嚴明之鄭魁士，而易以寬玩粉飾之周天受，則前撫胡亦不能辭咎也。且張玉良廿四辰反刺到蘇，若蒙程前進，廿六日亦可抵杭，雖兵抵北關而地雷發於南關，亦未必能解此大厄，然壯愨令其救胡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運司總督人謂其堅守待援之計為非，不知城無勁旅，出戰而潰速，不如內守之計堅，則其策亦不左矣。惟福勝勇乃其三子及其僕郎姓管帶，騎春橫肆，內藏奸究，見殊謬矣。且其平日主持軍事，見信上游，乃不念圖報，轉借此收營員為弟子，如仲孫懋出其門下，晉晉年少，不數載歷保監司，皆其力也。鄭魁士所參之楊國正亦其門下，因是於胡撫之前擢鄭，則其平日之私而忘公，抑又更甚矣。然守城被賊，致於王事，而王壯愨尋在浙同官之備版，又因其子而答其父，請撤卹典，亦非厚以勸忠者矣。撫軍羅及妻女均殉難死，閩門忠節，不愧完人矣。其由郭藩擢浙撫時，知浙兵不可恃，乃奏調訓字營入浙，訓營者唐調方之舊部也，習於水戰，撫軍以浙本澤國，欲改絃易轡，創立水師，不可謂無心軍務矣。越調營過徽州，遇太平旌德不守，張都堂留營助勦，克復三城，又留其偏師章志俊，逃行至湖州紅星橋，營官觀察蕭翰慶陣亡，而杭州亦已告陷矣。此則撫軍所不及料也。喪至安慶，曾節相挽之云：「孤軍失外援，委同許遠城中死；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上瘞。」一查紀實也。夫古今成敗之分，必追溯其由，敗必知其所以敗，勝必知其所以勝，庶得失之林，昭昭然耳。今則悠悠侈口，滑亂當時，而當軸士夫，又或以生平積憤，施排札於已死之黃誠，一唱百和，竟以私好惡為公是非，更逾十百年，僅據文飾之奏報以相品題而徵信無自矣。余偶談時事，入耳多逆，不覺執筆欲爭，傳信秉公，豈有所偏相與。

昔侍曾文正公，論及杭省初次失守，專歸咎於張小浦都堂，謂若不截留楚師，決無此失，治軍如弈棋，一著錯滿盤空，深致太息也。杜文瀾經言

咸豐十年立春前一日，嘉興官保迎春，方出東城，土牛忽崩，人以爲不祥。至夏四月廿六日，果失守；妖孽以兆危亡，鬼神蓋先知之也。是年正月初十，江南張殿臣帥克復九洲洲，十四日，敗賊於江浦瓜子山。二月初三，降復上關壽德洲，下關七里洲，軍威甚振。又於上年添募勇丁，增築長堤，以困金陵，風傳指日可復。時王壯愨任蘇藩，審察司庫所藏或首百年來未有，又商之浙省，籌辦清曉兩餉五十萬，名爲皖南實欲待金陵克復，作犒軍牛酒之資也。已而忠逆侍逆出其鼠牙雀角之智，蹈旁襲虛，率賊由甯國直犯杭州，逮張玉良至杭，賊以爲張殿帥出營，放棄杭而走建平、溧陽，以回攻我金陵大營；又結死黨以竄路句容，總官軍之後路，并糾英逆由潛山、太湖下江浦以助之。自閏三月初七日，紛擾大營，我軍晝夜拒戰，漸不支。十四日，大雨雷，至夜各營火起。十五日，和帥張帥均退丹陽，或謂分兵撥浙以致潰敗，不知此乃既潰之後，各弁勇掩飾歸咎於主帥之詞，初無是事也。果有是事，則賊至立潰，何以初七至十四日尚力戰八日乎。蓋賊繞後路，城賊又出相攻，忠逆侍逆、英逆聚噓生風，我兵之勇敢者轉多死於長壕之內，職是之故。憶咸豐六年五月，向帥亦退保丹陽，卒能回攻金陵，賴有張殿帥也。此次殿帥如不陣亡，丹陽可保，未可知也。乃逆令點賊潛入大營，伺張帥出戰，自後狙擊之，受創甚，血戰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死，張帥雖陣亡，常州尚有餉銀廿萬，火藥十八萬也。廿八日，何桂清率司道乘城走，士民踴躍留道，其親軍刺傷十餘人，途出城至蘇，徐君青不納，乃以照料糧臺爲詞退常熟，旋低個赴上海。和春亦同時出城，舟居泖墅園。初一日，賊撲常州。初四日，張玉良伴出戰，遂率兵遁。初六日，常州失守，和春飲藥於舟中死。張玉良至蘇守高橋扼賊衝，賊分繞九龍山壓高橋背，師遂潰。四月十三日，蘇州陷，撫軍徐有壬死之。蘇州百姓要殺法將潰卒於路，奪其所奪之輜重，海濱江潮，天昏日暗矣。王壯愨奏云：「百姓寒心，三軍解體，以目前時勢而論，斷無挽回之理。」洵可傷也。

蘇州既陷之半月，至四月廿六日，賊乃撲嘉興，使省中遣兵扼守，未始不及，乃魏巍大郡，聽其逼近妖氛，無片甲隻兵爲之點綴。逃忠逆安住蘇州，侍逆由金壇回撲，提督江長貴之兵潰於平望，知府張玉蕩及知縣以下聞警俱走。府教授張頌題絕命詞於壁云：「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義，千古昭彰，今也不然，自傷心傷，身不可辱，在水中矣。」一投泔池死。秀水教諭蘇兆格亦自經死。城遂陷。王壯愨以嘉興既失，浙省陷一名城，谷不可以無儲，乃勸張云：「以船作寓，其居心已不可問，渡江航海，結壇不止一郡。一奉旨正法，并城汛某亦正法。逃官至，應張遁去，汛某發仁和收焚飲藥死，以正法覆奏。人謂壯愨外英雋而內慈諒，故爲是舉，其亦因嘉興并未與一兵，中有致心與張玉良之至杭也。收集潰勇萬二千人，編列成軍以圖嘉興，果能以動爲防，尚可藉作省中屏障也。壯愨爲之造器械，製鎗，配藥彈，鑄口糧，雇舟楫，千直百補，疾如雷火，苦如冰炭矣。且杭州初經大劫，湖州日日交戰，嘉興業已陸沈，浙西懸壑，不得不取注於甯紹，而紹興十倍加捐之議起矣。十倍者較初次籌餉所捐而倍之以十也，紹民之怨從此深矣。然亦非得已也，使括民財以供兵食，兵果足以衛民，

德與德相敵也。乃張玉良於六月率兵攻嘉興，不五十日，又潰於嘉興城外矣。夫張之攻嘉，亦似非不力也。然三塔海白衣巷，肉薄城根。十七日，轟破南門城，城賊半逃，遂因阻水不能入。廿四日，潮勇通賊，陣自亂，各營目輩船趨幕，攜眷舟居者，謀容先奔，河狹舟爭，水軍亦亂，參將張天祿子受引火藥自焚死，烈敵。張至石門，縣令李宗讓不知大營已潰，區區縣城無可駐足，迎於河干謂守石門，張作伴，半夜走，天明賊至，李宗讓死之，而嘉興無人過問矣。張再收潰卒，亦赴嚴州，不再謀嘉興矣。是時嘉善已於十二日失，平湖以十五日失，桐鄉於廿六日失，然石門失而賊不守，越日復之，我亦不守，止遣一衰老知縣備員於中，旋為賊據，將城池拆毀改作營壘，平湖亦越日復之，八月五日又失，又復之，至十一年三月八日，槍船土匪勾賊破海鹽，明日破乍浦，錫都統給阿死之，遂破平湖。於是嘉興惟惟浦城孤存一角，餘陷於賊矣。

夫浙江之與江蘇也，均濱海為國，地犬牙相錯，兵與餉交相籌借，蘇州失後，署撫薛煥駐滬，平湖三湖與滬通。十年秋七月至十一年春三月，嘉興之正道難梗，而鹽澉平午四城未失，浙江之軍書猶可由海甯繞此以達於滬。其守鹽平者，有革提米與朝，革將張成邦，副將黃金友，水師提督曾秉忠及其弟守忠，以保此偏隅，而乍浦滿營亦苦戰御敵。故嘉興由漢塘一路不能覓獲平湖，至是土匪連賊旁襲，黃金友力戰陣亡，而浙滬之路斷矣。蘇常之既陷也，張玉良革職撤統之任，朝廷以總統江南諸軍歸瑞將軍，將軍不能見一客，惟其幕府是任，設文翼長武翼長於滿營中，日日出師攻嘉，飭羅大船數十艘，以為綠江結營之備。時陸斷水絕，勉獲逆難之船以應命，由糧臺給以坐食，前後發銀數千兩，旋以不能出師裁之，於是圍復嘉興并不作是想矣。為聽逆陳炳文偽奏逆孽敬順路，大造偽府，折祠廟，推崇以供，開嘉善善善密以供陶，擬蘇州香山梓匠以供役，龍輿重現，前後七重，外列朝房，中有崇殿，再外繞以禁城，七邑鄉官各承修一重，由十一年至克復之日止，工尚未竟，費用不貲，皆剝取之民間而為之，剝削者大抵槍船傳徒居多。嘉郡水國也，人情多蕩，其奸賭若出天性，無賴之徒，僅兩頭尖小輕船，架槍其上，始隸私私，繼謀賭販，勾通青史，作奸犯科，無所不為，頗預官長不顧事體，收漕之時，恐鄉民滋鬧，轉履槍船以資彈壓，使鄉民無辜矣。其廉幹之官，如欲懲創，令向未行，吏更通信令其歸去，持之過激，轉生事端，如咸豐中有一楊打魏塘三店鎮，馬拖秀水五龍橋一之夥，楊嘉善令楊炳照也，馬秀水令馬桂林也，皆以率匪轉被所辱云。蓋道光之末，上下恬蕩，養癰不治，比粵匪滋擾江，愈愈忍乃愈強，至郡城陷後，亦有受招入伍圖效願愆者，如石門一城官招槍船克復是也。第陰鷲之性，以頑居多，土著匪類，難實難當，如數家珍，支河汶港，棧棧又熟，故海甯及海平乍浦四城之破，皆此類所為，而糾纏紛煩，筆不勝紀，至今嘉興士民，首之猶切齒恨，其害可謂烈矣。除外賊先請土匪，當於無事時豫謀之，且可乘用武時并剿之，乃見不及此，至強寇在門，坐視其藉風生，欲萬無及矣。願孤獨不足，尚能除豺

狼哉！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金華失守事略

金華上通衢處，下接紹興之樞，西與嚴州緊連，其東隔隔台州之仙居，不過數嶺，前明太祖取浙，由金華浦江入諸暨以定紹興，實東浙之腹心也。咸豐八年，石逆撲衢州，陷處州，推軍委署派兵守金華，為甯紹障蔽也。至十年秋，徽甯既失，賊由淳安陷嚴州，張玉良收嘉興之潰勇克復之，而餘杭富陽桐廬復得復失，我兵注重浙西，金華未及布置。十一年正月，侍逆出浙境，由徽州犯婺源，我將靖伯敗之於青華街。二月十一日，

敗之於柳家灣。三月十三日，大敗之湧山。賊之出浙境也，欲繞義軍復浙之後也，屢經痛剿，乃踉蹌狂竄，仍由婺源入浙之開化。十五日陷常山，并糾聚之賊范汝汝黃成忠，練業坤，由玉山入江山境，江常守兵潰。范黃練由江山之湖口村犯處州，侍逆率大股衝衢城，李定太守衝不出，賊得由盤山撲龍游，縣令龍霖書樓，撥探龍汝官之長子也，善書耐勤苦，而性抗爽，與賊死之。十七日龍游陷，湯溪亦陷。時張玉良屯兵蘭溪，金華知府王桐聞警，請兵於張，張於十八日率親兵百人至，閱城而返。十九日，賊至，王桐走，城遂失。金華城南之通濟橋跨大河，時蘭溪向駐重兵，賊舍此無陸路，若扼此而守，需兵無多，而城亦可暫保。張既不派兵守，王桐亦遂不日守，侍逆踰之而浙東之全，局壞矣。報至，王壯感憂甚，延省中諸將入宴，問誰肯往金華者，各默然無一言。處州鎮文瑞，江西婺源之將也，其鼓左鼓右鼓前彪字長右共三千人，均食江西餉，壯怒以其客將也，不肯待之甚厚，文亦雅知理義，自負赴金。五月初一日至諸暨，時諸暨東鄉有巨匪何文慶，因其祖父葬處門山，妄謂乃南鎮分贖，實不可言，乃藉鄉團為名，謀為不軌，入其圍者，每人給錫鑄蓮葉荷花一枝，取連和之意，實隱何字於中也。其人能轉招十人，即尊推之為頭目，十人再百人，則加推而上，橫行鄉里，黨羽互相保護，人無如何，無賴者遂欣然入。時警報日至，各村團圍，附近讀書無遺識者，亦或結而連之，圖他日保村莊計，不知其謀逆也。何匪別勾餘姚王春生，隸縣馬阿元，以相潛煽。十年冬，余履諸暨任，廉得其實，借勘捐名親詣其村察之，被圍五日，後以計出。時軍書紛馳，外寇未聞，未敢遽發大難，至是金華失，文所部人少不敷攻勦，壯怒乃謀之抗紳胡塘，胡有友戴孝廉慶，曾授徒於諸暨，西村，極轉關通於何匪，給領頂興器械火藥并錢萬串，令其帶團五千人助攻金華，歸文節制，要約已定，而余始得聞，無如何。五月初一日，文鎮至暨未進。初四日，何匪率五六千居城外之江東，并不來謁文鎮。初五日，何匪從文鎮之勇殺其一人，已又連殺三人，欲激怒以起事也。文鎮駭不知所為，余曰：「此土匪也，急擊之可散，若入城則無及矣。」一文乃出隊，戰於東門之大橋，何匪即以所領之抬鎗火藥抗拒，文營奮擊乃敗，追殺三四十人，遂紛紛鳥散。文鎮暨游擊曾得勝，貴順勇千人，遂池裝金華之孝順街，時逆黨黨已露逆跡，壯怒終以文營太少，金華有在籍提督金萬青者，請率來助，壯怒喜之，給以糧餉二百，配以鉛彈火藥，余乃借名做錢三十萬串，每村夜以竹竿然數鐘相照，實并無一人官軍，其器械均以資寇矣。已而與朝又率二千四百人，吳再升率二千二百壯，暨未至而孝順之營潰。六月初一日，義烏失守，賊蹤突過查林蘇溪，幸諸暨學博韓煜文帶團勇紫善善坑，賊乃不敢踰。韓金華人，善六王，竹從戎江南古撫軍營，故膽壯而識周。義烏賊旋引去。

六月炎熱，我軍均避暑不進。七月，米與會進次義烏城，時東陽有土匪陳上連，殺孝廉吳榮，請以起事，米乃赴東陽勦之。先是浦江告警，都司劉嘉玉衛勇千名，紫營五萬，嶺已而蘭溪賊勢猖獗，文鎮進守浦江，益以副將劉長培固勝勇一千四百名，由諸暨進，況文榜川勇二千，由小刀埠鈔山路入，方入城而縣官福桐出城走。初四日，賊大至，五萬餘之營退入城，賊遂圍之。余營浦江油燭食米之罄也，初六日，親運接濟，由白馬橋夜至鄭義門，方翼守城諸將前紫之營，後必紫一營以通餉道，以留歸計，乃嚴城四閉，并巡哨之兵亦不出。賊繞過東門放火，并有土匪勾引至鄭義門偵遇，見洋燈知為諸暨知縣，乃吹唇作號，蓋眾人欲攫也。余馳馬走，追余從者奔而散，時無月無鉅，幸火光相照乃歸。報至省，壯怒批答云：「前次杭州以不敷營失事，今之守諸者又不敷營，豈真時數使然邪？」一文鎮城人出告急，饒廷選方啟自蘭溪歸杭，壯怒請其援浦，說而送之，帝

勇六千。因賊圍圍五百，張國勳帶勇二千，此外百餘勇五百，趙國軍五百，趙安軍五百，有親軍五百，約六千人。七月十四日，周慶為前鋒，諸軍繼進，潰於鄭義門。逾數日，運司莊二銘之勇一千，聞者候捕道張啓，雲霄勇二千人，繞處州來，使德鎮軍向進，拔隊王神頭。八月初四日至鄭義門，又潰。余報云：「由諸營至鄭義門，計程八十里，使鎮軍進發，五日而至，初二日午刻開仗，戍刻全行退回，所幸兵勇將弁不少一人，并無一人受傷。」壯感得報憤甚，致書於德云：「省中庫無餉倉無米，出陣之兵不見一賊而潰，新製彈藥報報盡行拋棄，度日如年，度夜比年更長，查查首先潰退之人。」德乃殺生平不悅之二弁以粉飾之。冤哉。是日方春，余自東鄉毛村勸匪歸，斬級四十，各紳方慶未畢而全軍潰退，縣城鼎沸矣。時浦江軍不敢出，諸營軍屢潰不敢進，金華無報而紹興又急，乃撤副將楊金榜率壯親軍振威軍一千五百人來守，省中已無兵可撥矣。潘司林福祥率定武軍三千人，暨同知陳大力之新勇一千人，由江西來援，敗於蘭溪，又敗於嚴州，亦至諸營。楊營城內五級嶽，饒賢莊勇圍住於城東金雞山及城西北七圍嶽，日圍住者，非散住民房，亦無深溝高壘，聊築三尺土牆以圍風，以葦箔蔽雨而蓬帳不全也。藩司林福祥住城中，灑掃節食，持齋飲酒，習閱亭帖以消憂。九月初四日，文瑞知無援，乃衝圍由桐廬山中去，城遂陷。義為東陽之軍不知所往，張啓隨之軍遁入處州，賊以後無所忌，分路犯境。

十三日，西南鄉團練奮勇殺賊，斬級四百來獻，約官軍會擊。次日，西鄉又敗賊於蒲團嶽，南鄉敗賊於豐江，官兵出城圍擊，不敢近賊，并不敢尾圍後，有殺猪弁兵同知圍擊賊後，拾級來獻，然乾枯無淋漓鮮色矣。饒乃報捷。廿一日，賊知官兵終不出，羣議至，團勇即亡二百餘人。廿二日，有殺賊偽來王陸順德繞浦江富陽山路，出和商店渡隨浦以陷富山。我方防南路由賊已抄過北路，官軍在腹中，諸將奔竄謀潰者矣。諸營通紹興之路由東，赴省由北。廿四日，楊軍退省，饒林均結余援紹出東門，余送之過江橋，不知其不搜餉而繞路紛紛歸省也。留奇勇百勝軍以守壁，而大軍既潰，留者亦散無多，又居江東不進。廿五日夜，城中無民，余乃然獨於南城之雉口，賊已逼近，不敢進，其夾賊之性也。與官兵同。廿六日已刻，四鄉火起，燬四鎮，余方入獄，撫囚而騎馬賊三人已入堂皇矣。余意百勝勇向在江東，賊何由進，以為殘兵乘城空入劫，欲往百勝營官商之，至東門，遇賊騎三，髮長如婦人，各以長刀連劈，傷右額右耳右眉心六處，遂昏倒，俄而有老嫗扶余行過江橋，遇黃衣賊二人，見余血淋漓，遂讓路而行；有義民馬姓昇至風橋而城遂陷。值自四月金華初失以來，已六閱月，各軍分防浦、義、東、陽三縣，文一退而兩進，饒與會來均兩退而兩進。行則為連軍火，住則為備柴草，盧非，又以省中餉竭，無米接濟，壯感飢餓地動，分解三縣行營，自四月至八月三十日，約濟米三萬餘石。幸諸營奮奮，其紳士亦知大義，又見賊氛緊逼，亦踴躍樂輸，余以印票給之，杜吞口也。支費以紳士捐之，皆不與，信者信，畏者畏，故能支持數月也。時余年四十五，精神日用日多，不以為繁難。已而文軍被囚於浦城中，金運米不能入，浦民轉笑余拙，謂浦江知縣已走，都縣反來解米，何哉？至義為兵米，余籌銀與其縣令甘履祥請代購，甘反負銀而逃。東陽米軍與米不受，向余索銀，以彼營多遺額，米則計口授食，有餘尚請變價，不如折銀易於乾沒也。余以區區一縣，支鄰封三縣之軍需，各營不能進戰，轉輸於米之不繼，遂哀懇壯感必設糧臺。九月初一，乃委金華知府劉芳堂辦支，而事勢已敗，難決矣。

余之任仁和也，十城閉其六，武備備，清源、餘、太平、長山、鳳山、龍山、江、嚴、四門及長山水門而已。錢糧不存，

供糧如舊，不戢賊而畏諸黨，懇求交卸，乃任諸營，東浙尚無恙也。逃金華不守，馬賊戈馳，日不暇給，幸諸營紳士贊襄義旅，兼助軍糧，賊至之日，圍練三次開仗，殺賊數百，故浦饒既失之後，支持廿二日之久。受傷失陷，百姓負余出，余實有愆於新民，何恨之有。所恨者借諸營以圖金華，防金華諸軍并未出一戰，致賊猖獗，又陷紹興而杭州亦陷，畏法將士卒亦不能自全，如饒死於杭之雀兒登而轉得歸法，朝廷寬大之恩，可謂至矣。死者有知，能無報顏夫國家大事在於知人，金華知府王桐、張小浦之內表弟也，因江西被圍，曾負小浦之母出城，由是在徽從戎，旋不容於徽，乃至浙江，而壯感任之如子弟，不知其然然無竹也。饒身長頗頗善戰，不知其見賊即奔，如敗孺子弟，驕以撫之，哀以詰之，終無補補塞也。至林福祥如果明哲，知浙江之大局已壞，何不以軍附浙之楚軍，出上游以攻勦為救，而乃率其為合之乘以入危邦，又不力戰，狂投濱海無路可出之杭州，何哉？

誠感豐十一年九月廿九日紹興失守事略

紹興與杭州隔江相犄角，山會、蕭三縣，北濱大海，西北逼錢江，西南則諸暨楓溪之水，出臨浦發橋以旋繞之，其東則曹娥江也。惟正南一錢山脈，與諸暨、縣、嵊、新、上、餘、諸縣，其民巧慧而鮮力，投文有餘，奮武不足之地也。平昔士風民風亦甚知禮義，其官長而守法度，不知何以大難將臨，而率其忽作，如此失守之烈者，此次失守，無所謂守也。官紳兵民水火相爭，自相撲滅，如事盜險垣欲入，家人父子兄弟主僕即使勸力同心，猶恐不足以捍外患，乃舉刀相向，自相仇讐，其不速其亡者幾何哉。誠感十年夏，嘉興告陷，朝廷命在籍漕運總督餘姚邵燮又村，暨右副都御史會稽王履謙吉靈為團練大臣，欲以紳助官，以民助兵也。第王壯感之為人，伎心過甚，難以共事，即見機先去，其事乃專之王，王個個而無遺識者，既得大命，鄉里希榮之後，多附從之，書札酬答之際，業已生費矣。時軍餉枯竭，紹興有十倍勸捐之舉，殷富之避重者，頗借王以自庇，於是與大吏相携矣。至其辦團練也，名為全浙，實不過山、會、蕭三縣，至三縣之中，又止府城尚有器械旗幟，招募水龍勇及坊巷遊民以登冊籍，外則并此無之，殊難恃也。六月，壯感欲飭甯紹台道張景來修守備，以運司莊文二銘新運之閩勇守城，王信募練，恐兵足擾民，以團練守城自任，辭兵不受，於是又相齟齬矣。當四月金華既失之後，壯感以湖州解圍，歸安令廖宗元之力居多，乃調紹守備清甯抗守，而以廖署紹興，為守備計也。王履謙屢留甯，潘司麟與懷同，亦較廖赴任之撤故廖不得早任，至浦江圍急，廖始受事，至則促修城垣，凡附郭屠厝悉令移去，民以為不便，議設水樞以斷賊道，民又以為不便，於是廖與民不相能。夫市價之不平，即人心之不平也，浙江喜使用洋銀，外洋銀餅一重止七錢，色且低潮，咸豐七年以來抵庫銀一兩，其軒輊已不可解。十年十一月，奸商借軒輊生波瀾，於日光板櫃板板板之外，另生大櫃，櫃裏多者小櫃，櫃裏少者淨光之名，以輕重相同之貨，而貿易價相懸殊，且夕之間，亦有漲落，把持盤剝，民甚病之。其時嘉甯路斷，惟紹興居杭甬之中，故紹興得以操其權而進退之。廖至任，嚴禁所為，而商所怨於官矣。積此數者，俱無以發。九月廿三日，逆日陸順德率賊由富陽之和尚店奪臨浦外江破船渡。廿四日，陷富山。廿六日，內河破船架賊於錢清，官陷賊中，賊勇退至昌安門外，采擷河中秋，百姓以騷擾之，紳甚出城彈壓。百姓謂賊之由臨浦入富山也，得破船始渡，遂經賊勇通賊，公意以富山低陷守城尚需賊勇，乃撫慰之，百姓語侵及公，問然謂公亦通賊，毀其肩輿，王都室亦出城制止。公入城，觀聽者甚衆，聞通賊語，即有無賴多人相聚而毆

公，公受傷入署不能出。於是圍勇擾破勇及公之親兵數十人殺之，爲所欲爲王亦不能禁之。有帶楚勇張某，田某者，率勇二千人，經廖請調來紹，欲入城協守，王不之納。至是聞圍勇殺破勇及公親兵，欲入城復，廖使人阻止之。至廿九日，賊逼城，圍勇散，惟謝主事之黃頭勇與賊巷戰於大善寺前，保王履謙出城走上，上虞又失，乃航海入閩。知府廖宗元服緋服自盡死之。賊入山，遣人聘山陰縣戶部郎中何惟俊使至，何從容作書戒其無殺百姓，投糧死，此皆紳先生殉難之烈者也。

十月中旬，紹城百姓有以匿名帖帖髮逆者，賊怒殺坊巷人數百以示威。已而設偽體制監軍軍帥帥旅帥謂之鄉官，以苛徵財賄，不滿其數，即以先鋒爲逼迫之詞，先鋒者，掠括之美名也。於城中江橋造偽來王府，外有障牆望樓，巨賊擁資既富，復防賊劫之也。後提士人與試，不至者以賂招之，試題三：一、「眞主盡子道，孝敬孰參久長。」一、「基督靈弗道，恭敬孰可永榮光。」一、「股動盡臣道，令知幼主見父王。」詩題乃「眞皇上帝。」荒謬詭僻，絕不成語。考字書非無字，皆其偽造也。平定粵匪紀略曰：「逆改鬼字爲人字，似訛字乃魂字也。余在龍游大營，獲洪逆所與侍逆偽詔，均用七言韻語，與村巫神祝相仿，張碧妖妖書名太平，其即此類與紹興既失，杭州隨陷，王壯愨不歸，皆於諸將之力，轉歸咎於圍練之失機，遺摺以夢王履謙，奚足服王之心哉？若王履謙者，知官兵不能禦賊，而徒以擾民辭兵，亦未始無見，而其圍又絕無可恃，頗如人身受病，明知難起，又無良醫良藥，遂杜門不延一醫，不服此藥，其不起一也。旁觀者無不咎其想然矣。夫喪欲速貨，死欲速朽，有子以爲非聖人之言，紹興之失，辭兵固失，不辭兵亦未必不失，爾王之心迹近於失欲速失耳。且其走閩之後，拜摺奏報船通賊，是則疆臣既委巨紳巨紳又委官兵，辦事決裂之益，歷因之見，仍不能化格，請稱其賦性狂悖，貽誤各情，多受人指，謙信曰：「延羊觸藩不能退。」王履謙有之，冒不諱名而造或遐，謙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邵燧有之，殺於京秩而榮膺賜幸，謙信曰：「澤無水困，致命途志。」何惟俊有之，不辱其身，爲邦家之光，烈哉。至廖宗元之守紹也，赴任過遲，未能先信於百姓，爲民也轉似厲民，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一「至其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大節昭然，上受專祠之印，下有義民謀其遺說，所謂「王臣憂憂，匪躬之故。」一又詞不言吉凶，而孔聖以「修無尤也」釋之，不其然與？

賊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杭州復陷十二月初一日滿城亦陷

兵之勝敗，與棋之勝敗，小大雖分，理則一也。棋不知攻而但求自守，活必不多，不必遇困手也。遇野戰而即敗矣。楚賊野戰也，楚軍圍手也，浙江，自活者也。其始防甯，防衛，爲活局活邊計，而以圍手推金陵，隄矣。連逆賊以飛棋陷杭州，十年大局，已如爛之食苗，傷其心矣。然根也，節也，葉也，尚活也。嘉湖甯紹，根也，節源所出也；衢嚴，節也，通江皖之路也；溫台處，葉也，海洋之外障也；金華則又東浙之小心也。蘇常失後，使下保嘉湖，而上固衝賊門戶，則金華不致爲賊陷，而甯紹可安。然後俟江皖各軍力爲驅除，而浙軍以增禦爲夾擊，雖窮賊紛竄，未必終不擱入，諒尙不致全省糜爛也。乃自十年四月嘉興不守，湖州被撲，根已傷矣。至十一年三月，海平乍浦被陷，而浙東之路斷；四月，處郡被撲，金華告陷，而浙東之腹心受患；八月，嚴州失而而上江之勢蹙；九月，紹興失，甯波繼失，而東渡之路絕；是無節不斷，無葉不凋，無葉不凋，無葉不凋，無葉不凋，無葉不凋。斯時杭州西只存一被圍之湖城，東只存一彈丸之海甯，各路諸將紛紛退保杭州。米興朝、吳再升、曾得勝，由東陽先退。廿五日，副將楊金榜率振武軍二千五百廿六日，藩司林福祥率定武軍三千，陣大力一廿七日，饒廷選率所部三千人，由諸暨退至

省城。以數萬衆聚於區區一頃之西湖，即使賊不攻，城不陷，而餉絕兵餉，內患亦作矣。是時揚城城外鐵頭山，饒不能外，居城中總統防守事宜，林方出欵留江門外，賊至而潰。十月初二，賊從太平門繞至螺絲門，楊率六成隊擊退，欲以保江路也。西湖賊見楊之出營也，由淨慈後撲鐵頭山，楊稱而營已失，其太平門之賊，又復四擊，楊軍潰，乃抽劍自刎不殊，被賊慘殺之。逆賊陳炳文於羅木營營五座，初五日，張玉良自富陽來，壯夜聞聲，泣曰：「糧路不通，食且盡，奈何？」張應以死戰。處州鎮文尉，副將沈文榜，俱由浦江衝圍至，營路入城，況即出城與張軍合攻，踏其五座，營兵疲甚，未及守，賊仍夜搶築而成。至是杭城十門合圍，餉斷信絕矣。賊乃於鳳山洲挖地道，城內開礮築壘以禦之，賊復自海潮寺至鳳山築木城，實以土，開礮賊眼，日夜施放，城中困苦。張玉良於羅木營外壘次出戰，并令江江礮船夾擊，不能開。十九日，張送客出營門方轉，我守城兵僞傷其右脇，弁勇以船護至開家理而亡。況文榜接統其軍，而況又號賊，張部遂無所統矣。城中日夕望李元度至，不知由徽州敗出之軍，且遠隔常山也。廿五日，有福建兵勇告奮請攻羅木賊營，中丞許以賞而饒阻之，中丞不聽，饒乃密令部下至天明齊集放空鎗而回。饒蓋明知抗之不守，恐狂擊激賊，破後福建勇無噍類與。

十一月初，城中糧盡，升米兩銀，向無購處，集議借捐，胡元博主之，杭民允從，待錢十萬餘貫，亦苦而急公矣。

飢民滿街市，哀號不絕，浮萍蕪菜不可得，新舊皮囊亦拆煮而食，備斃相繼，其後死者或對先死者肉食而延其殘喘。將軍軍不能出，乍浦都統傑履欲出戰，抗副都統關福堅持不肯發兵，無如何，初九日，有賊於望江門外來投誠，林福祥受之，給以黃金二百并火藥鉛彈，號衣紅頂藍頂花翎，約四鼓出隊，彼即燒海潮寺營爲應。至期，我軍出擊，賊初發空鎗，繼乃鎗砲如雨，傷弁勇多人，賊迫逼至城門下，適鳳山門空心礮發火起，城樓破，幸副將曾得勝力戰，城上礮礮齊發，賊始退。是日武林錢塘、清波門外營皆被賊。十三日，有放出監犯徐姓通賊，約期開城相迎，應得其實，斬之。先是止民無食，至是兵亦無糧，饑餓食穀七千石以分授之，宰驢馬以相餉而食仍不足，有至民家搜取食物者，土匪引導搶奪，城中大亂，壯愨自拿斬之，勢稍定。城初圍時，居民備粥飯備送上城以餉軍士，若需用木板麻袋等物，一傳立即輸送，至是兵民相仇，延至廿八日，兵數日不食，乃各潰散，賊遂於已剽由各城扒入，城遂陷。王壯愨回署自經死。學使侍郎張錫庚、處州鎮文瑞均死之。胡元博投畀仙橋河死。其自饒廷選及各司道以下官共五六百人，無一能出者，旋有死者。核保甲籍，居民計六十餘萬，半已餓死；時嚴寒，被殺被擄，死者復相繼。十二月初一日未刻，滿城亦破，殺賊更慘，將軍瑞昌、乍浦都統傑純死之。王壯愨知城之不守也，令壯士持盾背書遺摺并絕命詞，飽城走海地，至黃道關，交抗紳胡塘轉致上海薛撫，請其代奏。意謂「杭州不守，由紹興不守所致，各由紹紳圍練大臣王履謙，臣死不瞑目。」云。其實紹興不守，由金嚴不守所致，各不全在紹也。且是時抗紳胡塘於初八日在甯波用白殼船運米二萬石，由黃道關進江，十五日泊三廟廟，并西洋人同至守候數日，以江路被阻，粒米不能入，後卒爲賊所奪。胡紳趙炳燾，亦由上海以輪船運米至，遇颶風而返，杯水雖無救車薪，并此杯水亦無由穩運，慘矣。城中食盡，賊餉亦以，逆賊回蘇州度歲，聽逆陳炳文詢逃民，知城糧已絕不肯去，故杭城受此荼毒。云云。城既陷，饑民出，多凍死於江干。逆以棺斂王壯愨，張侍郎，文總領，道統，交藩司林福祥，巡道劉齊昂送之上海，一如以棺殮蘇撫徐，上書忠臣徐中丞之柩。計俱也，豈向有人心哉。至初三日，遂攻海甯州陷之。

王壯愍之爲人也，仇爽而動，但樂人順從而喜，規諫，招兵不報，擬將太寬，每一出師，必以筮相，而

省中委署案牘，採買扣價，壯愍皆不能制之。甚至各將偏裨及時行樂，虛額浮冒，藉作笙歌，杭城合圍之

後，而費廷芳尚擁妓船於殿前，日夜豪飲，而禍之最烈者，則莫如洋炮，鎗深精力，已成枯朽，尙倚從前之戰

功以自雄，如饒廷選嗜好洋炮，長鎗不絕，而王壯愍以同鄉倚之甚深，始以盟結，中以恩成，終以泣求，終不能

動其心而激其氣，悲矣。至張玉良自蘇常既陷以來，裨將消磨，壯士半死，所收集者僅餘者。候補道何紹祺甘

因辭官上書於壯愍云：「潰退之時，棄甲而不曳兵，收集之後，免罪而更思圖利，授食號稱五六萬，餉敵不

及五六千，咸不知畏，懲傷之法，恩不知威，策勵之法，窮目前何以過因，雖壯省之外無他策，將來何以因省

會關城之外無他策。」痛言勇弊，實指饒張也。第二人無職不消，張則戰而潰，饒則不戰自潰，張則營而潰，饒

則不營而潰，是張軒而饒駑矣。至偏裨之中，尙有稍可人意者，而佳儲存迷者太多，孤軍無應勇，亦不敢前，

即前亦無有不敗可勝數哉。

先是十年六月廿六日，有杭州解圍之奏，與保獎者百餘員，番司驍壯匪徒勇，謂英逆來撲省城也。

時余率仁和探報至，隨壯愍登武林門遠望，餘杭塘人，聞寂無聲，無火光也，徐而我兵開城，過黃魚橋，於

湖墅一帶搜游勇十數人至，雖樓殺之，劉季三吳再升報捷云：「迨至臨安不其遠，其賞英逆由湖州走

廣建或有游逆旁掠，并未來犯也。壯愍外頗欣然，而心亦知諸軍不足恃，七月，遣迎天竺大士供奉武林門城

樓，迎者先夕入天竺，以筮卜之，不吉，強迎入城，擇花擇果，且夕行香，後改供於吳山伍公祠，五日行香，爲杭民

購也。又於東園設斗壇，祈天永命也。是時滿城亦儲金建金華將軍廟，金華者，青娃之特尊也，湧金門內仍有

廟，杭城初被賊時，青娃游奕於滿弄家，滿城得保，羣謂得將軍之佑，乃擇地爲建廟，廟成飛甍耀日，金碧眩

人。八月朔，綠營八旗羣來賀神，千貂萬騎，香燭熏天，余從書軸往觀，則玻璃匣內設錦黃錦枕，而一慘綠之物

卷三

談成豐六年春衛防告警，三月廿八日軍國失守，及七年徵防事略

成豐五年冬，江西袁瑞失守。六年春，吉安失守，撫建同日陷，浙江衛防告警。先是饒廷選已率福建兵駐

常山，糧道周起演奉飭，貴州人，與浙撫何桂清姻亞也，授廣東臬司，而道阻難前，因奏留辦常山防，以游擊楊

國正彪勇歸之，紮營常山城西之五里亭，已而撫州之賊竄至進賢，弋陽，乃增調衛鎮富勒阿訶常，周起演

飛書告警，乃乞援金陵，兵未至而弋陽信愈警，嚴者謂常山如釜底，不可守，遠宜觀之於廣信，近宜出守玉

山，最近亦宜扼之屏風關。總曰：「予奉天子命防浙，無出浙守江之理。」富曰：「予衛鎮也，不能越境。」彪

勇止六百，亦不敢再前，各軍不相援，無成。乃徵募吳興練梓來辦軍務，又因調集金陵大營兵多，恐繆不

足以督之，遂奏請丁艮留浙辦團之學，使侍郎萬青藝爲統帥以援江，江西人也，常玉江浙界也，故有是請。

奏方入，金陵兵方續來，而賊由淳安樂平，鄱門竄徽境，於是撥兵以防，防營開千秋關暨淳安咸坪，而賊又

由太平，涇縣入甯國，三月廿八日陷之，浙西大警。乃徵各路兵折旋赴甯，特請紹紹良爲統帥，兵既歸，萬青

藝赴甯不得，赴甯又不得，名雖受命，實無一兵，乃商之將軍，以滿兵數百人授之，紮營北關外。時大營將弁如

秦如虎，周天受，蕭知音，虎嵩林，張朝光，雖均稱能戰，而謀勇兼全，誠不懈莫如張國樞，敵兵有法不避艱險

莫如郭紹良。數語見何桂清與郭，楚之良將也，二年秋，長沙被圍，賊以地雷轟城，而門之左，悍黨湧而上，郭孤身

持長矛躍立城上，十戰十決，殲先鋒數人，敢死士隨之，殺賊無算，全城得保，厥功甚偉。擢壽春鎮，因失利於鎮

江被職，旋攻江南之神策門獲勝，擊賊於東壩勝之，勳賊於黃池又勝之，五年援徽州，會石景芬，魁魁克復，

源休甯，連破賊於石埭，鄱門，威名著吳楚間。六年春，奉詔援揚州，賈雨渡江，率精隊薄城，環攻六晝夜，復之。江

北方倚爲長城，而浙事又急，朝廷從何桂清之請，授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務。郭馳赴甯國，先都兵駐金柯橋

守製造月八九萬，而協杭江南大營之餉尚不與焉。餉事日繁，兵事轉日壞，其健銳者守而不戰，日就頹廢；其新招者點名入籍，不復操練。名爲使之守境內之隘要，乃一出抗城，擇民居居之而不作營壘，於是有盜賊之兵，自勇及匪類，是也有商賈之兵，諸將發募是也有公子之兵，兩兩稱之是也。有開應客之兵，如有不克則回籍之，是也。故彼者而道阻，皆請其帶兵。是巨寇禍湧於外，我浙之軍事鼓盪於內也。可謂敗壞極矣。然則浙浙之官弁，亦豈絕無致力疆場者乎？曰有之一已革參將師長鍾，七年春，七戰於婺源之中，奮擊敗而死；一候補知府畢大鈞，奉化府生以湖北臨湖巡撫功運浙江仙仙，丁憂後帶勇備用，升知府，不貪於官，及其姪畢少湘，擢賊於婺源之青華街，孤軍無援，力戰陣亡；一則都司徐勇，亦陣亡於婺源；發人爲之立三忠祠云。

再談七年浙江籌防事略

七年，浙江各防兵勇三萬一千七百餘名，其中兵止五千一百餘名，浙兵則不過二千七百餘名。候補道何紹祺請將徵勇挑選，立皖南鎮三營。將油太雷之勇挑選，仿鎮軍鎮之例，立皖南道標。意以甯防徵防如戍守，然改勇爲兵可以輕餉，將官可以補實。於是時軍事尚繁，未能舉行，且所感仍在主守，而亦無進剿進勦之意。較之湖南以徵勇，搜鄂搜江，搜黔爲計，其策終不伴也。第何尙慮餉事之難而畫是策，餘則并無一籌，則又不知何矣。古人云：「一言爲心聲。」志向之所趨，而言宜之而名定之矣。吾楚之爲兵籌餉而設釐金局也，有東征名，旋有西征名，高登衡說，始圖長江，繼說沙濱，非敢謂天下一家也，亦兄弟急難之情耳。今西征之事雖未竣，東征之願則已開，與會安全而楚疆底莫，東南之福，亦桑梓之福也。浙之設局則不然，不曰會征而曰籌防，即一命名聞，可知志之狹，疆之淺，而氣之靡矣。志狹不仁，疆淺不智，氣靡不勇，失此三者，爲大益且不可，而奈何以之乎？大難乎？何以知其然耶？爲忠逆李秀成，今之大盜也，考同治元年四月，甘沅圖帥水陸諸軍山周村次板橋，襲取林陵關，奪其大勝關三汶河。侍郎彭學琴，提督王明山奪取江心洲蒲包洲，水師泊護城河，陸師圍紫雨花寨，洪道寶迫求救於李秀成。時秀成駐蘇州，改蘇州爲蘇縣，於五月十一日，糾集偽逆逆，納逆蘇逆、孝逆、航逆、相逆、藍逆、汪、吉各僞主將，將僞天將會議，旋於六月廿五日，又糾補逆、義逆、寧逆、進逆、普逆、來逆、會逆、擬合侍逆、總逆共十三僞王，號稱六十萬，於閏八月初五，拼死環攻我湘軍大營，以圖解金陵城圍。幸我軍出奇制勝，殲悍黨萬餘，平逆數十座，乃以轉危爲安，幸奏中興之偉績耳。然秀成是舉，糾合諸逆，亦知以戰爲非，以守爲非，以同心爲非，以分心爲非，此賊之最猖獗者所以推李秀成也。予嘗於營中獲其會議偽書，自述其功曰：「三解京圍，一則八年德都統與阿敗於浦口，破天長六合，攻周天培陣亡，是謂二解京圍，一則十年會議於蕪湖，陷廣德，泗安以破杭州，分我兵勢，旋回聚於界牌，糾集上江諸賊，暨侍逆、輔逆、劉逆、古逆即英逆，亦由北渡南，撲我大營，致張帥陣亡於丹陽，和帥自經於許縣，是謂三解京圍。偽書中云：「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先須聯萬心而作一心。」云云。由此觀之，賊計甚狡，我浙之兵事，僅以防自均，不獨不能如湘楚諸軍之縱橫萬里，即取逆賊之伎倆而與之較短量長，亦深愧不如，其不至於決裂幾何哉。

嚴州四次失守及蘭溪富陽事略

賊兵之家必據地利，嚴州而上及金衢之關溪，下及杭轄之宮隔者，以浙江一水所聯貫也。地勢合之，即賊勢趨之，而我之兵勢，始無成算，繼無成功，隨波逐流，如鷄窠，此所以有弱勢無強勢，有敗勢無勝勢也。

勢也。十年八月廿五日，徽州既陷，侍逆率賊由淳安以下竄嚴州。副將封九貴死之，九月初七日城遂陷。奏云：「副將周萬遠知府松海出戰被鈔，」其實賊乘兵薄，聞風先遁，未敢交戰。此嚴州先失守情事也。時賊分股竄富陽，副將劉芳貴力戰死之，記名提督直隸通水鎮總兵劉季三亦死之，二劉俱勇將，而芳貴實廢人也。尤健捷，至是陣亡，富陽遂陷。壯惡設宴饗於仙林寺奕之，哀奏於朝，季三得忠忠，芳貴忠壯云。浙江之取將也，騷擾者或假息在牀，賢勞者或不已於行，知倚重之而不知所以讓情之，有先鋒而無接應，駝馬先死而寶刀先折，不其然與？時張玉良收嘉興之滑河，再編成軍以顧上游，而侍逆亦有圍犯湖州之舉，不欲久踞嚴州。十月初八日，參將韓廷貴、衛鎮李定太守備陳永椿率水陸諸軍復之。此十年嚴州失而復得情事也。嚴州雖復，而賊屢下犯，十月十四日，有由富陽餘杭，分撲杭州之警。十一月，有潛至富陽江口造塔洋橋以圍犯浙東之警。十二月，又有竄富陽之警。雖屢奏擊退，然上江不靖，自是追無虛日矣。十一年春，賊攻徵其猛，徵賊多竄嚴州，由華埠走開化，陷遂安，入淳安之港口，副將余水椿敗走桐關。四月，韓昌失守，嚴州又陷，知府李口口投七里瀾釣臺下死之，不數日而賊乘城走。此嚴州二次失而復得之情事也。時侍逆趨金華，張玉良搜金華不力，二十日退至蘭溪，蘭溪民圍憤其平日之撻掠，又以爲不救金而回蘭，置之且遇之，欲其返隊金華，圍與兵門，張兵敗乃逃歸嚴州，而蘭溪遂於四月廿三日失守。

五月初三，張玉良率兵由嚴州進蘭溪，欲報民圍之仇，縱部曲擄民財，圍民殺之，遂下令肆殺，老弱婦女無一得免者，既殺其人，又縱火焚其屋，七十里皆灰燼。時軍餉奇絀，三四月只給一月糧，行營軍支應者無糧可給，往往開船逃去，餉無可聞，兵乃肆掠，有以激之，則變羞爲怒，愈以殺人擄財爲得計。其起費之始，所殺所擄，尚在與之爭門之民間，已而殺敵外，皆責火內，凡見可擄之船，無不竭力殺之，以飽其怒。其擄民，三衢破，士民舟居蘭溪下游者，同時殺其人，擄其財，置其舟以千百計。金華知府程兆輪被擄，亂兵戕其幕友，血染程衣，程憤甚訴之，張無一語亦不出一令，乃赴省上訴，王壯愷慨歎而已。無如何，程嘆血死於杭，程家人而貿易於蘭，旋以饑餓得官，平日侍蘭人甚厚，至今思之，是門也，深戶如木槌被江而下，山童子灘入七里瀾，出富春江以至於錢塘，蠅頭，紅橋，舟人不敢汲江而飲，可謂慘矣。殺圍之信日傳播，而不聞一殺賊之信，賊勢日張，而飢軍飽掠，夜裏朝歌，逼婦女以佐酒，甚自得也。燄火圍山而爲擄人而笑，羸羸見酒而嬉，以狂而冥頑不靈，豈止如劣燕稍絲絲呢喃於將傾之大廈中，而不知其巢之將覆之將至也。哀哉有參將王浮龍者，帶奮武軍千名赴蘭溪防堵，帥張玉良節制，張分其軍爲三：以三百守蘭城，以三百守界址，留四百交與王浮龍守小方橋，各營營營小丁以扼壽昌之衝。至四月廿三日，蘭溪失守，張玉良之兵先退，王浮龍腹背受敵，仍應戰殺賊，至五月初五，卒以衆寡不敵，血戰相繼。其時小方橋之百姓全未遷移，賴王浮龍捍禦十數日之久，居民得以奔避。又其馭軍有法，不准擾民，故蘭溪之圍每與兵相仇，惟見奮武軍之腰牌，則無不互相救護，其或人可謂深矣，亦以見民圍之非好與兵仇矣。王直隸宜化武進士，以戰功擢至前，海參將，予任前海，知其真，直之王壯愷，壯愷未即用，令守太平門城樓。浮龍夜不解衣，日不下城者半年。壯愷異之，乃令募勇千人，卒以苦戰死。格爾伯奏云：「其先未能再任而盡其長，卒以分兵而孤其勢，孤忠偉績，掩抑掩傷，一洵足以慰其忠矣。嚴州之既復也，已而又失，至六月二十日，羅大春贊瀾司林福祥復之。林旋赴諸暨，藉以繕畫，授守至九月初而復陷，則失守已四次矣。張玉良舟退桐廬，旋退寧溪，後乃退嚴州，而杭州

圍矣。當兵圍之仇殺也。王壯怒以饒廷選不獲民，乃促之赴殿，至殿不交一戰，舟中夜而歸。其後，閩溪爲廣東賊匪所踞，嚴州爲饒廷選所踞，桐廬爲洪道之成賴姓所踞。

賊成豐十一年冬台州失守，同治元年正月民團克復事略

台州地瘠而險，民貧而悍，其平昔兵勇可恃而不可恃。咸豐二年，長江告警，調台兵援安慶，行至貴池縣而即逃，調援鎮江，紫小東門而自潰，以後甯國設防，屢募台勇，而土匪居半，卒亦無卓越之功可紀。至此次失守而民團克復，則時書義俠之氣多，不僅以強悍勝也。考逆賊之犯台也，分兩路：其由嶼縣新昌於十月十二日陷天台者，則連蓬黨之羽翼也，其由永康於十月廿六日陷仙居者，則侍逆正賊也。九月中旬，福建候補道張啓暉援浙之兵，既敗於浦江，乃由東陽永康以入台，台人欲留之而餉無所出，天仙俱陷之後，台府虛無一人，連蓬黨於十一月初一陷府城，侍逆旋至，乃逐連蓬黨而出而歸之。初六日陷黃巖縣，太平軍海相和租府，溫郡亦搖。台州紳士候補道蘇鏡品三者，豪俠士也，平昔諳時仗氣，誰視鄉里，又好保庇無賴以爲爪牙，如成豐九年，甯海土匪林大光因牧牛野臥，蛇盤其腹，自以爲乃龍統其身，繼衆起事，狀如縣都全節，遂據城，其謀主實王森牙也。遠林被獲受誅，王走投蘇鏡品，鏡品庇之，得免於法，故無賴多倚附之，然匪而不與官仇，亦不縱匪再生波瀾，而又募勇打仗，積立功效，是以見重於王壯怒。副將陶登者，其行事與蘇相規倣，帶勇於甯國數年，頗習賊情，亦漸知大義，二人相倚以自重云。台郡之既失也，知府暨振振士振，福建人盧錫鳴、東鄉江蘇之海濱，黃巖謝導廷、沈廷、縣丞程龍光、約蘇陶諸人陰結團練以圖收復黃巖。西鄉舉人盧錫鳴、東鄉江蘇直隸州知州徐灝、舉人徐濬，同時起義，於十一日攻黃巖，殺賊淨盡，立復縣城。至十七日，賊乘虛至，舉人盧錫鳴、謝導廷於黃巖城，力戰陣亡，國民傷散，黃巖復失，知府暨振振、謝導廷、胡鳳鳴死之，侍逆雖踞台，然心知台俗之貧，台民之悍，台地之險阻難出，乃先歸金華，而令李金恩守台。仙居有副貢吳霖者，字玉叔，因其父被賊所辱，誓心殺賊以復仇，先遣人積石塔山路，拒金華、紹興之賊援，更遣鄉人賈買入城，說其情實。至賊之由新昌入天台也，天台士民之勳者，餉賊於要津，每賊貽餅一雙，賊甚喜而不知借餅以計其多寡也。且賊自金華以來，皆金飾照目，至馬賊則纏臂纏腰，無一非珍寶所結束，台人顧臨之而不敢驟發也。已而吳霖首倡義舉於仙居，約及天台而天台應之，台郡亦應之。

元年正月元宵之日，吳霖會知縣暨希漢攻仙居，田市賊卡，殺賊四百名，進攻城賊，聚而殲之，天台賊被圍不得出，戰又被挫，情知不免，乃皆自反縛如擄人狀，冀國民誤爲擄人而釋之也。連城復，引領就戮，無一能脫者。天台既復，圍民守之甚密，賊不敢再入仙居，乃往來金華之路，府賊爭之急，城旋失而圍民之攻之也亦益急，凡出城擄掠者，若止一二騎，一二人，圍民或即置草樹間刺殺之。若十數騎，即緣伏懸賊，俟賊下過，推石墜而壓之，碌礮一響，無不中者。賊謂之放天雷，畏天雷如天雷也。臺岳四山所圍謂之善善，深奧也，其出入之路，非懸懸一棧，即絕懸一門，賊雖悍終不如土人之熟，台人之敢與賊鬥者實以此。賊計日竄，賊膽日蹙，四月，仍克復仙居，初九克復府城，十一日克復黃巖，遂復太平。予在甯游大營，訊獲逆首李尚揚供云：「入台白賊李金恩實數萬人，無一人得回金者。」蓋全殲於台也，偶有一二倖免者，若從甯海而竄入甯波，以金紹之歸路絕也。左恪靖伯奏云：「臣獲梯天義羅賊所殺李世實偽書，言台事甚詳，其長仙居士民尤甚。」則吳霖之功爲不小矣。台郡從此肅清，總督督飭奏於朝，奉旨免錢糧三年，亦隆恩也。夫台州瓊山距海，其民水耕火

耕，衣食不足，漢唐以來，不過以金庭玉堂指爲芝草桃花之仙國。逮宋崇甯間，朱子行部至台，從游之士如潘時舉、趙師郊、杜知仁、林格輩，皆能得其淵源，轉相授受；至明而方正學先生，遂以節義抗於一朝。厥後僅產英烈，其詩書禮義之澤爲甚長也。此次首先倡義者，爲舉人盧錫鳴、徐濟諸人。錫鳴相報國，吳霖復不避鋒鏑，爲父報仇，恪靖伯奏稱：「其英烈之風，尤足於式鄉里，爲可嘉也。」不其然與？當咸豐二年，甯國設防，初招台勇，使即選讀書有膽識者爲之統率，訓教有方，而猶悍之風，化爲剛健，浙勇之可恃，蓋未可知也。致康熙四十九年論：「武臣入文廟一體行禮。」聖祖之鴻猷碩簡，非止欲如虎負股劍，射不主皮，柔其氣質也；實願以禮義，長其識量，期爲無敵之兵耳。我湘楚諸軍，如羅忠節、李忠武、李勇毅、王壯武、江誠恪、江壯節、羅壯果諸公，莫不由名士而名將，由名將而名臣。始也兢兢序序，繼也鼎鼎鼎鼎，此固近事之可師者也。論語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恥爲盜。」其兵家萬世之常經也。與台州多土匪，而與此次兵事相先後者，則有奇田匪案。奇田屬黃巖，咸豐十一年，巨匪黃賢隨自稱王，官兵擒而誅之。同治二年四月，餘黨徐錦鳳又聚山中，時出焚掠。知府韓承恩、同知希慶帶兵往勦，士豪管繼勇，周成鎮與匪通，希慶遂被圍受劫，追兵至而土匪又復四散。十二月晦日，知府黃維詰擒管繼勇斬之，至八年秋，知府劉璣招奇田匪三百人悉配爲兵，飲之酒而悉殺之，奇田匪由是平。

咸豐州事略

十一年四月，侍逆之由衢犯金華也，意在分我兵勢，別遣廣東黃星忠、范汝增、練業坤諸賊，由江山之湖口，以入處。五月初六日陷遂昌，遂陷松陽。十六日陷處州府，知府李希郊出城禦敵，至碧湖死焉。李建昌進士摩，由御史截放是缺，番書蘭或曰：「亡於煙頭云。」署溫處道志勳、總兵特保督兵救處，賊來撲度河營，戰交綏。賊見處州之得也，十八日由北門去，知縣姚復輝報收復。十九日陷縉雲，次日又去，知縣馮格報收復。廿一日遂昌報收復。松陽知縣何口口亦報收復，賊軍宜平。廿二日知縣何仁杰、游擊黃戴清又報收復。於是處州無賊，賊全萃於永康、武義，以入義烏，而廣賊與侍賊合。九月，賊復由永康走碧湖以犯處州，總兵特保、知府李澍不能禦賊，十九日失守，特保退至石帆。二十日賊乘竹筏撲我度河營，我軍拒之，賊稍卻，總督嚴端檄遊擊黃戴清往援，亦不能軍，於是處州各邑陸續陷於賊。松陽知縣李作幹死之。元年四月十二日，總督嚴端派陸兵及長龍船環攻青田，知縣黃兆祥率勇自東門登城，賊自西門竄，遂復縣城。八月，秦如虎林文察攻克處州府城，賊竄縉雲，追而敗之，遂復縉雲。時我恪靖伯之兵已逼龍關諸城，溫台甯漸次肅清，因而處州陸續收復。當十一年春夏之交，金衢處同時告警，朝廷恐賊闖入閩境，命督臣嚴督兵會勦，夏間賊勢稍金，隨失隨復，嚴督參特保守禦不力，以應朝命而已。至九月，忠逆注意浙西，侍逆已踞金嚴，遂欲并吞東浙之地，爲縱橫海上之謀，與忠逆相頡頏，故九月分賊陷紹甯台，并陷處州以窺伺溫郡，封家蛇、薦食之心毒矣。幸元年台圍嚴賊，中外克復甯波，而大營又逼龍關，侍逆旋往援金陵，故攻處之閩兵亦漸逼入襄，朝廷疑督臣慶之不力，而易以耆齡九峯，駐軍浦城，時浙事已有轉機矣。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甯波失守事略

來逆陸順德既陷紹興，擁山、會、蕭富饒之地，頗欣欣自得，曹江東岸又有謝主事敬之黃頭勇扼之，故亦無東竄犯事之意。犯事波者，乃賊目黃星忠、范汝增自東陽而來，勾引之者，則諸暨連蓬黨何文慶也。其犯事

波分兩路：一由鹽縣上之山路走陳公嶺入奉化，以下繞入事；一由鹽縣之下走塘路陷上虞，餘賊入慈谿、鎮海，而上繞入事。寧波除鄞縣附郭外，其外屬五縣：定海、臨海、黃巖、象山、寧海，由府乘潮則不遠，若由陸路必繞台州之寧海以曲達之，距府二百八十里，遠甚。寧以新昌、鹽縣、上虞為背，以奉化、慈谿為左右手，以鎮海、臨海、黃巖、臨山、定海、而先竄陷四圍之縣邑，大局包抄，計亦狡矣。即其入鹽也，亦分兩路：一由東陽輪白楓嶺以犯鹽，一由會稽苦竹溪入孫坊，入官賊川兵如蟹登，信矣。白楓嶺者，金紹交壤之要隘也。先是五月有紹紳候補道孫上達守之，紹興既失，孫督潰，十月初一，遂遂蕩引賊入孫坊，被賊擊北鄉紳者陳藩、杜寶田、陳家周、王寅達、張壽銘諸人三十六社之團練擊退，殺賊數百，不敢直走。初六日總傳公副仁以犯鹽，而白楓嶺之賊亦隨至。初七日反則，鹽縣失守，知縣史致訓被軍火化竹筒乘流下注，團民請留以助勦，史吝而不與，與賊既臨，旁陷新昌，意在分路犯事，其走陳公嶺者，奉化團民亦阻之。十月廿五日，始陷奉化城；其陷上虞塘路者，必由清風嶺過，清風嶺乃宋末王烈婦啣血題誓處也，巖石峻險，下瞰深澗，三十六社守之甚堅，賊徘徊數日不能進，賊又被團所敗，乃遣人致書求假道，謂願其過此，願秋毫無犯，團曰：「是縱狼入室也。」不允，守愈備。十九日，有土匪陳文潮引賊分繞漸水嶺孫家嶺，抄過清風嶺之背，團民憤擊，接戰十八仗，殺賊甚衆，旋因火藥不繼，愈殺愈多，且糾練歸賊至，勢不支乃潰，賊慘殺數千人，得由塘路直犯上虞，黃頭勇憤，知縣胡燏，載跌廷死之。胡武誠人也，年廿餘，工詩有膽識。七月間土匪王春生與蓮蓬黨結欲起事，胡親率弁兵擒於梁閣斬之，當軸甚倚重，至是苦守殉難，城遂於廿一日陷。次日陷餘姚，廿四日，慈谿知縣李溫典赴事乞兵，慈谿土匪陸心蘭勾賊陷慈谿，廿八日軍府百姓因奸民董長生之贊，開海防局，碎軍紹道之乘輿，旋擒董斬之，民乃定。

十一月初六日，鎮邑北山土匪范維邦勾何文慶陷鎮海，何封志天義偽爵。初八日，奉化之賊先撲寧波西城，我兵施砲倒其白旗，賊繞南門，賊將葉聖晉之八標勇營，慈谿之賊亦至。初八日，賊從南門入，提督陳世章航海入定海，巡道張某集，知府林鈞亦航海，鄞縣賊均之受傷居鄉，倏補縣丞曹口口陸殿，候補從九席口口少榮，陸口口三人死之。范汝增留陸心蘭於府城畫策，令何文慶范維邦守鎮，初十日陷象山。由鎮海之至定海也，有金塘山與城相犄角，團勇守之。又定海自夷燬善後案後，設兵最多，提標各兵又附之，賊航海來攻，所擄多小船，湖沙嶼不能久泊，定海遂無恙，此事波失守情事也。賊之入事也，雖由土匪勾引，實自洋人讀之來，蓋賊本投洋人，而洋人頗利賊至，因寧城東北而江之北岸地形長狹，由南繞西而北三面皆水，舊有民居，外洋人造屋造樓於其中，不能展拓，索稅銀錢東及江東市廛地，乘信民遷之時，遂以火藥包擲放，由東門至靈橋門潭河一帶，無片瓦存者，江東岸亦燒四五里許，毀兵燹之餘，可憐佔作夷場也。又江北岸自桃花渡至泗洲塘為鄞鎮分界處，舊有界河，當紹城告警時，英國水師總兵英德克將河自南至北開掘通江，勒石於岸，名曰哇呀河，輪船週巡，陽為衛民，實陰以自衛也。措置既定，與賊潛通，約各不相犯，以故賊得安居府城。或有賊至江北岸遊觀者，洋人捉令蓬髮一半以為笑樂，賊遂不敢再至江北岸。元年奉上海云：「上年寧波既失，事後英國人在京師歸咎於中國官不肯照伊布查辦理以致誤事。」蒼天寧遠，鬼魅欺人，殺狗其性生（生字疑衍）何足怪哉。

誠同治元年四月中外官兵復寧波府城連復各邑事略

初賊之既陷餘姚也，不敢遽逼寧城，洋人迎輸以洋船，賊亦願以戰馬，且促之進，賊乃進。初七日，知縣咸均之從城上見洋人三自賊營出。初八日清晨，洋人入城登陴，勦兵勇早散，此皆英國夏領事之謀也。夏有通事鄭阿福，名同春，字月峯，鎮海人，年少多姿，素所信使，賊將至，夏詢鄭以利害，鄭漫應之曰：「賊來利。」已而賊既踞城，夏往謁之，逆目范汝增，黃呈忠昂然上坐，而坐夏於旁，送之不下階，夏含怒出，決意不開關收稅，并不許江北岸居人貢賊，鄭阿福亦悔不自安。寧波正紳內閣中書陳政翰，鄉里仰為模楷者，也。時書世家，而深踐時務，痛桑梓之淪陷，急思恢復，密知洋人之向可為我用也，乃約各鄉起民團，以大義責鄭阿福曰：「子華人而供役於外洋，雖納資得同知官，不足貴也。若能勸洋人會復寧城，傳譽鄉里，且蒙獎於當局，誠美名也，奚不為之？」鄭大悟，乃勸洋人攻賊，而自募練頭勇三百，請泰西教師日練習於江北岸，以軍功自振拔。

同治元年，陳政翰親至滬，商請前軍紹道張某，知府林鈞勦捐集資，招雇英國輪船，法國兵勇，至定海，會同前提督陳世章謀先攻鎮海以進圍鄞城。四月初七，陳世章張某林鈞均率提標陸兵，暨副將李光游擊布與有布良帶守備張其光各艦船，會同海山六橫兩鄉民團，將將海口砲臺之砲釘塞，并殺各鄉卡賊以清野，令百姓即日蓬髮有台州王游擊者，失守後乘坐小船潛泊寧波之三河口，與賊通謀，且以機事險賊，賊遣持書說布與有降，布告提督陳政翰而殺之，賊乃遣通事陸心蘭謁洋人番銀十萬，懇其勿助我攻，洋人貪利暗許之，伴託攻具不齊以掩耳目，將輪船盡出於鎮海關，事幾敗。幸守鎮海賊目范維邦，何文慶不曉，范有降志。初八日，何文慶圖出戰，我兵敗之。初九日，廣艇擊鄭阿福之練頭勇攻城，賊以砲相拒，煙霧轟沖之際，鄭阿福與布與有秘謀向輪船開一砲，碎其船頭，斃洋人二。洋人不知為廣艇之砲，而以賊情反覆也，大怒，遂將輪船五隻，更疊駛進，架落地開花大砲於桅，賊於城中賊館旗槍，三發三中，賊魂喪膽落。又轟陷和義門，鄭阿福率練頭勇雲梯登城，洋兵頭耿某亦梯成昌門入，耿被賊手刃陣亡，西洋軍法有進無退，以故繼上者不絕，而賊乘機至，幸輪船又賊對發一砲，正中其寨，賊乃從西南門遁，逆目黃呈忠恃陸心蘭之賂必行，逃最後，情無追之者。十三日，事紳前江蘇糧道楊坊所分帶常勝軍數百人，始至，而先日已收復雄城。洋人於寧波城東壘石為塔，用礮燒塔上觀下圍，高二丈餘，用漢文大書年月日大英國收復甯波城及某官某將死節事，不知此次克復洋人之力而非洋人之心也，實國家如天之福耳。

慈谿賊聞鎮海事府俱復，遂乘城道，范維邦逃歸慈谿，求紳士結保，願効力贖罪，帶白頭鄉勇守城。慈民聞賊退，紛紛蓬髮入城，詎知賊去未遠，十五日復入城，見白頭即殺，殺千餘人，旋亦遁去。奉化與府城同日收復，象山於十四日收復，捷報至上海，經前蘇撫薛煥署蘇撫李鴻章奏報，奉旨飭浙撫查復。左格請奏云：「克復寧波，多得布與有布良帶之力，布與有在洋橫行多年，熟習海上情形，前所任浙江臬司段光清撫而用之，以護商旅，司巡緝，加意編緝，始較安帖，此次用之，亦得其力。至外國助勦，非果義憤所激，誰可偶用其長，未可常恃其助。」斯時大營遠隔衢州，海上實情亦無人傳述，而格靖如見其肺肝，然吳矣。吳矣。吳矣。吳矣。因提督道府未定，無戰事可報，惟履輪船以塔餘姚江口而已。八月廿五日，新授道史致謬方任事，而賊復從餘姚山北突入慈城，縣丞薛世奎死之。次日下午撤漕黃山駱駝橋，殺掠甚慘，其新驟之賊，亦於廿八日突過陳公嶺，陷奉化縣，知縣屈永清投水死，或曰：「此賊之來犯也，因廣艇勇掠於慈法國花頭又轉掠其所有，激廣勇引賊至。」